

清容居士集

冊五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元 袁 桷 撰

序

送鄧善之應聘序

近世先達之士類言求進于京師者多羈困不偶煦煦道途間麻衣弊冠柔聲媚色無以動上意其言若諄切懇款後進之士懷疑而不進百以十數然遇不遇命也而言若是則抱道自足者益無忌於世而或者亦得以窺其介且固焉夫道成於同而弊於孤雲龍之相從風水之相應其理然也往歲余與巴西鄧君道所以嘗以爲今世無是決矣吾徒當力學爲己閉門息心耕六籍之圃澗根以茂實若古逸民高士退靜自樂其於道也無害方是時君家錢塘鬻塵五達之衝意寂而體舒無造門囁嚅之勞下帷授書衿佩森立公卿貴人皆傾下愛慕獨君無少矜喜而去來朋徒各盡恩意以相周奉其有不可強猶謙挹慰藉人咸以爲其未遇也已異夫褊心者之論則其遇當不止若是今年春承徵

將如京師告余以行余固喜夫人之所期者有驗而其行也復將有說焉君子之出也大言以行道者夸誣之流也相時而行守身於不辱謹得避難貞白而無愧斯近之矣方今食太官衣御府亡慮數百擬之漢世爲盛吾意吾丘周仁之徒道不相類若貢禹之經明行絜區區車馬之對亦若無可取者苟不以是進則其氣昌而愈完行周而無躓於得喪益無病矣夫處順者逆言莫能入嗜味者腊毒無終悔予與君疇昔相好無所隱思處贈之誼而密以告焉

送曹伯明序

議者謂故家世官陽明精絜之氣極于簡冊溢于圭組盛衰消長始相尋爲無端焉嗟夫豈誠有是理哉百尋之木上干雲霄盤礴慘舒履之而後至其風雨雪霜之變適其事會理之不可詰者誰得而辨而苟一時之得失以自詭吾未之信也士患不自知而卒病夫知者迄莫可究至於凌高躡深愴怛疾進幸其安肆顛越而莫救則豈其父兄之過至不幸糜爛墜覆與世爲始終者要未得以成敗論也廬山曹伯明官翰林十有二年始爲編修官議當敘遷曰愚名居

先願以讓秩再滿則又曰太夫人春秋高願補邑以行吾知其盛衰消長之理炳于胸中確乎不能以易者也維昔從祖文簡公既老來朝翩然東歸位不充其德未幾先正端明公敦知止之誼慷慨力去邈乎高風趾嫩不墜謙以居之仁以成之振世德之緒使議者之言不出乎口其自伯明始因其行序以識之

送范德機序

四方士游京師則必囊筆楮飾賦詠以偵候于王公之門當不當良不論也審焉以求售若乘必駿食必稻足趼而腹果介然莫有所遭夫爭藝以自進宜有不擇焉者心誠知之孰慚其非故幸得之則歸于能其不得之則歸于人惕然而自治吾未之見也臨江范德機游于茲三年矣語焉簡然行焉恂然嗇其菁華韜焉以深視世之言文辭位貴重者靳靳不自表夫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范君誠審焉抑不可知使不可知則凡辱與游者責莫能以辭也君所爲詩文幽絮而靜深怨與不怨皆存乎天慨然南歸善治其學彌謹所徇使果擇士耶無以易矣譬之璞焉蓄極而光遇寧有不遂者乎惜其行解以俟之

送周子敬序

温與閩地犬牙相入俗秀而矜絜子弟勝衣能文詞父兄相與言命束裝負書以行四方靡切感動約不有所就不復見故凡困于有司則適從諸公貴人職牋記劇談論翺游以自逞其橫厲捷發者讀太公孫吳書彙韉轅門建功業萬里樂生重遷卒無所思其故土然視閩俗爲最少噫弊成于過高安其所常義不能以自勝恬不知改積數十年來蔑有以議亦固矣當咸淳間周子敬以治經游錢塘聲至士避未幾而科舉絕來四明授業于嘗所知己南望數十驛每悒悒不自置罄囊橐以歸拜其家君焉得奉終于其家夫情合於中情至而不從者非罪也縱情而不返極其所從於理乎何有始於榮其親終於私其身漠然而不接茲惑滋甚視子敬之道得以愧矣子敬將終老于吾鄉棄其田廬畀于季弟以奉先人之祀今年夏季弟疾亟貧不能以行天台趙叔度官于温載與俱歸審其心於季弟友且怡也楠與之交最深慕其靜安絕毫髮僞妄蒼然長身風雨一室無子弟欣助而清韻雅語舉觴晏如與之違寧無介然者乎今

歸于家其毫者必曰當終樂於我此土也幼者則曰先生老于行悉于事某聞某戒願執簡以受去魯之意吾未知所決也化民成俗之道必自上始因俗以徵其謬子敬其何遜敢俟而質諸

送劉習卿序

今之爲守令者據文法以具事事弊而法具雖更百吏焉無易也事當而文不具一撓詰之齟舌無所對歲部使者入境吏曹取舊牘相考訂附益完善至各押題署恣所補不復問使者坐所治決事搜擿十不得一二然皆毫末靡細於政體不相涉故稱能吏者或以苛察議噫徒法不足以致理任情而失實故先王爲法以禁其過久而繁滋則審於治者簡而易之使不病焉斯可矣大德丁未浙東西以饑告殍移日屬于道官會其數于鄉將賑活之其不實者究焉鄉登名于縣縣審而始聞于郡郡以事至重闔郡寮以議其一以故不預則旬月以俟乃得達部使者部發使於鄉復詢察而周詳始定其議如令夫幸民之饑乘而弊焉者羣下之過也因其弊而持久之則民之死者日益甚法顧安得以

救有司者之意夫豈不知是拘於文狃於故相安而不改其勢然也今年夏中書掾汴劉習卿御史府舉爲浙右肅政從事習卿精敏簡廉與余議古今事嘗欲以無法爲法其施張而品節之者必中理道至於條據辨析灼與繩墨脗合向宦江南灑然無俗吏意據鞍賦詩危坐終日一語不及律令今從事職掌號總所部爲至重故余舉今之所急者以告俾毋汨於常而變通焉彼瑣瑣守文者又烏足與語是

送祝道士南歸序

世祖皇帝取江南首詔召龍虎山嗣漢天師掌其教或曰其父觀妙公嘗推天人之要教由是尊元貞制書嘗言之今上卽位歲以天壽節命使者祝香于茲山延祐四年天冠山道士祝君爲祠官將行求予言以餞噫盛衰消長相尋爲無窮禎祥之說儒者之所不道守經執中則必一其說以立教然而窮居巖穴之士精思據會其爲書也幽明簡深由變察來使之默焉以知畏將以定夫天下之象夫豈荒忽以眩於衆理有所不能逃焉者若是矣老子之學法於簡易



陰陽闔闢必本於其身因身以及物故凡水旱疾癘必責其徒其徒則曰吾無爲也何取是若是則其教之廢也久矣昔先正肅公守饒觀妙公始十四五以禋祭上章入靜室正肅公嘗與之論天運環合之道觀妙公愀然有言曰公老不復見當在四十年以後于時族祖永州親聆其說亟言之龍虎由觀妙以興祝君多藝能沈靜篤志其歸山中正辭永命予不能以告敢誦所聞願有以推究則世人之所深望將不憚煩豈若彼大言者飽食自嬉以無聞於後姑勉乎哉

贈宣城汪澤民登第歸里序

今世論道理詞章爲二塗師道德之說者毫分縷析派其近似而刪黜之其言博以約據會統宗謂一足以總萬也然懼其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山林頽放諺俗之語皆於是乎取甚者金石著述勦其說而師倣之莫得有議焉者矣昔者夫子言行見記於門弟子簡絜精粹嘗並於五經初非有意於辭也謂不若是不足以有傳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私獨怪近世學者參錯輦出過子

貢十百倍將惟其所尚而然邪抑羣聖之道存於書涵泳濡濟不期然而能者歟科舉廢已久今天子崇闡文治損益條制以興其賢能八表之士連軫結袂于然以來然而沿襲之弊相尋於無窮愛憎之說若不相似宣城汪君叔志首上于春官報罷以歸則曰吾學未至焉耳探幽闡微遂益治其業戊午歲復來京師擢乙科授同知平江州以歸則又曰仕優而益學斯可矣將行求余贈言以歸余固感夫二者之不相同也綴言以續文將以明理也理不自得剽襲以求之文益弊而理日益遠將焉以爲準與之以化成天下實自有司始操繩墨審程度有司盡之矣合八音以成律呂師曠猶難之噫有司之任其果能有同乎維昔端明公誥命擅天下制作具備集衆美之效也慶流雲仍叔志之踵儒科于今十世矣志專而氣昌異於凡近其異也必能以復古家世趾燉莫叔志若也故余以昔之有疑者告之而因以勉焉夏四月越袁楠序

送吳成季歸省序

噫吾徒來京師視成季有二愧焉居京師者不宜以塊處蓬蓬然結鞍整袂惜



日以進其不能是者目以爲固野成季則不然閉門展書視日蚤莫冰渟而川止也達公貴人語未脫口納柔奉佞千巧百詭成季獨正色指畫朗言某事未當至論天下休養大計龜灼繩直聽者喑舌方疾趨以行不勝其愧成季幼爲方外士常所置論必曰吾父母皆耆年矣惕焉不得以朝夕養而吾徒將捐棄尊愛荒塵敗屋啜蔬飯糲業官以爲生如無所容歸若是者愧之大者也今年春承詔如南得省其親樂不能以已而懷愧者亦爭道而交贊夫人之情於道不遠極其所驚而卒莫之救化之者不足以導歟將人事之未思不復以致此歟唐之陽城語若鄙近薰然而歸養者凡數十人何則機使之然也儒於道最高力不勝其弊則成季之出處吾當疾馳焉從而慕之整轅於四達之衢斯得矣又何愧焉因其行序以侈之

送達兼善祠祭山川序

古之爲使者亦難矣哉存撫省聘諭言語協辭令必盡其誼嫚有致辱之道焉惰則媮簡則侮約而有常敬以成禮斯其爲使者之事矣然此特平世而言之

也飛矢旁午國懸於三寸之舌探機以析明輕重揣情僞定議於瞬息使不亦重乎哉奉天子命持節萬里外懾之而莫屈而因事專輒宣威布德函首入覲非夫勇智超絕不足至此歷千百年數人而已矣吾嘗觀夫列國諸臣禮以定儀言以敘志結繪執玉若合符節而其諷諭陳白足以截其驕泰蔑有敗事非強辭以言是其夙昔之所素備夫子之言曰專對不能其警夫四方之使與皇元一海宇偏陬遠島蹙縮候賓館無事於使者而歲以祠祭使望於山川分道四出其爲使也若甚易至治三年集賢修撰達君兼善以使由恆山濟源東南上于會稽吾於兼善有言焉恆山古真定地也二河交流濁漳貫其旁郡縣隸防歲不得息或言有運河在焉民居墊蕩宜詢其俗而條紀之濟源在懷州懷河南地相接昔之括地與賦民不勝其害河流靡常空灘遺磧墾殖以自肥者其誰與會稽杭相襟帶粟帛絲布丹漆綺繡之作倍於他郡奇袤夸誕故都之習不能以革獨會稽山水秀朗民朴安業往承大饑荒壟彌望猶不能盡耕昔有逸民戴安道賀知章其故家曰王謝能有若斯人者宜表而出之悉疏歸以

俟明天子之清問則得之矣因其行故序以告之

送曾巽堂南歸序

景定中樞密東陽馬公帥臨安先子職酒正入幕府于時廬陵御史曾公相後先佩鳴纓影剖吏牘若破竹俱欲以功業自致運數合一兩家子弟東西數千里過庭入塾志同業同而僕適先爲史院屬會御史仲子于京師年富志銳屢策焉以傲不能止也皇慶承徵入翰林復會季子焉氣清貌謙不爲汲汲計嘗曰仕以傳世岌然以取誚誠不敢平進以求而猶曰未宜吾有不甘焉今爲應奉文字論者始斂口蓋其爲文敏而新其待人周以和夫孰曰不宜春三月謁告盡室以歸求言以處楫曰今居顯榮清密者凜凜不自置名至矣文不能以稱文不能以稱造物之所不畀於是乎有覆絕之憂焉煜然以興萎然隨之是則得者失之兆君何憾焉楫官翰林踰二十年老不戒止念之至者滋以懼將歸故山究五經之蘊爲書以蘄遠文詞之任老不能以進炳燭之勤願相與勉焉泰定元年三月四明袁楫序

贈崔兵部序

高句麗崔君耐卿往督征稅於京城不私其餘以進于官既又懼爲後來者之莫繼也則慊然曰吾豈爲奉上之罪人哉復疏以告于上曰事適然願勿以爲程數噫崔君仁矣哉今世善言利者督括虛籍峻鞭朴以求媚嘗認認以告吾所居官能贏餘以自效當升夫資秩相率以效朘削日廣而其徒爭不肯自置其猥闖者則攘臂以取不顧利害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崔君兩得之不希于公不病于民絜矩之道至而儆夫在位者皆得以同是道也崔君往爲內史府官見天子于玉邸大器異之今卽位首拜兵部員外郎兵曹之事多於昔飛符調發水陸之需頃刻在立辦寬則事不能以濟稍苛急民之病有甚於專征之弊崔君推昔日之心明以核之仁以恕之政績之著有踰於昔將步武日躋廣經濟之志不愆於素守楠也願拭目以觀因志其美以俟焉泰定元年三月癸卯四明袁楠序

送王叔能守會稽序

桷與北京王叔能交幾二十年其贊行省於浙江也盡心而不苛合上下之情  
婉而加且詳焉弗亟以邀美弗固以逞志執政宜之寮采服之至治元年丞相  
慎選左司之熟於政體者叔能在選爲都事英宗皇帝更庶政除前相所行不  
便事下詔天下命御史臺樞密翰林集賢集議桷時得預末席叔能首言江南  
兩稅已定復增買區銀賦買無常居賦重卽逋逃今徵額籍具使無能輸將併  
於主戶主戶旣主徭役是徭役之外別有銀賦將不勝其害羣公以爲然新詔  
旣下取首建議爲多古之善言利者莫先於劉晏晏所行不至急刻而晏迄不  
善後是興利爲害身本也躁於求進卒之自唐以來如晏者皆無以自保吁可  
不懼哉叔能世居燕北而樂於江南於江南厭其囂煩而樂於山水屢丐補於  
外宰輔察其志奏守會稽會稽王謝之所居泉石清美有不可勝道逸少安石  
經世素蘊託丘壑以自負蓋深取而有擬也昔之陳迹按行而搜撫之舉觴以  
酌其訪於民俗也不察其毛疵事至而應無欲以自化將見獄空訟息少者避  
於道老者游於衢擊壤以歌沐太平之治郡守之賢必以王公爲第一矣因其

行序以祝之

贈孟久夫南臺掾序

世嘗病夫儒與吏其道不同卒莫有一其說者爲吏者曰法定於後王微忽不可以相混也徵調出入官簿淺深不可以踰越也童而師之猶不能以盡今儒者之說急於所緩高而迂滯而疎卒一遇焉吾深知其莫能成事矣儒者則曰法有不忍人之意焉審官別人制用有常沾沾然迎好以刻意非爲治之本也然而爲儒者莫有以見於用間嘗用之其肯繁節脈融貫昭晷之理疑有所滯而益得以藉口吁是誠難矣今天子崇尚儒術立進士科昔之舉茂才者咸試吏以盡其材智憲府舉按守令閭閻纖粟令式高下日接于耳目果勤而敏修若視鑑焉瞭其妍醜無有逃遁於是儒吏之一倣自今始吏部從事孟君久夫以茂才舉者也兩屬于司憲復辟御史府矜抑自將盡其廉隅入吏部朝夕謹曹事人莫有識其面遇事守令甲不踰越旁暢曲就藹然由守儒素吾知足以有用於世矣未幾江南御史臺復辟爲掾將行袁桷告之曰御史臺職諸道黜



陟歲終會事以廉直舉者不能得一二人黜者何多陟者恆寡激獎之道豈上有所未備邪守法而不變視其成牘惻然以求仁善人之用心非隳法以爲直也州縣賢否孟君嘗知之矣執中以權使無偏焉亦儒者之說也故重之以言

崔君都事餞行詩序

今之言贊畫者以撫拾爲能羣吏抱成牘入幕府一不可意輒曠日相持不決由是揣摩迎合弊有不勝言者矣昔人之善吏治事決於頃刻理定於造次安于其自然人莫能有以爲非者心出乎公也海右帥府事號最簡其治於民者七郡之守令係焉寓於軍旅總戎夫長之職任焉今而曰某事所行吾將諭之以從我又曰吾不能坐視其利病更謁迭請由是有撓政侵官之譏雖不面議退而悉數其長短者皆是也夫其職在於奉行先之以更張上所增疑而下益得以議是殆昧於守官之道矣大名崔君義甫之爲都事也未明攬衣坐署執筆無滯礙其不便者白於長官從大府以行一介之卒不入於所隸敦厚侃侃守正以自律其給之者謝不與較養恬藏智閭巷之人不知崔君之贊帥府三

歲解去而其不知者始曰詎不知崔君無囑託於州縣吾是以不知今而曰知始惜其去而願後來者之與崔君同也噫功利增羨人所願學每率得奇禍而猶接踵不悟視崔君所爲其果有悔乎郡之文士相率爲歌詩以餞橋遂爲之序

贈陳太初序

戰國之士以雄辨長說游諸侯立致卿相故其高自譽道無所顧藉雖困躓有不肯悔揣摩相師遺言成編今七十二子之書皆足以爲游之具也漢世尊尙黃老游士屏息武帝開絕域於萬里外游者復至盡其足之所歷圖寫險阨立功效能以其荒怪異物輸于地圖而口舌之學悉廢與戰國之游有異矣南北分裂游不越其國游之效不能以著唐立科舉各挾策自奮窮山水之勝履危陟幽則皆其羈窮不遇之所爲見於詠歌蓋不以爲利達富貴也若是則游之道幾廢矣宋承唐舊巖居逸士見於聘徵游者益恥至於季年下第不偶者輒爲篇章以謁藩府京淮閩廣旁午道路數十年不歸子弟不識其面目囊金輦



粟求筦庫之職以自活視前之游戛戛然難相並矣世祖皇帝大一海宇招徠四方俾盡計畫以自效雖誕謬無所罪游復廣於昔敝裘破履袖其囊封卒空言無當以其無所罪也合類以進省署禁闔駢肩攀緣卒無所成就余嘗入禮部預考其長短十不得一將遏其游以喻之游者訖不悟朝廷固未嘗拔一人以勸使果拔一人將傾南北之士老於游而不止也今游之最夥者莫如江西其拙游者惟浙東浙之東天台以能游稱四明之士不著於游錄餘五郡間一見之括蒼陳太初壯歲能詞章得濟勝之理西適錢塘復來四明以其藝游公卿多深獎之業儒以爲本復挾能以自張其寧有不遇者故余歷言游者之幸不幸太初之游夫豈若是然哉生之高祖容州府君與先樞密越公同爲淳熙進士於其行得盡其言且命二子爲歌詩以餞

送俞教授回里序

吾郡教官由至元丙子以來見於題名者亡慮數十人皆得而接識之其通於綜核者善移易故籍結熟郡守鉗士口不得發歲時表章經說疑義卒假耆舊

以陰助誦聲寥寥講授不立不復以師道自任由是諸生之亡賴者挾短長以剽竊廩稍而貴駿之子弟恃其可侮益得以恣睢有終歲不入于學宮極於弊壞而勸學之詔屢下爲虛文矣始余以爲吾郡惟然後官京師見教官選于吏部凡數百人罷老不勝任十居其六若吾郡之弊十有三其俊秀博習則皆爲館閣掄選各得以自見而所謂若人者十僅居其一焉噫考昔時得人必在教官今不如昔或者謂入仕之門必慎其始故今之爲教官不三考已致其事尙何能冀其惠淑之益哉合吾郡之教官得一人焉曰天台吳君宗彥吳以牋記游公卿其文辭亦關絡合時用去三十餘年復得一人焉曰永嘉俞君希魯用中父其屬筆纒麗若錦機然五采彰而文密也其行溫然其容粹然聽其言若飲醇酎而愈恭也論理而不泛取友而不雜余交於俞君不一年而知其所爲若是惜吾郡之後進習於故常不能以請業於其行序以錢之爲歌詩凡若干併見于後

送陳山長序

郡博士而下其尊且專者莫若書院數十年來朱文公之說行祠宇徧東南各以四書爲標準毫杪摘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口誦心臆孩提之童皆大言以欺世故其用功少而取效近禮樂刑政之本興衰治亂之迹茫不能以知纍纍冠綬礙於銓部老死下僚卒莫能以自見良有以也蘭亭有書院自東平王侯始右軍之學非止於一藝也經綸憂世寧不仕焉以見其志審勢陳害瞭然指掌非善於謀國者不能也語必堯舜高自譽道卒至變易紛擾而莫可救視右軍之行事誠何如哉參政清敏陳公之曾孫鑑翁爲長于蘭亭求余以言家世之正學不能以告憫夫世之通弊知長于彼者考右軍之傳倣其所言陳白于太守太守王侯通達國體求儒以自近君有言其寧有不遭乎

送蔡府尹歸里序

郡守之任亦重矣視其精神爲之折衝鉤抉一不加意吏挾以侮民逞以姦故其食息嘗內省外顧非智與力兩全者不能也朝廷察爲仕者之有病於吾民也於是著致事令而其罷軟昏眊不待年而具者朝廷亦不能以限之也余官

京師見有請于廟堂自陳其剛強矍鑠雖不之許察其意猶有缺望噫羞惡是非人皆有之若是果何如哉濟寧蔡侯茂先之守於四明也屢引年以請于上考其年猶未至也既而曰吾宜休而不得謝可若何遂移疾家居踰三月始告于其同官及嘗所往來曰吾具舟江潯將行矣於是咸驚且誦曰蔡侯之來民實不知戢其奇衰返于雍熙不苛不黷歲則大熟侯復于所再命作牧自余歸里中數聆其議論明而通相時以行無矯激之過焉保其身若是人孰得以議審侯之進退將以爲不知止之勸聞于天朝其寧使夫終老於里閭則其去也蓋抑將以有進也文學之士是宜爲歌詩以餞遂首爲辭泰定二年九月丙寅郡人前史官袁桷序

送閔思齊調閩府序

閩郡縣蓄產饒給仕於彼者咸曰可善更蓋其疆理與京師相遠浙爲要衝貢賦考工之役使者督責亡虛月而閩獨以絺繡爲勞視若重任較二浙爲十一耳閩浙二帥府府史更迭受任然終以閩地煙瘴蒙犯少優其歲月隴西閔君

思齊由浙東更於閩則曰不然九州分設唐虞之制也今皇元以仁武函諸夏  
卉裳重譯罔不臣服幅員倍古限南北取士非上意也立賢無方是則世祖之  
明訓而凡吾徒之居於南者稍得致通顯輒言財用撥奇禍或言刑法致深文  
根株排連牢不可破守正脩己悉不復自達矣桷曰珠玉蘊于山淵採擇者必  
之夫絕域是寧有遠邇耶世祖皇帝遣使徵聘必先夫江南歲月既遠聞者益  
荒見者益狹彼區區售技自獻者實不與昔時並思齊敏不自夸百受而不撓  
精於琴知急焉不足以知操縵將緩以求深懼其爲孱緩也考其中聲按抑止  
泊澹兮若無營激兮若有感是則於政事文學法理於此盡矣蔑有加矣桷老  
矣遲君之還猶能鼓南風之弦歌明月之篇其果有合乎泰定三年秋七月清  
容居士袁桷序

送薛景詢教授常熟序

泰定元年吾里進士上南宮曰薛君景詢程君時叔史君車父三人者皆故宦  
家所居皆在城東志同道同聲聞同意其歷階以陞比肩而袂接也未幾獨景

詢下第于時余編試殿廬景詢不以咎而余獨恨景詢之不果遭也天子新卽位推龍飛恩授常熟教授以歸將之官求言以導其行抑嘗考隋唐選舉之法不久卽弊今夫所謂經疑者以知行禮用而鈐約之不中不遠經說萃于一家按其形模而脫擊焉不敢以自異也有司守固陋而程式之千士一律欲求其總核同異會衆美以合乎至論不可得矣賦貴於鋪揚因雕蟲之譏而以理致爲長屈宋兩漢之作誠不若是之易也至於考晁董之對則方諸近作有不待辨而明者自設科取士橈未嘗不預議焉嚴以取之則近於隘俛以售之則鄰於率心愆焉以不釋薛君較藝於京師誠知其有幸不幸操車於四達之衢險阻曲直惟御是審則淑於是州者必有其道吾將見褻然秀出者推是州爲首是則薛君之教也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元 袁 桷 撰

序

李慶長御史餞行序

昔之公卿貴人居處要地言語出口足爲世重輕也故希進之士聯袂接屢望塵伺色日若有所不足者其勢然也登用更迭一旦謝去則引結儔類議其短長甚者旁及其子弟姻黨得者未報其不得者常忿誹若是則毀譽之說固不足以爲誠然矣大德癸卯桷以太史屬事承旨閻先生於翰林先生色莊慎許可待院屬必面質其長質之而猶以爲疑也卒詢於嘗往還以考其詞學焉桷入院五日先生召堂上曰子能爲制誥乎桷謝不敏頃之出片紙令試制草卽具稿以進閱一月將登車輒命譔廟學詔如漢詔令體冬十月大會院屬令擬進五朝實錄表桷得預擬焉先生始察而獎之卽署爲應奉文字間以事詣門下甥壻卻立奉唯諾不敢仰視庭肅然也夫爭名者羣進速化之道莫易於自

獻爲之上者審焉而彌詳則其怨謗也實多久而議定必視其取士當不當固  
可考也先生壻隴西李慶長館于公有年矣朝舉優老之制爲高唐州同知以  
便侍養先生下世議者之口始曰先生已矣繼之者其果有能近之者歟慶長  
之仕不急於進方墾田樹桑以裕其衣食翰林追先生之德舉以爲佐未幾臺  
徵爲西臺御史桷始曰先生去國與歿幾一紀翰林追思其壻焉誠不亡矣臺  
糾天下士之清濁銖考而始用之慶長之平昔可見矣始爲得人賀而終以見  
夫先生之行事焉則桷也亦竊有榮也已矣歌詩以光其行者皆朝紳桷以舊  
好不讓而爲之序

平章政事王公歸省魯公錢行詩序

延祐六年平章政事王公居中書三年矣每奏事輒請于上曰臣疲懦不稱臣  
父年過八袞陛下赦其愚俾遂終養臣不任大願請踰四五不允後有詔曰宜  
官其子本郡以侍祖父公卒謝不敢冬十月皇太子受玉冊詔示中外始以其  
子某傳詔歸東平因省魯公焉魯公往歲嘗對詔使具奏曰臣齒髮未脫落願



以弱息盡力事陛下公之雍容廟堂魯公之志也然公歲數請不置十有二月  
辛未始出允旨公拜手稽首望闕謝却日蓐食策馬遂行公卿大夫設祖席門  
外至則無及矣迺遣使者傳旨以內醢精幣錫魯公猗歟盛哉桷嘗聞之君臣  
際會終始之道難矣昔之大臣一斥而不復者往往見於傳記今公之在位也  
精白自持卑讓若不足超然遠去詎捨國以自全也粵若稽古明王求忠臣於  
孝子之門吾知公之在家也閭里往還益知夫守令之賢否其不便於民者熟  
詢而究論之四方之使乘傳入驛將脩容門下水旱盜賊之原財穀徵役之害  
虛心以求筆于簡牘歲時附奏益以彰吠畝不忘之忠而魯公方精彊邀嬉充  
然孺子之色或徹于上聽出處之道是皆不能有以豫計也維今聖天子孝治  
隆古昔一時廷臣生榮其親不一二數鋪揚詠歌詞林之職也遂各爲歌詩庸  
敢不讓而首序焉

瑞芝亭賦詠序

昔之聖人建中和之本畜四靈以爲應焉麟鳳則其儀龜龍效其文脩火之利

以制五穀養其太初壹情性以齊形色四方不同而養生送死莫敢有異焉者  
教使之然也中古而降道德不能以一而昔之所睹悉以爲異表章鋪模圖記  
所載不常有於動植遂名之曰瑞焉繇是眩幽抉奇之士棄所服食吸空制景  
烹冶飛伏卒枯槁無所成就甚者則曰吾治法有未盡吁可哀也矣延祐五年  
中和夏真人明適承詔祝祠上清宮精一不懈竣事憩館于崇真院松竹交列  
覩厥墳壤擢莖而光玉質鏐章瑩然以敷咸曰是芝也誠爲瑞稽圖徵史復曰  
無以異遂積竹爲亭以落之迺曰繫吾道祖之應焉耳矣鏗鏘春容攄藻獻秀  
筆爭綴而簡爭續也余讀而歎曰頌聲之變基於魯登高能賦始之以洋溢終  
之以託寓其理然也神農書定芝爲上品神仙家服之云得上壽蜿蜒清淑  
之氣嘗閱而不發地非愛其寶待其人而始彰也維今開府大宗師張公際休  
明之運陟降帝所幾五十年子孫繼承罔敢暇豫是芝之瑞吾見耄期稱道益  
莊而愈完表于山中夫豈榮觀之美挹其粹和道充氣腴異日駕青牛之車歸  
返故山撫芝一笑則其爲瑞也畢矣願敘以爲徵

壽樂堂詩序

延祐乙卯季夏桷乘驛留杭間則與友人泛舟一游葛嶺諸山穿幽入窮嘉木叢柳鬱然上下而相望也遂遵其蹊以升其坡陁有堂歸址麤完而不華冊其顏曰壽樂羣峯蜿蜒水光相屬前挹左舞顧登其堂而異之客曰此容齋李公習靜之所非所謂臺榭苑囿之觀也且昔之翬翼而侈者於公乎何取世有專鍾鼎之貴其得意盛時未嘗不寓與於山林泉石之清美疲精竭資仿象其舊游卒不知其所造今斯堂也不專乎構築不勞乎藝植心領於物外其得乎湖山者是幾有道之士也于時李公領元帥之符于海右桷復以間歸里因得贊茲堂之勝公笑且言曰土木之夸吾深鄙之洛陽名園多矣擅名專美於後世今何人哉夫動靜交養迺成其性錢唐諸山水滄泄起伏大者爲盛衰小者爲榮辱有得乎是則視茲堂之樸簡其旨深矣至人之心如珠在淵樂之至者終身而不厭取諸在外非有損於內也願與爾邦之士率爲歌詩而予序之退不得讓遂以昔之聞見者次而爲之序

送彭道士侍親詩序

范父正公守番更定學宮咸言嗣是番爲衣冠聚未幾彭尙書舉進士第一正直朝著爲吳楚間領袖其弟忠毅公不幸城守身死二忠易名見於宋史作史者深有感焉嘉定初先正獻公越公俱在著作庭深言朱墨史避忌而宣政實錄爲魯諱時宰尼之後六十餘年皇元大一統宋故家子孫變滅澌盡獨忠毅公裔孫南陽作而曰吾宜游於方外矣其道祖位秩視三公於視聽也尊且榮起處也不貸假以自貶嗣師吳公方藻思瑰識將樂其同而進之況於親者乎未踰年則曰詎宜久京師居母氏春秋高歸以奉則庶幾幸不墜矣將行且丐敘其情楠於是深有愧焉忠孝秉彝皇極之訓中古肇分重華是著更秦暴強而死節謹書踰千百年迄不能一二數獨於彭氏見之歌詩者寧得以辭也

送文子方便安南序

安南繇秦漢以來內郡縣世祖神武皇帝取宋荆揚益三州之全土大一統東踞高句麗西度流沙金山王業之基不知紀極坐朝按圖指銖黍地曰茲南交

州乎得不爲武寧能以中國民甘心而係頸之遂俾成要荒之禮以歸蠻夷多疑其子常稱病不至禮謹會同尤嚴於錫命故其自署表曰世子臣某其所以容受而畏懼者實在是新天子卽位更元曰至治遣使詔諭故事必遣近臣爲文又擇能文辭通達國體者以貳之於是僉曰翰林修撰文君子方有使才實可任迺名上于天子而許之遂增秩爲禮部郎中以行將行其友袁桷曰往使者鄱陽李侍郎思衍薊丘李侍郎衍天台陳郎中孚河間李侍郎京皆得與交交人言鄱陽清介質直不絕口聞其俗善儉巧館餼供帳故不如法俟詰讓始成禮入其境也必迂途清野或謝以病緩歲月始迎春氣萌達黃霧苦雨然後拜使者而送焉其狙詐率類此而不知者常逞夸肆豪以受多言之羞昔讀左氏傳見列國諸臣取詩斷章以成好焉簡而明易而且和信由於衷而禮以辨之也故夫子之言曰雖多亦奚以爲列國之臣得之矣況於朝廷乎又嘗聞李公言使者入境詰其館人一草木名字之微必聞於世子翌日涉筆始具對蠻陬遠人設施周密若是無它焉懼削其土也交州之土產道里見地記而昔之

入貢者又皆淺薄不足取於其不知者寧缺如也子方以余言爲然乎若夫周折之宜守經以揚文德則必曰天子仁聖明達萬里外子方優言之是則余無以告矣

### 送程士安官南康序

朝廷清望官曰翰林曰國子監職誥令授經籍必遴選焉始命獨東平之士什居六七或曰洙泗先聖之遺澤也誠宜然又曰其浸汪洋淳伏昔東諸侯闡興文儒飛矢交集弦歌之聲不輟於黌序有自來矣桷向爲翰林屬所與交多東平他郡僅二三焉若南士則猶夫稊米矣士樂得所依連彙以進各以其所向上有以挽之下有以承之勢使之然也程君士安則不然程君魯士也獨游夫江之南幾四十年詢其先友則皆在上位者不獲於上豈程君之藝有未至焉者與嘗得其詩詞讀之視其同郡之仕於朝者亦殆相似其大過人者誠顯矣而視與程君同者則誠枉而不逢者焉少仕於南御史臺後爲吾里元帥府掾強貴者饑之卒得白而程君亦年以浸老今年調南康理曹以還嗟夫類聚以



方士患不得之既得之則不宜以遺佚隨聲媚容置之良是矣才焉而不遇則在上者寧得以辭其責焉因其行敘以慰之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則亦曰有命焉耳矣咸爲詩章凡若干首

送陳景仁調官雲南序

至治元年中書省選集賢都事陳君景仁調雲南官簿將行謂袁桷曰吾與子交久子寧無一言以贈乎於是言曰在昔世祖皇帝寧一海宇幅員袤廣凡爲仕者力不能以自達于京師故歲必遣朝廷望官卽其地如選部注授焉省之遠者曰湖廣曰江西福建曰雲南其最遠莫如雲南故自三品而下皆得除擬奏而後出命視他省爲最重其受任使者非清慎明正不足以當之維世祖繇壬子入吐蕃破蒙段二姓宋金所不能臣至是踰三百年始定神武偉著時則有若賽公稱合上意羈縻而綏撫者厥有攸治夫以蠻獠之俗俾安其素習誠不在於煩促苛削也因其民風而俾之爲官者長子孫不越於其境則安而簡易矣邊隙之生所從來久出於長民之貪黷殿最莫嚴於考課循歲月以善

解視其成續則調是官者雖離婁之明將何以辨之哉厥今御史循行郡縣察採是否而坐驛頃刻促具食上馬懼夫事之填委將終歲不能以盡也今之爲遷調者居于是邦雍容詠歌得覽其山川詢其阨塞仕焉而已者入閩以問之其隱而在下者詳延以博詢之則仕於彼之士吾將瞭焉胸臆而示諸掌矣不然拾級循敘朱墨之職一介吏足以辦何假於陳君乎陳君清不近名慎而有守明足以養其厚正無失於過舉若是則足當其選矣余將奚言焉是宜率爲歌詩以迓其歸

送李漑之致祠山川序

病矣夫幅員嘗不能以合也五方之俗惟不能以合故地氣各乖於一偏昔之赫然以統率之者嚴於方嶽望瀆海之爲帝所由來久矣必皆致祀焉夫山澤通氣騰降蟠際卒之以立民食豈以宅故哉在昔盛時惟漢唐近古能徧至而遵行之然而巫祝之祕或鄰於方士其餘偏方分裂帝號尊襲車輪馬跡南北不相踵接僑立望祭神弗顧格責之以一風俗成時雍者亦難矣世祖皇帝以



仁武英叡成大一統考先代祀典曰茲職方氏登載實萬姓重事遂歲遣從臣  
捧香幣各分道四出郡縣祗恪候驛謹絜視他使者爲有加粵昔唐虞黜陟成  
於四岳昔之善使者不專於所命水旱疾痛承制以便利之今守職如守法非  
儒者不足以語而生事者不保惜復將有以病焉抑難矣至治二年集賢都事  
李君漑之承詔首北嶽遵濟源轉北海終會稽焉以登其於行也將見夫挈瓢  
囊以就食者焉又將見夫餐餼之不給於適館者焉踰於大江東南之民外侈  
內枵罷於不作不役而歌臺暖榭心目飛蕩以貽無窮之害若是者不能以悉  
言矣漑之明國體所歷彫瘵願悉疏以白子執政若夫悲愉駭慕深林危徑矢  
於言辭而使夫人傳誦者於其歸也桷雖還里尙能敘而廣之

郭子昭淮東廉司經歷錢行詩序

淮南地廣袤昔號用武故其勁悍伉率遇事嫌曲輒私剖決以直不復上官府  
水有菱芡魚蟹之富平陸則兔鹿馳逐飛鳧鳴雁蔭翳陂澤網獵足食不丐假  
於外事簡而易治夫以易治而強治則變易不安曹相之治天下豈不用其心

哉則亦曰煩擾非所先也余嘗過淮南道繇蕭政府日未午官吏上馬去故視他道爲最優汝寧郭子昭今爲其幕長焉子昭之吏事不拘文以求苛者也若灑渠於川順其自然激射穿齧不能以逆水之性學優而辭工將考其山川詢其廢興抉搜幽奇悉出於翰墨廣陵有儒丈人曰王令逢原文甚古臨川王荆公敬企之願求其書以廣方今四海乂平將化其斷斷褰衣長襜使與計吏偕是則子昭之教在所急也爲歌詩者俾余首爲敘

王正臣浙東廉司經歷錢行詩序

朝廷置廉訪司總司曰監司曰使其屬有三每歲循行不與止受其成牘議輕重職簡且尊視聽黜陟專於一郡而所部他郡不復考故其毀譽常若不及或者病焉權莫重於循行今之言者曰歲五六月錄囚秋七八月出司明年春還司所歷有程限疲精於某所則足跡不能盡於是有料簡之法焉民懷其冤卒無以自白相率以告於總治疑矜其情而許之矣議者則曰是在於行部侵越則事繁事繁則寮采不相協安於平素守官以自全者爲善計矣夫行部之寄

爲最重泛常以治之民不勝其病告于其上卒拒之以辭使一振舉之則歲之分治將悉心以究是它郡之事悉總於我謂專於一郡者非知言者也聊城王正臣以內臺掾出爲浙東幕長通達治體守儒善斷今監司馬公嘗鎮江西諸郡皆嚴憚之是能知總制之道輔之以正臣事可立具浙東民俗簡易春溫冬嚴相濟以須吾知其足以振采於一道於其行序以告之且率能歌詩者以餞焉

送朱君美序

許文正公定學制悉取資朱文公至仁宗皇帝集羣儒定貢舉法五經皆本建安書蔡氏爲文公門人而春秋傳則正字胡公之從父文定公師友授受宗于一門會于一郡至若訓蒙士正史統度積筆錄悉師于文公何其盛也夷考地圖閩粵絲秦漢始通今九州之地非不廣而道德師表不敢有異於文公者絲文正公獨建大議而聖天子有以成之也今之爲議者則曰南士淺薄不足取又曰其文學論議與中原大異夫行事必本於經考成均之法惟文公是師而

南士獨有背何耶余嘗入議者之室其服食器用由南以來者頗若愜所好其無乃貴物而賤士與識患於不弘黨患於過偏自昔創業之君合一海寓必取遐陬荒域之士以自近輔維昔世祖皇帝能知之選取蓋可稽也文公五世孫煒君美以宸旨入國學議者亦若不滿然以其所受學皆文公也視其子孫少假之今以書考之法出仕將行求余以言念昔先正獻公與文公俱以僞學坐禁錮政治更新善類彙進文公書大行於東南今六合一家文公之學行於天下矣士能通其學者其寧有固執之弊桷官京師踰二十年見昔時諸老津津於南士者甚衆考其異同其亦南士之不如昔耶其亦異者之不如於羣公邪君美以世濟令德將見於涖民經術政事余不能以告故歷南北好惡而知吾文公之道千萬世南北不能以易也

送陳道士歸龍虎山序

往歲見福唐張君見獨于京師貌清氣完語簡而意消察其退靜泊然無求者也山中之人曰張君居室靚邃滋蘭藝松藏善本書盈度督教其弟子恂恂卑

讓見之者必知爲其徒也至治元年嗣天師入覲君死且十年侍劍印者曰陳某橋初一見之甚似吾張君也問之則曰亦福唐人也閩爲儒林經典釋文陸公德明所校定天下遵守莫敢異夫閩昔爲荒陬言語不合於中土六經表章旁及諸子繇唐世始定而獨取於閩何邪九州之士未始以南北限陸公書積六七百年而不廢則其疑息而無可議者矣今則曰揚以南爲蠻夷吾不知其何所自也其亦有所激也歟余將有言焉而未之能也嘗聞龍虎山尊崇吾聖人書絃誦之聲接於兩廡往銘空山雷君其於書若飢之於五穀朝暮不敢棄故其門人樹立偉著推張君蓄書之心觀陳子之甚似知其刻厲寧能以中晝也邪兩京雄富夫旣身履而目受之豪勁厯錯可夸可愕接於歌謠風氣之感必將矢言沈深以鳴夫太平身安道充必不戚戚以求外也老子嘗曰無爲無不爲國之本也願歸以究之異日詢咨以承專美於前者將有繼矣勉乎哉事豫則備若然則其寧有不能者邪凡我同志宜爲詩以餞

送劉生歸鄉試序

漢五經各立博士唐兼以詞賦取士至宋廢置不一然各精其能者始得爲主司五經難以兼而詞賦號爲淺且難以詞賦而兼五經孔鄭復生不能爲也科舉廢旣久先皇帝慨然崇文酌損爲進士條制今將十年巖居谷隱習其學者家傳而戶授其蕪拙而宜黜者主司之任也余嘗預考進士于禮部鄉貢而來者蓋疑之而不敢有汰也汰則德傷而體損由江以南南求試于外省多至八千餘人司繩墨者其無乃失於銓考與抑亦以其耳目聞見之不接者而疑之與以昔賢之所難而兼之其於任也實重古學之不講于今有年矣卒然加士林之上冒焉以承不咎于己而曰試者之未至故取之常合其譾薄進于禮部禮部不得已足其數觀其所取者則咎禮部之未至禮部諉受其責吾知夫八千之士功深而學優者詎不大有遺者矣廣信劉生任時來京師試入國學將敘次佐胄子講誦今歸省其母試于鄉生敏于文從余游焉厄人事不能以悉告嘗有牟成父先生於羣經有攷而爲書者也於詞學父師之所授充然而炳鏘然而和東南西蜀蔑以有及也生負笈而問之若登泰山矐乎有失矣使先



生不以耄老辭則東南之士類于禮部者將拔穎以進生蓋亦有得矣勉之哉  
仰高倡酬詩卷序

今年春房山高公彥敬歸休于舊隱夏五月延陵吳君成季首爲歌詩以致其  
懷賢之思於是次于其後者凡十餘人矣獨清河張侯與成季復肆奇逞敏纒  
纒用韻不輟筆未脫手語未終舌而兩家使者各踵戶限故其飛籌急置如督  
餉道於劍閣棧道之險也角形擇利如薄虎象於蒐狩之野也風恬而水湧欲  
挂席而爭進也弓良而矢直欲竝發而連的也至於夸豪競富金張之靡崇愷  
之後焉噫何其至多若是也古之言倡酬者曰元白其次莫若皮陸彼皆因其  
事物之偶然有合於風雲泉石之清適故麗者流於情羈者鄰於怨而今也因  
房山之賢有以興其思復因其思以發其所養異夫逐物而忘己者多矣房山  
筆精墨潤澹然丘壑日見於游藝此詩之作其所以惓惓不忘者難與俗子語  
姑以見夫思賢之心在於寬閒自得之後不在於爵祿有列之時也詩成凡若  
干首云

送陳仲剛序

昔之職文墨議論者必擇其瑰逸俊磊以自近唯取其才焉才與德不相竝或者譏之謂德不勝不足以爲君子也今有番陽陳仲剛焉其言恂恂其度謹且循於事也不欲察其是否見一善焉不知其爲矯且詐也翕而譽之人議之我且直之其不善也人議之則曰彼豈誠不善也將訓迪之俾有以悛之嗚呼是則人誰有議焉者矣黨同惡異以其類至鼎鑿之遺酒食之失足以亡其國而廢其身可勝道哉吁是則有可憫者矣余向爲史屬見南士焉執案牘者刻若法吏其滑稽跡弛不善避忌酒酣大言無所顧吾深憂之未幾而陳仲剛亦受其讒以去仲剛之失在不能以自斷彼之言者一無犯何慘也今朝廷下詔蒐舉遺逸仲剛可以仕矣而復以守資歷者不在是限遂以外郡校官補之始得爲教授老至而濡滯彼獨何心哉喜怒以害天下之士莫嚴於後漢之季盛時清明孰敢少肆其毒不十年間今皆澌盡無在可數也已可哀也已仲剛調湖廣將行予以悼其窮亦以激其有自立文辭之素能者不敢以告勉之哉

陳彥恂餞行詩後序

士之爲吏病飭於內而驚於外者多矣飭乎內者無赫赫之功而亦不足以取仕驚於外者自處善士之目率先得大官厚祿故仕而臨民雖百里之邑其勢亦足以動衆智亦足以防口凡所居官將解印綬必諷諭能爲文章者書刻其政績方古循吏殆未愜意間有不肯操筆輒威脅罪誅閭里耆艾爭相效承長縑巨軸聯衢表道先出郊餞祖語嘖嘖不自己迨其去官猶視彼黜陟爲廢置而士不幸爲師儒之官者則不能是蓋其秩最卑勢最下其行事不能以致衆方苟度歲月以冀脫去故來也無聞去也無迹而儒者之道愈缺然矣噫先王政治之效必本於學校之興廢而謂其道不足以致譽以自棄者則過矣且譽果可以致而得哉余父友陳君以越博士歸于家三年將調官行邁越之鄉大夫以及博士弟子詠述遺愛致詞于家詩凡若干首同里之姻黨異郡之交友爭歎美贊誦詩亦凡若干首而天台胡公復敘昔日輿人之意圭璋交輝金石迭響殊績細行指掌畢具斯亦偉矣夫不求而自至者非媚也歲久而名益彰

者非強也彼勞甚而無聞者非過也庸敘其言期以信于後敢繫于篇末云

送洽師歸吳序

四明學行於浙東西而南湖延慶寺實尊者闡繹之遺址陳忠肅公原觀想而爲之記甲於東南至嘉定中史忠獻傾意營繕莊嚴妙密學子林立運逢壞空不四十年兩遭燬厄寺缺主者僉以爲石泉洽公宜主是席至之日除榛削礫一以己任而四明罹旱疫之災信者靡替施者莫能乃慨然曰吾故吳產也吳多信士凡頽垣廢址吾徒一詣其門輒金帛踵至高者轟雲霄樸者絢丹碧崇信生於心斥其餘財以貽浮屠氏非有所利益也嘗聞洽公化行吳中所至傾接蓋以能靜止息之道廣爲譬釋夫安於給足而哀樂喜怒爲其營役則聞洽公之說者孰不開朗故其欣然以輸肅然以接夫豈聲音笑貌之傾動嗟夫露臺百金十家之產而大雉氏以側布爲未足化其吝心非大言不足以警若是則是行也見其摺載以歸不日以就罔俾忠獻專美於前而忠肅之學願竊有

取焉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珍做宋版印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元 袁 桷 撰

碑

獻州交河縣先聖廟碑

尊聖人而親之有爲廟之道焉廟也者享之以寧其神者也氣行于太虛莫窮其神天地日月星辰久而不息者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而其炳然立言品節備具則猶夫日月星辰也人生則有死渙而復之亦必有道著其思以立其誠焘蒿悽愴沒世而不忘故立廟之制親盡而祧祧而壇墀其愈遠者情不得而推也自唐以來祖立先聖廟天下郡縣皆以上丁致祭升降迎享有似夫宗廟而復琢範土木象其神明故其廟也有堂無廂重屋四阿具體而制簡禮緣人情敬生於其心其從來也久則今之爲廟者不得而廢矣夫子嘗曰祭神如神在神無在無不在有其誠斯知神矣獻州交河縣舊有廟學廟狹庫不足展事皇慶元年王君某爲縣主簿治事之隙日率胥徒入學以受講乃與其令長僚

屬勸士民出其贏財廣新孔子廟越明年十月告成維昔獻王纂輯古文補正  
六藝今州以是得名儒術之士宜爲歌詩以侈厥美於是鄉大夫刑部員外郎  
葉蘇君俾志經始且請之以詩詩曰

兩河舒舒民迄奠居理政孰先學廬是圖禮殿弗虔墉棟庠穿我究我環築營  
燥堅嗟爾士子康色以喜出粟載車以相胥宇松柏璧石維鐵丹碧翼然崇崇  
聿完有恤王君之始民不知至暨來衅成其徒烝烝仰止獻德胙土啓國絕續  
闡微維聖是則聖有載籍德脩靡忒毋辨以夸毋質而阿洋洋在庭若聞厥聲  
視而新宮以淑以繩

獻州交河縣三皇廟碑

司馬氏作史記斷自五帝世之言三皇者著天地人之說而強名之孔安國序  
書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或者疑焉晉皇甫謐述帝王世紀謂八卦之畫切  
於人身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神農黃帝設五穀藥石爲生  
民本謐之論是殆謂醫家者流而專言之也唐天寶禮官定議尊古帝祀三皇

適與謚合皇元啓運詔天下郡縣立醫學因奉三皇以廟春秋謹祠之昔人有  
言曰庖犧神農順民之性育之者也黃帝除民之害救之者也乾坤之道合變  
以成民用之而不知象而示之凡所以各得其正者也誠在中矣宮居粒食順  
形色之正將以養而安之忘其和平綦其所之疾疢生焉博施濟衆堯舜猶不  
能以全其功則夫三聖人者法施於人而祀之誠宜也皇慶元年保定王君來  
主交河縣簿三月朔日有事于三皇敝垣蕪壇虛位望祀拜伏瞬息而禮以成  
告顧瞻惕若謀於令長語于若屬曰象設弗嚴其何以肅衆神道設教其會通  
之道也乃卽其攸廣而崇之削荒黜幽楹璧嚴密資鳩於民役成於工相胥以  
勸而莫知其勞爲雖三萬有贏其用之不給者悉輔而足之明年殿成三聖峨  
峨有嚴有飭遂落而祀之維我世祖皇帝神武不殺混合寰宇憂民之不全其  
天崇祀廣法俾尊其道術幸已厚矣不幸或罹于非辜此誠牧民者之責餘何  
咎焉民有輿言交河之政有匿其婦而誣其姑者維我王君迹而推之婦姑以  
完盜徃攻劫吏隱之使緩王君之至越境斯得嗟夫六氣之流行壽夭不齊上

之人尤惓惓然拯閔之而不至陷而攘之則其爲疾沴災旱者吾不知其何心也王君爲政若是桷職在太史紀成宇而附書之

奉化州三皇廟碑

馬侯爲州急先崇儒建尊經閣成作而曰學無田曷足養士表圭田租勵之於是鄉之儒合言茲實吾黨恥鄉校日毀青衿賦焉館粲有加士子知教盍助田以成侯志侯復曰先賢遺則惠養存歿規曷敢湮廢正籍端本恥格貪戢於是始言曰噫世祖皇帝行仁肇邦萬世永憲今獲守茲土疾沴不治黎民何辜乃建三皇殿初殿在廢觀址後徙寺旁庫隘弗稱詢圖考初厥地爽亢遂廣土而興之百柱翼成萬瓦鱗比厚者效泉力者輸役官不出賦而巋然光尊者老贊企願紀其建立以彰侯績抑嘗聞庖犧闡極人居其中靈根湛純萬化是生坎離致用窮夫陰陽之機壽夭不齊彼實戕竊維大聖憂之樹藝五穀輔之以醫藥剛柔燥溼各施諸用神農之功也因其厚生迄於傷生以憫以原爲之經問教之以知懼使各盡性命之道則夫黃帝之功詎少矣哉三聖炳著尊祀肇唐

皇甫謐之論合於醫說道不虛矣爲作樂章俾歌以祀表侯於無窮侯名驥德  
字致遠官奉議大夫明爽幹飭吏民畏而愛焉是役也州之官咸佐之鄉老皇  
甫簡董役訖成前門九楹廊廡齋序二十八楹講堂五楹禮器備充圍繚丹堊  
咸曰美哉歌曰

判鴻濛精一中八方圓握以通稽聖作逆不逢神之游雲霓從嗟彭殤曷恣縱  
簡差差指厥蹤玄籥啓人喬松煌煌大聖萬世功

天昭昭日月星變化周純粹精木石土金盪至靈飛走食物各受令一日屢蘇  
民乃脩齡覽九州雲泠泠是州秀淑守著能牲具肥酒齊馨

日出作晦宴息守厥故常民用不極何顛僨自傷縱恣作慝帝有憂筆載籍目  
視毫釐脈寸尺智者驚保厥德雲龍之髯杳無跡祀靡斃千萬億

衢州重修三皇廟碑

混沌既判民生之用日滋制器創物首於三聖詳見於宣尼之繫易儒者皓首  
焚莫能以究周外史掌三皇書秦厄既盡而其遺言間見於諸子可得而考者

唯醫家者流見之天經時訓書禮之準也察其循環考其氣運不悉是不足以言醫之本也至於推萬化之原別九州之宜調神嗇精按摩導引湯液炮炙無一不究地利土膏率有合於農書之說若是者其繁且難有甚於吾儒則凡爲醫者良不易言也小司馬作三皇本紀其精約不出於大傳而荒誕不稽悉得以訾病史遷之不作良有以也伏羲神農之書見於易黃帝書具在有依髣而爲之者亦不失本旨自唐肇建三皇祠世祖皇帝遵舊令遍祠州郡推仁濟衆比合前聖泰定元年夏三衢郡侯赫斯趙侯仲禮僉曰天子神聖不殺稱上意俾洽于羣生莫若立醫學於是與府判官定住君勸糾于其徒爭輸幣以助不三月殿以成告繪象有嚴禮器畢具惠民有廬校官有居閱明年廉訪副使真定白侯鐸拜謁廟學首肯口贊且割官沙田爲畝若干以奉時祭咸願刻石以著永遠繫以詩曰

太素網緼品物類分經緯五行濟用立勳茫茫開元通幽合神炳諸典墳是究是勤盪摩三光區別九土沮洳晦冥或折或沮潤澤滲漉順而居處正陽昭晰



以保純嘏有簡斯彰翫覈纂組民用不知其仁如天大帝述明播于垓埏春臺  
以登鴻澤日宣嘉穗合畝采鱗游川俾絕癘疵享其大年三衢之宮伊侯所築  
濟濟者徒惕若奉玉研精韋編以介蓋穀侯云去矣祝彼干祿我庸作詩相祀  
是肅

饒州安仁縣柳侯廟碑

古昔祈報之禮得行於州黨閭里民神相通禦捍於無形厥有常祀一有水旱  
疾癘爲其所憑依者尤倬然偉著五行之精成於太素摩盪鞅轡主宰以名國  
有典禮莫得而僭維神依人以行實有姓字烈山氏之柱共工之句龍周之先  
后稷死爲其主後又擇其功德之高者代而承之噫積虛以爲氣氣散以爲變  
居陰假陽人鬼之化行則凡今之列于祀典者皆本于是皇朝列聖下制詔以  
通幽潛遺德著功表見郡國雖數千百年皆尊顯崇祀至大二年崇文弘道玄  
德真人吳全節蒙被殊遇推榮其親退伏自念昔爲孩提黨榮族酺從我父兄  
觴而祝之繫神是賴神之闡微肇唐咸通至宋宣和以來由侯以王胙蠻休嘉

鄉大夫湯巾炳志于祠下矣今歲時阜康神靈熙熙祥風甘雨莫窮其徵犬牙  
接壤咸稱神效願上其事于禮部全節敢稽首集賢敷奏天子以昭神惠秋七  
月武宗皇帝御朝封顯靈溥惠冲祐真君命詞臣宣制而褒錫之是歲真人歸  
至安仁縣以制書授神及饒國公饒國夫人吏士再拜吳氏長幼亦再拜禮成  
還風交雷挾雨來應安仁之人或言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孝以揚之誠以昭  
之茲邑之美一舉而兼備孝生於心神之相之孰使之然哉縣長吏將刻神制  
書于祠真人屬爲記按舊記真君姓柳名敬德乃爲作迎享送神詞三章以廣  
民思詞曰

結玄雲兮文虬的容與兮山椒光晶熒兮橫流帝鼓導兮前驅山之阿兮神居  
迎羣睇兮與留儼素容兮絜貞佩泠音兮始停

筍席兮翠遭棘七兮紫搖露零零兮隕珠嘉薦湛兮以陶揮上牲兮吸秀芝巫  
揚廷兮靈之娛靈娛兮心降日簡兮益康

日懸車兮松冥千童慘兮控鞞鼓坎坎兮輪砰恍欲去兮心不寧神居兮山承

宇汝居兮山下神詎去兮愁汝執玄德兮歷九疑超無爲兮終焉以歸

徐州呂梁神廟碑

神禹水功龍門呂梁惟最艱聖人述書隱而不言懼荒怪以汨真也步于上帝受圖于河其事偉著豈誣也哉余宦京師過今呂梁者焉春水盛壯湍石瀾漫不復辨左迴右激舟檣林立擊鼓集壯稚循崖側足負綆相進挽又募習水者專刺櫂水涸則巖崿畢露流沫懸水轉爲回淵束爲飛泉頃刻不謹敗露立見故凡舟至是必禱于神神固靈矣夫集誠以致神靈由衆成往之自信不惑者猶感悼自恐則今之所謂祿利奔走而不息寧得無慊于其中也邪昔世祖皇帝征南絕淮夢神扈蹕以行昭所至立護國祠呂梁故祠相傳歲已久此邦之人因其湍險復增重之由是南北之舟至于祠下必禱焉彭城隸歸德太守因君以事謁祠下肅瞻有加乃命立石以侈神績於是鄉之耆老鄭安仁復廣其廟基象設密嚴棟宇軒靚薦酌登降嚴飭有秩遂介總管錢塘姚君具圖狀願刻其事于石余待罪太史觀前代職方神祠徐州有廟曰孚濟曰顯濟皆曰龍

神呂梁信天下奇險處也非神孰尸非龍孰居嶽瀆有祠不以姓氏著呂梁爲河下流奔赴南海一息千里昔之神受令神禹顯微無常代謝上下隨運以化則今之神猶古之神也皇朝一四海貢輸金珠綺繒犀象水土精翫之物悉出東南舳舻相銜晝夜不絕道必由徐州神司其職訖罔敢替怠依神以行相戒無虞神任匪輕矣乃作詩曰

首河崑崙厥行靡恆或伏而舒或迅以凌在昔堯帝孟門震騰授禹以圖百神罔不承九野旣疏沈水渾渾挾河以行北東斯奔積鐵懸壁怒雷赴川如雷斯注如蛟斯騫自涯刊山訖達其源河旣南矣帝迹眇漫赫赫世祖威神耀天爰率貢琛萬桅盤旋引梯從繩以登以升耄歌稚和鼙鼓受聽權夫佐前水師試命曰吾神是依捨神則病駢駢士子亦有商女爰集宇下醜酒致祀金龍蜿蜒以肖起止導其棘流如席如砥此邦之人仰神之來昂昂石松雲旂離離匪惟護之將永綏之山川出雲古言祠之崇堂豐堵耆老相宇戒而叫囂毋作神侮

拾級有敘勿贖貨以沮神告萬年天子受祐

奉化州開河碑

奉化諸溪至龍潭畢會汪洋衍匯陂塘澗溝合流赴資國紆行凡六十里始達于江歲霖雨不時溪江相迎上下交射漫流田堤或漂民廬舍昔之爲政者懼焉於是築埭善坊潦至則泄旱則澹以灌輸由資國埭注市橋循三山爲廣平湖凡言湖通畎澮也湖之下有斗門必嚴其水則至是通鄭家淫古有陰溝或爲淫溝皆取以達水今言淫名之省聲之訛也溪至是循明山稍折爲揚橋水以折始善行將達江復限之爲縣門曰進林曰常浦又益限之以埭曰車耆提闕有程則水旱不病今之善吏治者挈挈奉公上不自保政不能及此廣平馬侯驥德至州曰皇元陞江南縣爲州實祖戶口戶繁租瘠何以稱綏惠田疇蕪闕茲惟殿最首吾視茲土抑溝洫漫滅以害吾民邪遂窮上源首資國耆老咸言市橋達車耆有故河往宋舟楫聯絡今趨江以行驚駭濤浪商賈不赴而市用益匱濬廣復舊則民其有瘳遂遵市橋至陳橋具畚鍤表深廣未及終日而遺石斷絕皆舊蹟儼著至何家埭或曰是郡乘不登積爲豪民利水至是當行

何障固焉於是決隄仆石埭復置卒守水門亦如之易資國埭爲水門別立小  
柵以謹通塞廣平增斗門志舊有贍卒租亦復之於是昔之言紆行六十里皆  
得紆行以達于江矣史遷作河渠書能吏所紀廬一二數謝太傅守淮南水利  
博濟則自方之以召伯謝公偉功迄不廢馬侯之政良近矣乃係以詩俾勿墜  
詩曰

閔閔汗萊舉趾厥艱婦盃子任火墾水芟相彼高下粵昔庶蕃有隄相之有泉  
養之崩奔交來設險以防彼防弗亟時其兩暘謀于在野集作會節低昂疏儲  
究爾墜遏饗強恣專訖孰俾是罰馬侯自南宣承皇風相攸以圖鞠草茂豐耆  
艾交謁茲焉商功千鍤剖壤頽堤赴壑宛其遺基白石鑿鑿復常彌堅匪夸以  
不作泉流湯湯陰洩陽濬江流馬奔懼而舒徐千帆縈紆入于市區河旣復址  
侯斯戾止嘉穀羨穰甘棠蕤蕤維河之新告來者勿替

碑陰

凡大工役必資僚屬長官某同知某判官某吏目某實僉贊之州民之耆長



大家某等歷考舊蹟且佐厥役吏奉令曰某等董工庀程州之南復有梁家灘 硤戚家溪悉濬治之足漑田萬畝開河績最著庸附碑右以見侯政小者亦若是

許州衡君去思碑

至元初詔議立五事爲牧民根本後數歲憂其有不奉行者輒總覈敦厲又時遣重臣循行以振植之大德七年分命宣撫使糾嚴黜陟多罷所居官獨未聞有治行第一入徵爲謀議邇臣者使者以功狀上丞相府下東曹掾掾守法謂事任固當是束狀入書度不復省由是註墨抵眚歲率常書于憲部夫法不足以成政先王馭臣必先之以序爵其不幸而奪廢之者誠不忍於人也民爲天下本郡縣守令常長於民民病其長歲有所黜率天下之民常不善其長民獨何心哉余每過通邑大府碑首高下表植衢道讀其行事無一不皆古循吏而焯焯在人耳目又若相反甚者謂懼其威使而以媚夫人之爲也俗媮而日艱濟之以淺薄之論上益以不信則是守令考課蹈規襲常安所從超越哉皇

慶癸丑秋七月天子遣御史分察天下牧民賢否咸屏息俟命國子助教許昌趙君師顏言衡大夫氏守許賢解官三年矣其承大夫者亦已去過時而政存可以登紀子職在太史不溢美不希詔宜表石以昭永毋固辭桷謝不敢則又曰余叔父廉訪公師表河南置論少許可言大夫賢無異語誠不憚書衡大夫事第以州里嫌故遂雅屬子桷始謝不辭於是退以其郡士劉君廷瑞耆長郝守寧之狀撫而敘曰大夫爲州質靜無亢異視民便害默計而成除之州賦戶二百歲久亡絕無所徵別輸他民以逭責民莫敢訴許爲要衝遞馬戶率多逃去竟三歲以民籍戶四十二代之戶代而民籍徭調如故大夫請于官而悉除之厚風俗敦尚孝讓考漢魏塚墓若陳太丘而下立鄉賢堂以祀于學復構廊宇以庠諸生而使之竟業臨潁縣有鄧艾口故地河南檄大夫按視將屯之大夫署筆曰鄧艾故屯由魏下千餘歲未嘗復今有民若干耕其地墳壟居室環地左右一旦官墾闢大不便願俾民以已耕田歲入官賦猶屯田也河南是其議民往謝之大夫曰吾職也何謝爲今世揭揭然以商榷爲仕進路使大夫廣

屯穀名得十萬石顯要可立致不忍數百民命爲備許人之思大夫宜社而祝之相與望其儀于天朝以德我許人者曰永久乃繫之以詩以篤不忘大夫名佐字君用廣平人詩曰

瞻彼具茨英英其雲不稷不徐粵維邦君邦君之來我民不聞曰秋而嘗曰春而耘木之龍崧維侯之宅侯轡在掌言戾于學有挈有任亦非其角亦飲其醕言攷耆耄潁川之流其下黍稌嗟余遠祖及我鰥寡是播是藝曷余敢震侮潁水之湄戢戢其牛利言鼓簧將復其陂陂云當復云誰之來邦君痛痛維衡大夫大夫言邁匪愠斯怒有暈者居有墳者墓咎匪我執言遵其所陂既完矣大夫旋矣熟而豚肩進其粢矣曰我不敢嘗爾歸爾鄉墓門之柏烏飛彭彭中田之廬椅桐稜稜云昔不如今永歌以康侯歸其組三載云遠許民之思復日以旦侯車在東彼從如龍侯車偃里誰爲之朋有弁斯綏大庭團團瘁躬在公匪食其殮式昭去思攻珉以鐫嗣初維終慎永我傳

華嚴寺碑

太祖皇帝肇定區夏視居庸以北爲內地戶族散處皆安其簡易在憲宗皇帝時將有事西南底慎舊章建置靡違時則世祖皇帝治軍和林相厥地利曰維灤陽展親會朝茲爲道里得中稽衆契龜僉告允吉因城而名之曰開平焉歲在庚申世祖承大曆服建國改元削僭靖亂宗王殊邦奉貢效牽咸會同于開平由是定爲上都大興爲大都兩京之制協於古昔矣省方有常庶職攸敘商旅子來置而勿征首建廟學乾良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龍光華嚴復立老子宮於東西化俗警蒙相須以成具訓淵遠將垂憲永以爲民則仁宗皇帝在東宮如華嚴惕然永思粵維皇祖置慮弘廓建都功業弗克崇闡紹開是我子孫不大彰顯爰命守臣臣某撤而廣之踰十年將成仁宗陟方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北巡狩回上都首幸華嚴若曰列聖在天神化合一朕罔敢有替述修聖明將於是有人在廣植冥福神御周流宜得以屆止其以先帝所構殿鎮于後維五方佛像在世祖時素有感異復廣大殿以居之梵相東西挾翼以從凡尊事棲息悉如其教以備又別賜吳田百頃安食其衆至治三年夏六

月丁卯丞相入宿衛上都留守司同知臣某傳旨命翰林宜爲碑紀其成績俾萬姓蒙祉庶得以昭朕奉思臣桷竊以爲天地生物無心以成維聖人有憂則曰物有不齊皇極是訓大雄氏則亦曰性本至善遷以隨欲欲由妄生性日益昏故爲物爲變至於摩盪轆轤生死靡分於是有懺解之說焉有追崇之說焉使生得以斷死得以離則本性湛空無有垢累道奚病矣華嚴設辭以富貴爲喻終之以返真復初俾世之所景慕由境以入因境而悟入於無相其於喻也深有旨矣世祖命名亦將以警夫迷俗愍濟羣動與前聖相合者實在是聖聖繼承靡有銖異臣桷屢從屬車聞首主是山者曰至溫師以妙密續綴爲本行傳宗洞山與太保劉文貞公秉忠爲方外交磊落有大計因得見世祖於潛邸陳對明朗遂大器之六傳曰惟壽今授司徒際遇隆赫於法祖有光壽能文辭守其道專固則永以傳謹再拜稽首爲之銘曰

於赫世祖武緯文經廣莫相攸堅墉斯城鑒觀羣生厥性有恆驕驚忿鬪失常是行沈昵昏惑執妄是成維政與德具訓以儆善本性初爲明爲靜猗與覺皇

功始戒定或喻以空或設以境空解境悟真慧永證魏煌華嚴窮珍極瑰龍伏藻井雲凝瑤臺積香浮浮側瓴枚枚耄稚畢觀心掉膽摧相既永離虛空如埃世祖稽古是則是效暨于仁皇益闡乘教維皇御極承志廣孝曰列聖在天鴻績靡報顧瞻咨嗟展飾殊妙錫福兆民列聖之心拯彼大迷覺皇具陳謨烈顯承如歲之春物無癘疵膏熙沐淳億萬卜年刻銘堅珉

興福頭陀院碑

興福院在都城保大坊北院既成其主僧尼捨塵以其狀來謁曰捨塵王姓膠州卽墨人也家世素奉佛今之言佛教有三禪以喻空教以顯實律則攝其威儀禁妄絕非鼎立以陳融會莫究惟頭陀教吾佛宣演形色自然汨其紛華而悲惱集焉外守或懈內持益離參而範之將釋諸塵以成安樂若是者誠有端緒矣教始於西竺盛於齊梁皇元建國今其教凡十傳捨塵始與其徒劉普照誓志游京師刻意問道日唯一食精嚴自牧以勞役爲調伏菲薄爲精進章芟安寄束身堅忍至元中今平章政事王公毅樞密副使吳公珪福建宣慰使李



公果見而異之始買今院地至大德 年平章政事賈公某邇院居審捨塵積  
行無退意逆與其夫人林氏引見于皇后下教出財帛建其殿曰慈尊俾開府  
知院月魯公暨賈公奏其事於皇帝皇太后咸曰可其悉以皇后私府輸助之  
廷祐五年院告成復奉宸旨禁護而掌其教者錫名清修妙行以褒美之是役  
也齋庖廡室皆捨塵所鳩建嘗謂釋氏之說福田利益姑警誘盲騃若曰離愛  
辭榮非感物而動者也真性虛湛奚假於外則其說近矣詞曰

粵昔能仁蟬蛻侈華綰緼泰始雪霜勵磨厥性眇微五采眩訶毀形壞衣其儀  
不頗空假廣陳蕩恣斯病佩規帶衡迄莫內省茲惟艱哉爰參以竟惱由樂積  
煩以欲騁除彼垢紛曰執中無競女德效坤靜於鴻濛維大雄是師頭陀是宗  
人憫厥勞熙然以充善士日來格于羣公三宮清穆昭事孔肅鑒觀宇縣作極  
錫福夸榮逐魂是究是度秉持法權俾民不黷伊教之興泊然纘承千甃固室  
百礎拱楹式尊其初匪維誕矜戒爾後人戰兢永寧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元 袁 桷 撰

神道碑銘

武義將軍梁公神道碑銘

梁公諱禎字用之大名元城人父金吾公千爲大名兵馬都總管旣卒長子汴襲職會用兵江南復籍新軍別擇將家子統領中書樞密二府議以汴兼領公攔然曰兵事至重寧能使吾兄獨受責邪禎宜行死國效命弗辭也二府壯之攝授以新軍千夫長俾鎮睢州帥領兵將渡河攻宋宋將夏貴迎拒遂領所部分擊斬首若干級帥上功狀拜爲真中統三年李壇叛攝本軍帥出擊功益最壇受擒方壇叛山東時調發旁午壇善戰故將士多失亡壇受誅軍帥俱恨之議悉屠其黨公密白宗王哈必赤曰壇逆黨非土著俱東南狂士宜汰擇以安新土宗王然其言從攻襄樊功益著加授武略將軍至元十一年鎮邳州十三年王師渡江州郡望風下常州獨守世祖皇帝命大帥率堅銳併圍之州嬰守

益固有將築橋登城城弩中將死檄公代將卽輦木石齊城雉刻其險塹緣附以登城陷第功授武義將軍佩金符後改鎮嘉興羣盜出沒江湖伺疑釁竊發獨展誠撫綏申令飭罰使不能少越繩墨會歲大饑捐己儲粟以食餓者郡益寧靜性沈默善計事天性孝友出於自然始公之考金吾衛上將軍當金亡時傍邑盜起侵掠金吾率衆列柵守鄉土天兵南下越境率父老持牛酒犒師城以降得完宋將彭斌渡河城中大震搜其首亂者誅之辛卯歲郡將蘇椿叛入南大將阿朮魯怒將屠城金吾率宗人悉輸金帛詣軍前請命卒獲免公之妣張氏訓整有則金吾以兵亂失元配董氏踰二十年董氏還夫人卽歸家政退處裕如也噫觀公卓然成就蓋其家教有自再世樹德傾身出口活人於大難其豐報蓋有以也王父而上兵難事遠不獲考至元三十年年未七十願解兵致其事大德元年正月某日卒于里舍年七十有一其年四月某日葬祔大名府西南白水村之先塋娶張氏大名織染局提舉津之女子紹祖襲爵佩金符仍鎮嘉興嚴重遠慮鎮遏衰慝悉不使入境後鎮烏江詢盜蹤跡在海浦遣兵

擒磔之郡鎮肅然延祐四年年六十終於軍四月某日祔先塋公女二人長適李居忠温州路照磨次適張鉉濬州判官紹祖娶天水郡侯秦穩女生子女各一人曰成襲祖職佩金符娶大名府安撫使宋天祐女女嫁承直郎佩金符穎州萬戶府管軍千戶劉輿輿之父中順君今爲雲南屯田萬戶府同知桷與之游最稔善議論嘗言昔時離亂大名城幾駢首就死獨賴梁金吾得全活空郊敗井隱然鋒鏑遺跡猶在厥今梁公子孫世顯抑爲善之報善有傳往史良不誣也輿以事狀來請銘乃不復辭銘曰

草昧肇區雷雨風驅崩角喪元孰完厥居業業單壘斧鋌就屠壯哉金吾請命發途稽顙瀝血氣填以獻春冰朗日稚耄夾扶或偃或興聚其室廬是生武義趾嫩以繼粵維叛臣率黨狂獬交兵飛芻靡有寧歲旣殲彼魁乃徒斯薙武義曰吁罪有等第宜磔其兇此土何戾再世興仁陰功齋齋如璞斯玉如山斯雲大田多豐曷籽曷耘番番餘齡終樂里枌靖共以儀不瑕以溫金符後先祖曾子孫白水之域松柏茂直爲艱斯通爰表初植大名之城大晝日隔永言金吾

曷其有極煌煌譜宗接佩踵舄有來墓門肅立以式公德允昭後裔承則

資善大夫資國院使贈資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順義郡公諡貞惠玉呂伯里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元二十九年世祖皇帝詔立肅政廉訪司監治諸郡濟南陳公 實治慶

元按覈官吏大小百餘人故工部尚書資國院使順義郡公時爲治中獨受委任條其不便於民者上府力去之會大饑乘驛詣行省言慶元瀕海地陬隘歲熟猶仰給他郡非官賑給將移徙不便執政然其言爲發粟石四萬後爲廉訪副使復治慶元遺愛炳著耄稚一口迄稱敘不置大德中楠備員翰苑屬時公爲侍從每得奉議論必歷問衣冠諸族惓惓於舊治彌厚公薨將十年其子和上以儒雅善正論擢監察御史楠亦待罪集賢相與言公遺事御史則曰子實知吾先公爲詳且神道之碑未樹子宜爲銘楠謝不得辭遂次其官閱世譜而爲敘曰公系出玉呂伯里氏諱伯行大父阿魯家西北部世安其俗精騎射父忽都勇冠軍伍天兵定中原因從征冒陣略地以積功領南宿州軍分鎮蘄縣



後家于大名路之清豐縣焉公幼歲失蘄縣母夫人徐氏躬牧時紉織以贍稍長命從學里中張蔡公尹大名見而奇之後從丞相阿木公征襄樊南渡江率先登復從丞相阿答海鎮揚州議以州所領四萬戶軍移鎮鄂而易鄂兩萬戶軍更戍於揚奏已準白於鄂省丞相阿里海牙使者相望訖不肯發軍淮省丞相念非公不能辦卽乘驛宣上旨語竟鄂相色赤反目公前曰丞相何怒受上旨怒怒且不敬丞相懼答曰吾怒阿答海公復前曰上旨非淮相所造公怒殆怒上願亟歸相益懼具酒食謝悔乃發軍丞相奇之錄其勞以通國語專奏對歲率乘驛六七返世祖見而喜曰是黑髯使臣復來矣至元二十二年授承事郎調金壇縣長省執政官計慮江浙事繁夥非條達敷對莫能稱上意時征日本事不便念所使有詰難必忤旨遂選公驛奏奏至卽罷兵遷承直郎行省理問官省中事急速必命公詣御前皆得允旨以歸世祖曰伯行昔朕以黑髯使臣目之今察其相貌誠溫暖絜正俾以重任宜無負相桑哥方柄政寢命不下卽再守舊職丞相移省江西征獠寇奏公自輔授奉議大夫行省都鎮撫二十

九年授慶元路治中慶元多故宋公相家時翰林學士王公應麟閉門不納客公首尊禮開說俾學者師事之里胥躡躑士族著片紙叱名立召庭下公責吏數罪俾書故官吏復聚謀行權酷法壞富室釀具當益官利三倍公毀其牘不行州民某氏某以事遁江淮間傳王旨起大家十餘姓徙置淮南傲睨指畫莫敢忤郡貳南士也益張大翕霍公察其姦利曰民籍始定上計此非淮南分地曷得徙願上省白事卒止之承接聲影纍纍蚩氓爭願出其門下會僞造印牒事敗大興路獲得其所署僞籍下郡逮捕公時再爲理問羣氓造庭叩首伏罪公憫緩其事卒得貰大德元年遷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復分治慶元縣有廢湖總戎官久據湮爲田將輸官租以絕口公立決以漑民田撫循瘡痍磨刮驕冗者素所習知而獨於鄉校諄切訓諭謂爲宣化所宜急至今蓋有賴焉同分治官跡弛日弄事爭上謁出入無禁公手疏力按之太傅丞相答刺罕公審察賢士擢工部侍郎日從丞相騎具言江南弊事數百條丞相首肯之且命治西京賈人積逋鉅萬得其實大德八年成宗召對賜侍宴襲衣十一年成宗

崩丞相受遺鎮遏嚴整獨命公掌諸庫藏鍵鑰唯謹諸王會朝頒賚有等日公  
品節纖粟毋敢譁丞相益器之遂陞尙書至大元年今上皇帝時爲皇太子以  
本部官見問今何階官再拜謝不敢遂加正議大夫俾稱其職值營繕推佛寺  
恩賞悉謝不受從皇太子如五臺山頓遞如法而不病於民賜白金名馬以寵  
之太夫人喪朞年乞歸里特賜上尊俾祭于墓仍疾趣還朝以視事省更尙書  
授兩浙都轉運使力丐辭再授資善大夫資國院使復辭不允三年奉旨過江  
南具條所行事宜卽得疾臥寓舍四年三月己卯薨年六十有一公平居簡默  
絕聲色謙抑自悶遇事有發發卽不可犯崇善斥惡若飢渴峨冠深衣于于庭  
廡曲盡恩意所至率招師訓諸子御史之教實有自來晚自號德齋延祐四年  
特贈資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順義郡公諡貞惠娶曲律氏  
嚴整內治一不累公故所居官益自裕今封順義郡夫人男四長卽御史次貌  
罕真習儒業以門功讓其季曰教化今爲武略將軍同知沔陽府事女一適衡  
山奴江西廉訪司僉事孫男聖童銅臺清涼山孫女二長適太傅鐵哥孫伯顏

直省舍人次適駙馬丞相亦都護朵兒赤長子南無釋迦以是年八月甲申葬公魏縣乃為銘銘曰

伊涼之西沈鷺悍剛挽強策良樂其騰驤天祚神聖授兵龍荒湊輯部族以先顏行赳赳功星流電驅顯允宿州飛矢執及裹瘡先登擐甲以趨履彼樂土籍魏奠居篤生尚書積學以蘊力探其本游於鄉校不忤不忿展武誓身江流渾渾踣襄擣樊舟濟合盾計其功多司譯省中敷奏簡亮走驛歲終黑髯長身儀動帝瞳罷征除徭音詞鴻鐘靡忒其行弗矜以辭彼權抑之訖莫疵之再官洊歲究覈謾欺輕疑除蔓納于春熙丞相受命捕獠西江辟公佐戎解甲受降彼強先覆轆于油幢摩之沃之革其愚狂佐政海壖恤鯨廣賑尊而儒先俾職具訓曰維此土衣冠振振勿為隳辱養真復淳儒彥在堂父老在廡壽母委蛇介彼春醕歲亦有康絜而杭稌去馬駢駢執轡如兩公復有來爭任爭扶悅其條教激頑蘇枯同列冒慝書章劾鋤端撥審官俾執事樞不譁以嚴不激以正庀工斯程賞至偃命品秩日崇經國陳政膏竭木萎水涸魚病積憂載馳疲關

我身計其便宜咋舌莫陳教子惟忠以報國恩不夸其贏淑施後人魏縣之原松柏堅貞錫命孔熿哀對以承倬彼光大維公之成勒銘表阡永垂厥慶

資德大夫紹慶珍州南平沿邊宣慰使播州安撫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上護軍追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播國

公諡忠宣楊公神道碑銘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奉辭興師于宋厥相賈某黷悞違信誓郡將悉解體不用命播州安撫使楊惠敏公邦憲襲土守邊至是十八世矣誓于衆曰渝合蹙隘荊州惴不保宋主且已降吾州遠王化聞大國有聖人當署款奉籍俾若等耆稚完聚果後降汧鋒鏑吾寧忍哉衆稽首一口曰公言是無緩於是瀝誠挈州願上職方氏世祖大悅卽璽書慰諭曰宋內附邊臣莫敢後播末奉命宜詔諭汝能承朕意其悉如宋制授官至元二十二年公薨是生公諱漢英字熙載年甫五齡母夫人田氏攜朝于上京眉目刻削儀矩習如成人上摩其頂熟視之諭宰臣曰楊氏子孤弱可愍母子遠來宜悉以父爵錫襲之賜名賽因不

花公之爲仕也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行播州軍民安撫使後加管軍萬戶復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進資德大夫勳上護軍其治邊也改南詔驛道罷順元宣慰司升安撫司爲宣撫司分定雲地以東隸播以西隸新部減郡縣之冗員者若干屯丁之糧三去其一焉黃平素屬播宣慰使幹羅思誘諸酋長詐以爲新闢境獻于朝公發其姦而歸我使恥不勝誣言舊有雄威忠勝軍思播匿不以告當籍之交州公言納土時已隸籍爲別戶臺審覈如公言使益不得志詣樞密府白其事竟遣使者乘急傳將械公丞相與昔審覈官言無是事而幹羅思卒以擅掠邊民獄具罷歸部蠻桑柘亂省議用兵公言賊勢方盛宜招諭之兵久無功而卒以公議相繼請降天兵討南詔道由播大發卒輦運以濟軍食隆濟賊日熾合鄂蜀二省重臣統師出征檄公以民兵從甫出師卒與賊遇公力急戰大軍繼之降阿苴拔乍籠賊復合拒迄縛隆濟阿女以歸大德四年南蠻盧奔掠劫大姓依險翳自固黎魯在新部者亦嘯劫蟻聚攻守議未決卒命公撫諭二賊請命遂置戍兵以歸六年詔



出師復征蠻命公與田茂忠率二州民兵專討之茂忠以討他寇未至公獨分兵五道以進賊始卻部蠻爭合從公度深入絕後應乃全師還次黃平七年茂忠始來議分民兵守險而公以疾薨于師年止四十公之治郡殺妖民王忠以絕芽孽大修泮宮招蜀之名士教厲以化夷俗至元二十七年詔郡縣上計播鄰壤不奉命公卽括戶口租稅籍以進上大器之入朝京師弓矢鞍幣之賜不絕以平南功特賜玉帶兩被璽書俾世守其土預御宴輒與國戚相齒世祖嘗曰此兒聰解殆得天賦仁宗則曰此子貌沈厚類畏吾人復賜譯經佛圖象以寵之二相貞憲王忠獻王尤加器敬性純孝睦宗黨二兄歿道中請于朝而襲其爵寬厚重然諾嘗約以善馬贈士友友死趣贈之南北冠蓋相依者無虛歲少讀濂洛書爲詩文以體要爲主所著書有明哲要覽九十卷桃溪內外集六十二卷幼嗜山水九州雄勝悉窮力以遊別自號爲中齋子男四嘉貞嘉喜嘉祐嘉禧娶田氏榮祿大夫義敏公謹賢之女喜書史善筆札封遵義郡夫人公薨之歲秋七月葬于桃溪祖域之東曾祖价宋任閤門宣贊舍人雄威軍都統

贈威武寧武忠正軍節度使賜廟忠顯封威靈英烈侯妣田氏封齊安和政安  
康郡夫人贈永寧郡夫人祖文宋任和州防禦使播州沿邊安撫使國朝贈榮  
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柱國封播國公諡崇德妣田氏封播國夫人諡章靖父  
卽惠敏公宋任左金吾衛上將軍安遠軍承宣使播州沿邊安撫使國朝授龍  
虎衛上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紹慶珍州南平沿邊宣慰使播州安撫使累  
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播國公妣田氏封播國夫  
人諡貞順至治二年秋八月嘉貞來朝見天子於大明殿拜跪與卽錫名曰延  
禮卜花禮宴如故事嘉貞昧死言曰先臣歿有年卹典未獲敢以請詔下翰林  
禮部太常趣議追錫乃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播  
國公諡忠宣田氏亦封播國太夫人而以忠宣所受官襲其子嘉貞爲資德大  
夫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行播州軍民宣撫使播州等處管軍萬戶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上護軍嘉貞踵門言曰子職在太史植德彰善宜以傳信  
先公隧碑未立願有述楨謝不得辭而爲銘曰

播唐內州鮮于啓兵憬彼西夷蹂躪弗庭虎欲汝汝谷川震騰乾符鼎移五季  
嗣興維并楊氏太師肇初往理其疆以黜以鋤相繼象賢執武霆驅奕葉昭宣  
臣宋奉圖中令之支踵德趾燉再世死忠守節彌勵枕戈復讎斬首以謝煜煜  
展功贄貢不替宋社踰南間道以前是生忠顯擐甲開先三帥締歡痛不有年  
立廟錫封歲時牲怪由太師以降十有四傳崇德效奇拯民脫危貽于後昆惠  
敏攸祇實天有命我弗敢違委心效誠世祖色怡審彼逆順朕不汝疵恭承赫  
奕恪事四帝弱齡奏言胸臆默計宵征邁途敕敵鍛鑪或諭以生或矢以誓提  
鄣一方不泯世勳盛德沄沄如山出雲壽嗇爵穹奚憾之云揭碑隧門萬子孫  
紹聞

漳州路同知朝列大夫贈汴梁路同知騎都尉開封郡伯馬公神道碑  
銘

鳳翔府兵馬總判公諱昔里吉思以忠節死難廟食於治所汴爲金南遷都作  
褒忠廟悉合享死事之臣兵馬公預焉兵馬贈恆州刺史鎮國上將軍夫人王

氏太尉明德公女方公提孤兵守空壘力抗不敵盡室投巨燄一媪抱嬰兒以  
逃是爲禮部尙書諱月合幼歲悲憤感厲其先居天山因以兵馬官爲馬氏植  
德秉志贖士人之爲俘者後皆爲達官而子孫更業儒術卒致光顯焉禮部子  
諱世昌爲尙書省左右司郎中傾貲粟結雋彥家日困落子孫益用儒自振是  
生漳州諱潤字仲澤父卽以文墨入官初署荆湖道宣慰司令史遷吉州路經  
歷陞兩淮轉運司經歷改太平路當塗縣長官再調常州路武進縣長官進奉  
訓大夫知光州改漳州路同知皇慶二年卒於漳州實十一月某日年五十有  
九其佐荆湖調漕舟討夔府山壁夾江峻轟膠木葛藟率藏敵者以衝突公上  
計帥府焚伐蔽翳取木藟結綯索挽舟銜尾以進漕事乃不缺在吉州治豪民  
絕其柄持郡守以刻急自任公以寬輔之郡事不撓有劫盜獄株連百餘戶閱  
牘讞論止坐十餘人守終不能以奪也爲轉運幕商人爭後先歲終鹽直不售  
公請刻籌第甲乙實巨甬俾商人自揲以抽鹽卒以辦縣當塗上疏言括馬料  
民徙戶增賦爲不便時柄臣桑哥力主議公獨以邑宰能奮言之其治武進如

當塗刑其無良者而貸假之觴詠簡適皆相慕以化有拾松薪易酒滓尉以盜  
論公慰釋之守光州取官粟之羨者廣弟子員以食光久而用武地司馬丞相  
生于光公歲率諸生以祠民始知爲儒以自重會有言利者請籍光闕田歲可  
得粟十萬石河南省下其事公執筆不肯署吏固請公曰官可免筆不可署卒  
不行州無茶租民間採山谷微末以食轉運司掩捕抵法會奉使出諸道問疾  
苦公疏所以轉運生事者各降官三資漳州負海障崖龍巖漳浦數反易公命  
吏宣布上意始受令漸寧謚會有言漳州地產水精卒以獻言者代公始罷當  
塗時居儀真幾十年母夫人張氏語家世官簿微警之乃復仕所爲詩曰樵隱  
集若干卷觀其命名足以知志意矣韋布踵門降席倒屣傾家治具輟所得俸  
高下賢否以奉而其教子晷刻不肯置以門功讓其弟禮長子祖常皇慶初榷  
得交于京師其爲文詞深湛有師法嘗默器而期之科舉行祖常試汴梁南省  
皆第一於廷對以尊國氏族爲第二祖義鄉貢進士祖烈江浙行省宣使祖孝  
與祖常同登進士第將仕郎陳州判官祖信國子生試中承事郎同知冀寧路

保德州事女二長適金雲次適劉某孫男五人武子以公蔭授將仕郎監常州路宜興州稅文子獻子懿子惠子女孫五祖常官翰林應奉時請于朝贈尚書爲正議大夫治書侍御史諡忠懿夫人白氏追封梁郡夫人公亦贈朝列大夫同知汴梁路總管府事騎都尉開封郡伯夫人楊氏追封開封郡君於是郎中之夫人張氏年八十有四矣祖常今爲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願以其封婦者回授于張夫人噫盛矣哉某年某月某甲子將葬公于光州西樊原槨辱爲文字交知且深乃來請銘銘曰

節以起宗儒以紹傳誰其任之宗伯維先再世是承漳州象賢佐政慈寬智名不居養其熙光發于詩書尊聞厲行飭躬日劬載籍之蘊心聲爲言仰止不愆茲爲德源積小以高本本元元雲興崇山百穀穎粟鑿觀厥初豐報匪嗇揭其德華昭銘以述

武略將軍裕州知州李公神道碑銘

太祖皇帝略定函夏以河南北要害爲分地徵科供索從守令取具版籍缺落



太祖皇帝略定函夏以河南北要害爲分地徼和伊索從守令耳具片集並濟  
富瘠莫能考至憲宗用兵西南調發煩重推擇宜民人者爲尤難時則有若故  
武略李侯排解勸勵鄉人德之死逾數十年仁聲善政歷歷在口耳在昔考循  
吏由身後始定今於是見之侯諱英字彥臣滑州白馬縣人弱冠襲叔父宥爵  
以宣武將軍知滑州立條教惇孝讓會歲饑賦入莫能輸率其州民見世祖于  
汴啓曰兵興值饑民卽逃亡將使此州爲空城敢昧死請世祖動色從其啓中  
統元年蝗食桑蠶賦病民獨建言約秋熟並取果逋負當以身任後至秋悉如  
約以入滑隸大名遠三百里糧餉轉輓不便侯請儲本州候遠近朝廷是其請  
方兵興時鎧甲糧餼率從豪民稱貸子母轉息旬月相倍豪民倚州督取復入  
見于上言不可陳對感切下其議執政執政咸是之由是官償其本去其倍息  
別爲內府籍以誌本始行田諮詢旌別勤惰如是治滑者三十年至元二年改  
順德路判官尹清豐南宮兩縣二十一年授武略將軍知裕州二十五年改知  
房州所至以治滑爲準而滑以久任其事益章灼可考不妄嘗言叔父撫我良  
厚今得以宦業自拔卽歸其爵兄子儀觀脩整酬酌庶務靜要而理得才不盡

用多士惜之三十一年十月六日卒年六十有九娶郭氏先一年卒卒時年七十學浮屠法慈儉有度靡密總核允宜其家夫人有助焉是歲合葬于白馬縣大吳村曾祖義祖信父祐二子長元德奉政大夫龍陽州知州次元忠朝列大夫慶元路治中女四適和義郭君寶馮德臨魏仁元德娶張氏子二熹燾燾蚤世女一適郭從道元忠娶孫氏子二熙杰女一適郭守中始元德以給事東宮授贛州判官元忠佐御史府授新淦州同知公及見之戒曰壯歲長民宜清謹自重我昔罹兵艱赤手立職業若等展世勿棄暴則先德永有紹我語弗可忘也今二子所至植立滑州之效於是乎見之楠待罪太史預修累朝諸名臣列傳是則滑州行事宜有紀謁告歸里元忠以事狀請銘銘曰

粵若生民大君長之幅員芒芒牧守是資飢匪設糜疾匪命醫承化觀風察其阨疵展也李侯百罹是逢誅管援溺不希其功天聽匪高矢言率從不苛以夸不阿以容社有美榆田有嘉穀輿言無浮唯侯斯祝侯云逝矣厥績謬謬種德孔深豐報有僕白馬之原松柏茂鮮詢彼耄倪遺愛是言家教允遵罔有虧愆

爰表銘詩孫曾永傳

奉政大夫同知東昌路總管府事蔡公神道碑銘

延祐年紀丙辰仁宗皇帝推恩羣臣考視品秩榮其祖禰及其曾大父由是單父蔡侯衍以簽事廉訪贈府君諱良輔汝弼甫奉政大夫同知東昌路總管府事驍騎尉單父縣子妣李氏單父縣君泰定元年新天子下詔大賚內外俾就所居官皆錫命蔡侯時爲慶元路總管又贈嘉議大夫

路總管上輕車都

尉

郡侯妣某氏

郡夫人桷謁告歸里侯以郡侯事狀來請銘詳厥原

自則由侯之祖父總轄府君諱旺始總轄嘗語于單父君曰吾遠祖世居徐州樹善不懈吾祿弗及食汝必有後後果與汝其與榮焉單父亦嘗語于侯曰汝祖訓語猶在耳若兄弟仕進皆祖德啓佑總轄當金南遷時限河南爲內界禁不得渡河歲大饑民爭就食河北潛戒舟夜渡所全活不可紀金愈迫河南亦轉徙皆竊據自保郡人丁統領集衆萬人爲宋前導總轄往依之署以部伍徐說曰宋師入汴兵弱不可用彼將無固志難與共事統領從其策歸兵爲農而

宋將卒敗衄以遁所居曹州鄉曰東村有孟氏善居貨自厚總轄避難因家焉後與孟相雄長而卒以米帛賙其閭里之貧細歲鬻鹽增滲淤算以售市悉便之至元十九年八月卒年八十有三集其姻黨與素往來者敘遺言端坐以逝夫人孫氏閱十有二日相繼卒治葬東村闕板塋舊所乘馬負衣冠以從至塋悲鳴躑躅卽死讀其行事則單父之追命侯兄弟膺仕之效實總轄君啓之單父天性明朗其所待接與其父率相類官雖卑一毫不以病民民益宜之家僮久役服者毀其約俾自便僮不忍去願服田以終老年八十一得與東帛令以卒卒時在大德十 九月某日夫人李氏權某州之女俱祔于總轄塋所衍以臺察官入仕其行事正不近名去袞黜妖愷悌以宜于民而寬厚有度迪祖父遺訓復以壽後興蓋未可測也季曰衡 大夫趙州尹女一適汶上李 孫五冲霄敏學山住某某孫女三適石定安石公安孟欽曾孫一奇山桷嘗謂爲善無不報根固膏沃彌積以興責成旦暮考其所爲不能以遠久宜矣若察氏

祖父是誠可紀銘曰

水蹇於山積流必東磅礴委順不希其逢有截之椿鬱兮輪困秀儀長身襲和服醇匪高其門厥慶日增如茨之茂如木之升父緝子承既壽且康詔爾諸孫以受簡穰厚德匪浮是庸紀錄表于隧門以闡以續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元 袁 桷 撰

神道碑銘

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白公神道碑銘

白於太原爲令族至金源氏興太原衣冠爲最盛而白氏兄弟相繼踵儒科故中大夫樞密院判官兼右司郎中輕車都尉南陽郡伯諱華字文舉其季也唐宋樞密無判官金天興帝賞器之特置職以寵由是相仍自郡伯始郡伯後居真定生子四人俱有時名君諱恪字敬甫少警敏三歲善作字書八卦八字有以見于鄉先生元公好問公作詩深器之郡守上其能將薦于朝郡伯謝弗許稍長里之先進張先生耀卿愛其才獎拔力成就至元中世祖遣使詣州郡試明經生復門役君首預選弱冠試吏探姦拔寃獄具御史不能撓後爲河南按察司書吏有尉卒利孀婦財未終喪強贅於姑家旣而虐其婦復不禮其姑姑告於官絕之尉卒隱其罪屢訴終喪無明文事久不決君悉疏所犯聚邑人以

告婦得終養其姑焉至元十四年江南建行臺御史大夫相威公慎簡所屬署君爲掾史卽條不便事凡二十大夫見世祖力陳之允十有八最著令者大辟成讞上刑部聽報可買某公田租歲減什二十八年授從仕郎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司經歷改荆湖占城等處行省都事時荆湖省臣某括財恣威福君度不可與共事辭不拜後果受誅二十四年改浙西提刑按察司經歷遷平江丁母羅夫人憂以夫人喪葬于吳將終老焉會詔舉不附權臣自晦者有以君辭荆湖事薦于上除福建宣慰司經歷閩郡廣遠豐歉不同是歲汀州穀善收戍兵所給糧不登數福泉與化穀驟踊有司議移三郡穀于汀君建言道途轉輸大無益發貴粟以賑三郡歸直于汀可多得穀誠兩便有司難之君署記曰使有罪願己獨受卒如其議而官之贏糧果增倍宣慰司復爲省君治六曹文牘以俟平章某公知君簿領有能名受其籍以付吏三十一年丞相太傅公爲湖廣平章君時爲都事俾陳樞密院及本省利便侍丞相入覲有旨允其奏復陞員外郎湖廣聯絡左右江官吏秩祿歲一再受俸於省地遠得不償旅食有棄

俸不願受者君建議隨所部以給迄今行之衡永戍兵耕闕田官出牛輸其租  
牛死不得落籍戍兵歲率錘數十萬以酬君惻然計之曰牛死當納皮角于官  
除故籍而以官租捐納之則得矣戍兵由是免害有省臣獻廣西地肥沃可爲  
田徙湖南居民往耕之當調戶五千君力言不可平章公是其議奏止之獻田  
者復調兵征思明發運粟入賊境道遠兩淖荷擔者各持去志君憂有他變出  
直募民民樂受以往峽州歲饑請粟于官有欲核驗始發君言饑民朝不及夕  
使核驗死當過半矣大德二年進本省理問官推誠燭幽莫有滯濫而言論風  
采彬彬文雅蓋以吏治濟其儒行者與四年改江西省理問官究僞楮獄得直  
于時翰林承旨閻公復持士論賢否有言曰白文舉父子兄弟俱有文名敬甫  
幼負俊聲老不入翰林咎將誰執奏爲翰林待制復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儀度  
閒整贊導禋祀動不踰矩蒼顏玉立真善爲頌者也桷向爲翰林應奉幸得侍  
同朝聆議論接顏色寬厚平實言金諸老行事歷歷指掌晚自號竹梧其爲文  
不事雕飾扶掖後進侃侃自持知其於孝友有加也生丙午歲十有二月至大

二年己酉四月卒于官年六十有三積階至朝列大夫有詩文若干卷藏于家  
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真定路真定縣之朱洛村曾祖仲溫隱德里居妣李氏祖  
宗完金故贈朝列大夫輕車都尉南陽郡伯祖妣李氏妣張氏羅氏君羅出也  
娶盧氏中書架閣管句順之女翰林承旨摯之女弟男五淵安福州儒學教授  
沆蘄州路蒙古教授皆蚤世湛今承事郎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都事洙國  
子學正灝江西湖東道憲司書吏先卒女三長適李棠靜江路稅課提領次適  
甄遂良季適李權河間路某州樂壽縣尹孫男八貞采暹辟楸 樞桂孫女四  
曾孫男一女三湛爲元帥府都事楠適請告歸里以事狀拜且言先君子嘗得  
與子同院銘莫如子楠謝不敢辭乃爲之銘曰

有完者圭藉之以韋不泄其溫裡祀用祇受中以生剛柔是宜木神則仁其用  
不跛顯用太常幼敏且岐挹其粹精飭躬以教黜明養潛爰燭姦暴匪伊求之  
我曷望報道在一源挈以簡要詹詹炎炎益飾其巧佩玉舒徐六轡濡如執簡  
以陳矢言不迂彼計功者承色善趨較以虧成卒喪其軀有高維閔茲爲守儒

恆山之陽松柏茂直詔于雲仍是謹是則廡仕之初壘簷踵奕詢彼故老曰惟祖德我銘孔昭庸告爾無斃

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馬公神道碑銘

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馬公踵門以告曰惟吾先公隧道碑未立子職在太史勳舊死事貞逸之士嘗焯焯紀著登載金匱先公仕雖不顯其見知于世祖受學于碩師河內後進猶能誦習遺事敢以行實告它日上其事史館則子實前史官庶幾傳信可永久敢再拜以請謹按公諱充實字士輝覃懷河內人父庭大父某皇朝入中原略地定圖貢詔大帥專除授嘗得署郡縣副貳兵亂大父以上名諱弗可攷公八歲遭大喪從母完顏氏攜載以從其夫李侯侯長萬夫隨征六盤善謀畫裨贊李益取自助六盤爲高昌要衝高昌之俗收經史立校官地與西域接故其聲音文字詳於諸國公得其說而習焉世祖皇帝大一寰宇命以其國語別立文字用於印章宣勅其字母與西域相近公旁曲通暢單出雜比會其指歸學者爭詣門請業許文正公薦于上以儒服入見于柳林委

由問時事悉以國語對上大喜錫以錦帽語翰林學士承旨某公左丞相耶律公宜以爲稠人師遂僅授將仕郎懷孟路蒙古教授再授承事郎襄陽路均州判官然不樂仕進嘗曰我能知樹藝遂力治其閒田因原隰以種所宜木春華秋實茂鬱滿道過者咸曰此馬公手植也縣西有田二十餘頃皆先世業歲久勢家悉占其肥沃後服公純德始願歸其田卒酬直以受方許文正公講授鄉里時靳許可遊其門者察以歲月始命執弟子禮獨見公篤厚溫謹卽俾就列授性理大義以躬行爲先公能守之故其退讓無干進之念而恂恂里閭克修克儉皆師訓也文正公侍帝所無虛日懷孟素產地黃可釀酒其脩治貴精謹上問文正卿弟子孰爲誠實卽以公對公素知製法得山中石泉如法釀以進許公之薦將由是俾嚮用而事若不偶公復不以爲介豈安於命分者與後有奏爲河渠使者又將奏爲蒙古院學士皆力謝不受里中有德大師金內族年過百齡能知人壽天前後俱尊異之公甫生一日德夢其故友宋讓曰吾今爲馬家子矣後抱示之摩頂卽爲笑容噫死生事不可詰若前史所載又有若似



焉者寧勿書卒于至元二十九年四月六日年六十葬于河內縣青平村先塋  
之次娶劉氏征西萬戶某之女後公四年卒生二子長鑄卽元帥公次鎔朝列  
大夫廣西海北道肅政廉訪副史次娶李氏生二子銳奉議大夫廣州路治中  
次綱皆蚤世女五人適陳吉甫張漢卿王某朱仲德楊某鑄男四長德潛內監  
尙衣次德源德淳皆國子生德淳今爲鎔後德淵府學生女四適太祝王世昌  
戴彥實李起宗郭成可銳男二德潤德溫曾孫一孟孫至大三年鑄爲禮部郎  
中推恩得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扶風郡侯諡莊惠劉氏贈扶風  
郡太夫人李氏封扶風郡夫人鑄官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又贈公  
某官劉氏贈某夫人大父贈某官大母完顏氏贈某夫人桷於是言曰仕嘗  
患弗及其身歿而子榮推其榮以及其先而爲善之效著矣世固有極其顯光  
歿無德以傳卒至于子孫流播可勝道哉元帥公中外揚歷清白益者今帥浙  
東事不苛求而明燭幽隱不爲己甚遺其後者猶先公之志是宜銘詩以昭來

世銘曰

相彼土田或隰或陵深根平培蒼焉以升實者缶之茹者釜之梓漆是供絲枲是輔種不亟求曰惟歲年視彼種德亦云其然温温馬公植善無倦仕匪蹇時從我之願經緯聲音服習訓則奉盈彌謙以退以默詔爾孫曾戰競是承蔽芾長松勿替厥聲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贈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

永國公諡文康閻公神道碑銘

世祖皇帝應期握圖肇函諸夏文經武緯各當厥職粵惟東平地接鄒魯時則有嚴忠武公披荆翦蕪扶植儒學作成逢掖卒能敷文帝庭風動八表鄆之得人號稱至盛而閻徐李孟世名以四傑焉自至元至于大德更進迭用誥令典冊則皆閻公所獨擅公諱復字子靜幼入東平府學蜚聲炳著操筆綴詞賦音節和暢融液事理率占爲舉首幼從贈翰林學士康公康大器之太常徐公道隆年長有聞譽不敢以後進待公在翰林最久贊書積几高下輕重擬議精切傳誦以爲楷則其待僚案擇敏秀者自近不滿意者不復強以文墨任滿不調

雖請託亦不得以敘遷故事表牋自待制而下分撰公命各爲一通輯其精良融爲一家而別擬以示其屬始仕東平行臺書記御史臺掾至元八年入翰林爲應奉文字進脩撰十六年陞翰林直學士十九年侍講明年兼集賢侍講學士于時兩院皆領會同館由是自應奉至侍講皆兼會同二十三年陞翰林學士改集賢學士大德元年復除翰林學士四年拜翰林學士承旨而知制誥脩國史皆視其職以進其補外職則僉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浙西道肅政廉訪使世祖陟方召公草詔于上都成宗繼崩復召公上都武宗卽位首上疏曰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朝論譴之賜金錦白金以彰其直顧公老矣願致事以歸乃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給半俸以佚其老且命壻李嗣宗特授承直郎同知高唐州以侍養仁宗在東宮時知公歸特遣使賜幣命公卿設祖帳于都門外桷嘗以院屬侍公入議事堂鵠峙山立中外各改容以奉語簡意足不屑屑持辨爭丞相而下皆傾動一日草詔書其語意難以入國語大臣疑之有集賢學士亦出微語公召掾史具紙筆請學士改撰學士大愧卻立會食

畢公改爲之而前詔一字不復用一坐大驚公以文墨自任不肯爲緊要官罷  
尚書省時世祖召入便殿諭以卿爲執政官何如公謝不能世祖曰知讓誠美  
事宜勿強成宗擇相召公密問曰左丞相缺孰可任以江浙行省左丞相某對  
益稱上意其陳于上者大較若是定孔子主祀賜孔林灑掃及祀田皆所建明  
興國學論廟樂所助爲多而其在憲府以敦本崇化爲先務當大德星變疏十  
九事皆切中弊壞成宗賜楮錢萬以優寵公受知成宗爲深嘗問其所師承金  
玉幣器錫賚有加仁宗初政首命召公以疾辭皇慶元年三月某日年七十有  
七薨其年五月葬于先塋之側公將薨時夢游祠宮有道士迎問公年口占一  
詩以答覺而言曰吾殆云逝矣世方倚公爲重而公不復少留可慨也矣其所  
爲文號靜軒集內外制集若干卷將傳于世桷由泰定元年得告歸里越明年  
公之壻奉直大夫南臺監察御史李嗣宗以書來海濱告曰子職在太史出處  
大致子侍承知爲詳隧碑未立願登其事于石以貽永遠桷踧躅莫辭謹按闔  
氏平陽人今居高唐州曾大父衍贈嘉議大夫大司農卿永安郡公諡懿德妣

趙氏永安郡夫人祖和叔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永安郡公諡昭獻妣武氏封永安郡夫人考忠故高唐主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永國公諡惠穆妣牛氏劉氏追封永國夫人娶尹氏趙氏李氏男一嗣慶以蔭授奉訓大夫廣平路威州知州未任以疾卒女一孫男二翁安翁壽女適卽御史君也公旣下世婦弟淮東宣慰使李處恭時爲吏部侍郎慨然曰吾寧使闔公終無以易名遂請于朝得贈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永國公諡文康其姊亦封永國夫人而公三世亦以令典得追贈並榮猗歟休哉銘曰

泰伯之曾食采於閭因邑爲氏慶源涓涓太原之閭顯武後唐戰多著名分茅爲王有孫曰象決科就文撫綏降邦拯其溺焚迢迢裔孫實家平陽試邑死事和川歸藏是生惠穆占籍名郡推誠急施樂善不靳教子有行俾離其鄉業精行成何求不償顯允文康以文偉著執其牛耳莫或敢侮斟酌泰和密勿元氣英露喬雲萬物屬臯鎮于詞垣幾四十年矜彼不能擢才進賢維我世祖養茲國珍薦更三宗猶昔舊臣公歸白雲多士盡悼凡今日能亦公所造何以遠貽

有豐其碑實茂聲弘播于銘詩

周瑞州神道碑銘

景定元二間賈相某隱城下盟罔宋帝理宗邀奇功外受強寇內括民業廷紳  
鉗舌奉風旨稍異議輒諷臺臣斥去小者歸田里大者入蠻瘴時則有豫章周  
公以史館檢閱入對曰李壇由山東來歸實急而求我區區一旅瞭然可見借  
援無功彼敗我辱招釁之道梁武在位四十餘年卒墮其計陛下臨御日久不  
宜復蹈前轍父全逆叛著在信史已登告于祖廟壇乞改正是作史者誣枉逆  
全行事淮東人猶能道此亦陛下在宥之所覩困獸投林誠不可使縱意干紊  
又曰臣近覩輔郡和市富室田業以備軍餉良以和糴廣造楮多楮多則楮益  
賤是誠不可不變通也今所在置司擇其上腴低直以酬又欲令賣田之主抱  
佃輸租歲或荒歉田主必當割他租以補他租既竭歸于耕夫耕夫逃亡歸于  
鄉役可謂獲近效而忘遠慮自漢以來納粟補官歷代循用輸粟既微補爵亦  
輕不足以動豪民臣宜以爲由尙書省樞密院吏員爲出身定品格立止法則



大家相胥以勸可以立辦粟可無糴楮可減造矣疏入相大怒言者急擊去而公風節言論著江表公諱應合字淳叟七歲授詩書通習大義年十七父如翼贈朝奉郎母胡氏贈安人相繼卽世逮事王父友賢以卓行稱宋寧宗朝嘗旌其閭書棣華扁以賜號爲棣華周氏嘗從棣華君至近郊望邑有火光亟返奉安人柩入祠堂袖神主以出王父奇之紹定四年詞賦應鄉書不中始悔曰吾安能事雕刻乃學春秋經結廬深密探微索幽從者益衆淳祐九年應試兩浙轉運司果冠諸生十年有旨試轉運司者入別院復在首選授江陵府府學教授待次歸里授生徒曲爲講說會歲饑首率鄉黨立三事一曰貸貧民二曰濟疾苦三曰賑游末包公恢記曰是三者足補義社倉之未備十三年官江陵首講孟子曰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此凡民也士無一日而不脩士不當以壯幼論師友言行去其偏黨據會立要學者深德之創鄉射齋申勵武備別立凡例以脩郡乘趙丞相葵雅知名會宣撫荆湖辟爲元寮以志書未成辭馬公光祖帥荆湖師援夔路俾爲屬主贊畫蜀事益急詔趣馬公援蜀馬公聽羣議

不決公獨贊進師乃解開慶二年馬公帥沿江復佐江東兼長明道書院淳公嗣久絕詢諸池陽得五世孫偃孫以主奉粹二程遺語若干卷復以馬公命爲新金陵志自史館歸外補通判饒州後攝郡事決疑剖姦絕煩擾催督部使者爭薦之咸淳三年主管華州雲臺觀四年通判寧國府其治如番而補其前補復攝郡事大脩學宮除輸苗之不便於民復梅都官諸孫斥豪禁吏人不敢以犯湘帥汪公立信舊同寮奏辟通判潭州兼參議官丞相審治行目諸賢文章無虛歲亦欲俾出門下諭意長沙毋行公不可相聞益怒會江文忠公在相位以國子監簿進擬亟命御史李珣褫劾德祐元年登極恩復官是歲賈相兵敗走維揚起守寧國江西以瑞缺守辟知瑞州將治兵爲固圉計與帥議不合劾去素善訓子長子天驥年六歲敏記誦宋有童子科俾習之年十一以能文詞舉後登上第人取以爲法寰宇合一天驥守吉州迎以養卻甘茹蔬感慨遁迹人不知太守爲有父至元十七年卒年六十有八眉山程尙書公許嘗語曰君理義則濂溪章表似平園以溪園自號爲宜維周氏籍會稽唐以憲銜官鎮遏

江州曰勅爲御史中丞銀青光祿大夫因家江州六世孫曰師教訓生徒里人稱曰一經居士又三世曰昌元妣胡氏是生棣華君子男四長卽天驥次天虎天鳳天龍女適朝奉郎經略參議官吳疇吉州教授劉明仲從仕郎潭州路湘陰令冷頤孫孫男十二志道某官志仁志德志學志義志立志遠志禮志行志敏志伊志崇曾孫男十六女二四世孫十有八五世孫三娶王氏繼萬氏俱封安人其葬在吉水縣同水鄉臻善里鷓鴣山之原天鳳幼歲入官熟昔時言行罔缺軼楠備翰苑屬與之言論傾倒身履目接人則曰官簿不足恃久而曰彼兩家不可輕楠投紱歸里強使校文天鳳以泉州推官同在院未幾楠以喪子歸天鳳請銘銘曰

蹇蹇史君內剛以文察其要機叩于帝闈蒙恥冒功厥腥四聞我后不知惟相之云佐郡未幾輒劾以去冥心委順不懼伊沮山鑿野刻勤彼纂組謂宜掌制命則不遇教子有謨見其提符我實故臣逃空以娛叔也秉文庭誥靡渝詵詵者孫冠佩是似宦若不偶名則罔替昭銘松阡以告良史

有元故贈中憲大夫中書吏部侍郎騎都尉陳留郡伯郭公神道碑銘  
大德十一年桷再入翰苑郭侯郁文卿時爲江浙行省都事獲締交焉見其受  
易學于侯先生得見尊公于庭下延祐五年文卿爲中書檢校余時直集賢來  
往益密而其尊公正席危坐凡辱交于文卿者咸執弟子禮嘗聆其言曰吾兒  
幸竊祿位不敢以自喜其所行事未嘗不察其指要而足以垂後者亦將以示  
吾子若孫居吾語子焉始兒以吏能及格爲掾都省定水縣門計功以便民民  
不敢謾而官費以省晉山荐饑且疾疫親歷其家去僞冒爲善藥以治得活者  
三千人爲宣徽都事行省都事句稽奉公增餼羊若干而浚役于松江者去其  
工直十有六萬石吾懼其瘠于民也民不以病是則吾之所深喜也于時衛府  
調卒萬五千至都城計其往復俾俱以九月集白于省大臣大臣許之至則器  
甲精銳士馬肅給爲諸省冠其餘稽工會程而不志苛刻於余諸孫良有望矣  
其在浮梁也迎余以養見其治學宮立鄉校廣弟子員知余後裔之必有以儒  
術顯者矣公之語於余者知其嗣必昌也公飲酒不亂道金朝遺老行事猶能

反復感慨鄉人尊爲隱君是年八月卒于京師得年七十有六公諱天祐字祐之世居汴梁封丘縣呂村祖進考誠嘗職民千夫長娶林氏汴梁爲金遷都兵逼野處僑居大名大帥器之因以長千夫郭氏大墓數十兵亂蹂籍不可攷而新塚猶存三房審其爲大家明矣延祐六年八月某日葬于先塋郁爲浮梁州以大賚恩進封奉政大夫知宜興州驍騎尉延祐七年郁授中順大夫知高郵府至治三年授中憲大夫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泰定元年授亞中大夫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二年七月贈公中憲大夫中書吏部侍郎騎都尉陳留郡伯未幾郁改授慶元路總管楠嘗以謂貴顯之及於親必原於遠祖親榮矣而考其若子之行事是猶望於後也自侍郎之無祿亞中公四歷要官楠略其治狀以侍郎之言爲可證豐功茂德見於去思誠不在是也配李氏累贈陳留郡君公男四長亞中次迪嘗爲錢穀官厚海道運糧萬戶府百戶仁以黃陂主簿今爲江浙行省掾郁娶孫氏封陳留郡君子三澍渥國子生壽蚤卒迪娶崔氏子三厚娶崔氏子四仁娶孫氏亞中來乞銘銘曰

大梁之區厄爲兵墟層城鬱峨以難以鋤維郭氏先歷有譜圖迢迢郭公在唐  
紫朱吏部有謙弗克以居以其先聞維訓蓄畚味道養齡擊鮮以娛治官莅民  
考于庭趨大樸弗雕盛德莫踰維公有子克遵令謨述銘孔昭勿替勿渝

王氏先塋碑銘

延祐四年中書左丞王公出爲江浙省右丞將行天子遣使由上京傳旨曰毅  
其勿行七月拜中書省平章政事由是推恩如令式得贈其曾祖爲正奉大夫  
山東東西道宣慰使上護軍魯郡公妣周氏魯郡夫人於是平章拜命惕然有  
言曰維我祖蓄德閱華慶貽孫曾稚味實蔑克稱天子寵綏于臣子厥亦赫厚  
願敘先德以收合宗譜子職在太史爲我表而銘之桷謝不得辭謹按郡公名  
汜世家德州平原金將亡士族奔播南徙郡公有子全甫七歲隨從母走亳州  
稍長壻田氏由須城鄆城三徙後占籍汶上晚歲嘗謂子曰吾幼罹兵凶僅能  
記我考妣名字遺孽舊事不復省今祖墓在平原郭東北五十里曰水務鎮我  
死力不能歸葬若等毋忘平原也今以平章累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魯國公公二子長田玉次曰傑二女嫁張氏葛氏玉嘗一試吏輒謝去  
謙約無表褻策杖鄉社通慶弔煦煦無億意今年八十有四以榮祿大夫河南  
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魯國公致政于家始平章以詹事歸養魯  
公曰聖天子軫齒召至渥我雖毫尙善飯汝不效犬馬報居家何爲也又附詔  
使奏曰不佞老臣骸骨堅且強謹遣臣毅一心事陛下上大喜特授集賢學士  
資德大夫其配郭氏朱氏封魯郡夫人後以推恩進郡公訖封魯公魯公子三  
人長平章平章子思恭思齊思聖思誠思明次子謙謙子思禮思義幼子鼎鼎  
子思道思問曰傑魯公弟也子四人愿讓諒懋傑孫思正思進思忠思温思益  
噫平原之墓由郡公得封今始有表焉郡公之若祖若父名字弗可考隆然北  
域則皆在其上而諸孫之與平章同高祖者凡四房猶在平原居平章振興于  
百年之後因郡公之追榮合譜繫族俾五世之本支橫列旁附將使之孝謹自  
將益昌其祖可謂厚也已銘曰

昫昫平原土墳宅舒民用泰寧聿勤佃漁自河雲奔邑屋播逋有變者雞宵衣

走途九折其行益南以趨由毫投汶靡定厥止稅于須城客鄆以俟復還于汶  
以罇以耜望彼北河有隆坡陀企焉音容戰兢弗磨衡門之棲輅精養和曰我  
此有籍我墓伊何戒而孫子勿忘勿圯番番魯公樂道趾燉允也魯公不銜以  
試藝而黍稷亦有魴鯉遨嬉大耋訖用壽祉篤生辨章爲國之梁夸毗弗師佩  
瑀秉璋諤諤蓋言百壬避剛始事東宮岌高偃讓告疾遄歸厥聲四揚魯公在  
堂曰汝來庭國恩靡效慎其寐興汝車疾驅我錡斯寧鴻化惟幾靖希隆平勿  
忿以媚勿喜以矜帝曰汝嘉庸遏南征乃晉平章袞衣具榮視品追秩三世是  
錫平原之塋松柏茂植維高維曾爰勗懿德寸雲敷功下土霈澤嬋媯祖芬肅  
爾承翼合宗別支秩秩毋紊瞻彼中林王氏之本匪祖曷思匪譜孰辨春秋墓  
門螿螿在獻紹聞象賢繩武以昌平章之心孝思不忘刻銘先塋久載用光

邢氏先塋碑銘

邢氏世居彰德安陽之交口村金亡大姓散走譜牒塚墓軼塞率高曾莫能考  
名字維邢由酒使君始著君諱植字子實幼隨父母竄處林谷親疫死從兄林

歸里力樹藝自給厚德卑讓以先業奉其兄後居城中蓄善貨取贏頗以財自振尚義急賑兄無子訖盡力治生死每曰嗇用近禮愛物近仁執信守常吾何慊焉坐肆中有客數人貿縑於肆者罷肆縑有白金遺焉追客莫及明日客至君先授之客曰果有遺不意在君所誠大長者相謝以去庚戌歲大災郡蕭侯率民攜縁缶力用命不可滅至君舍乃反風侯敬禮之始以推擇爲酒使歲終第籍上府窶戶無所納乃悉以己財補輸之書券於君者毀不問後不肯仕鄉閭化之至元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有二日以壽卒于家年九十有六初娶李氏繼楊氏李生子曰德裕字裕卿風度皎峻展君所行整暢爲儒吏擢本路錄事路隸某王分土俾復爲酒使至元四年銓選格行授將仕郎博州路錄事遷潞州判官再遷從仕郎陽翟縣尹又遷承事郎藁城縣尹其涖博州調征南軍不使富民委役於貧潞州有疑獄立剖之而讞陽翟獄尤著民王氏有婢竊其簪珥酒壺以逃盜不可得註誤相連坐乃密詢其素所往來或曰王氏姪誘婢他之度不可俱行因殺之以利財後卒獲其姪一訊輒引服縣人大驚爭持酒殺

以賀在藁城會真定無極縣軍隊長匿戍卒鎗二萬五千緡詒言室中夜遇盜告于官三年不能獲捕盜官多受罪挾疑似坐獄者三十餘人府以白樞密院咸曰是能決陽翟疑獄者檄君以問入其室左右視驗實無有盜跡呼其孥二人別居之所對皆異辭遂直入其室發床下軍鎗咸在卽日獄具而君以二十九年六月一日卒于官年六十有七初配王氏再配郭氏皆葬于交口之祖塋有子五人長曰秉仁字仁甫曰秉義某官曰秉禮曰秉智某官曰秉信女四人皆適士族孫七人女孫七人仁甫始由憲司筮仕入掾臺省兩爲太醫院行省都事鐵冶正副提舉一再爲二千石治撫州興學禮士盜不敢入境治廣平亦以善理冤獄有能名郡民立去思碑以祝之今以嘉議大夫禮部尙書致仕于家而藁城君卒以尙書爲提舉時推恩得贈朝列大夫騎都尉河間郡伯王氏郭氏皆封河間郡太君尙書之長子温字孟直更迭省部由御史徧歷中書左司官諳習故事而克謙慎脩以禮度自處今授亞中大夫大名路總管將之官致尙書公之命曰父子俱受朝廷殊遇列三品夙夜兢惕實爲先德淳蓄再世

以昌悃後人徒知邢氏之盛而莫知二祖之勗善培本者若是願刻諸墓上因子銘以昭示于後乃銘曰

雲雷之交經綸靡寧上降下騰甲圻是承劬儉于躬不企其成蓄極斯泰奕奕振亨折獄探情罔用口才嗇以裕衆茲惟艱哉維子維孫享其胚胎仰俯橋梓播美益培霜雨濡降永思彌虔詔而後昆絜其簋籩仕以飭身止以樂全過者必式茲爲邢氏厚德之阡

任氏先塋碑銘

青齊由尙父啓封土沃民阜擅魚鹽之利山水險阨雄偉冠鄰壤昔時宰輔願優逸自便者爭乞守是土勝概見於職方氏數千年盛矣劉豫猊父子背宋以千里赤子驅爲兵徒犯順滅德金主悟其元惡傳旨就戮而青齊戶口物故過半完聚未幾李壇復懷逆抗拒齊部所領益莽爲墟落痛矣哉任姓世著滕州傳緒益遠有元帥府君諱杞以宏諱府君爲遠祖葬于薛河源宏有七子擢文武科墓碑燬落今由元帥府君始可譜府君娶王氏二子長曰銳金武舉進士

終千夫長次曰釗字某某幼長戈革篤考古今成敗以進取自任鬱不得志持素所講習訓導鄉黨陳義抑惡片言總榮恥薰受以化咸曰繫任公所成就郡縣以其行舉于朝辟行軍總管再舉沂州臨沂令皆謝疾不就始由沂州歸于滕築室祖墓一日蔓火燎于野逼墓次公號泣伏墓所有頃火由宅行郡嘗上其事府君曰吾得歸故里守丘隴奚外慕焉美鬢善容倜儻以隱逸自傲至元二十四年九月六日年八十有一卒以孫貴贈樂安郡伯娶周氏贈樂安郡君三子長曰榮曰滋曰英榮由元帥府知事陞閩海道提刑按察司經歷以不樂入嶺嶠改授廬州嘉興總管府知事善心計仕泊如也以子貴贈某官樂安郡侯娶單氏贈樂安郡君生子四長曰居敬善吏事所至有能名爲建康般陽路總管今以通議大夫禮部尙書致仕娶王氏樂安郡夫人尙書子擇善承務郎樞密院都事執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譯從事女三孫三曾孫三曾孫女一曰居禮房娶李氏七子師善中政院管庫兼善泰寧路司獄思善蚤世明善進善悅善從善始學仕曰居仁房居仁爲鷹房總管府經歷娶王氏馬氏志善適善



達善宗善曰居義房娶丁氏伯善性善友善合子孫與曾孫四十一人郡伯次子曰滋房娶李氏生子四居安居信居寬居合孫與女二十一人郡伯季子曰英房四子居實居慶居厚居德合子女十人嗚呼由府君至于今凡五世通其譜幾百人世莫可儷豈非其孝感于鬼神蓄極以通故仕者振于朝而其未仕者各相勉思繩祖武以自顯匪表于墓則曷以彰盛德擇善深湛雅思見事不苟與槐同備屬翰苑厚善而尚書亦屢瞻其儀度俾有述焉奚敢辭銘曰滕薛之間任國首封傳於東都齒秩有崇禮食是問邈其遺風泱泱三齊絲枲沃豐執智秉機厥俗攸同允也府君厄於兵韞閱詳興衰訓言閒閒左闔右塾化其慆姦隱身墓廬以號以攀仕不強希榮恥莫干雲藏靈淵磅礴蒼鬱朝躋于陵百谷瀾溢德盛莫居子孫秩秩聿來墓門展祀芬苾敘昭辨穆孝謹罔失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元 袁 桷 撰

墓誌銘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公墓誌銘

代院長作

大德七年正月辛亥翰林學士趙公晦叔卒於官其年十月中書右丞相入對天子曰趙與票事世祖皇帝幾二十年事陛下亦將十年敦確清謹今既死無以歸骨于里敢奏以請於是天子命有司賻緡五千復給舟車傳費俾其喪歸將行孟實等以狀來請銘復往歲直翰林公爲待制其敘遷也亦相先後知公尤詳義不得辭方至元十四年間公以驛來朝深衣幅巾見世祖于上京冰澄玉瑩詞氣整朗言宋亡根本所在親切感動世祖傾屬自是入翰林爲待制爲直學士累遷爲真學士公之爲侍講也言江南箕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壟暴露皆大臣擅易書詔明旨又言庚寅歲大霧蔽塞正月甲辰虎來西城其徵爲下臣執權箴政言雖不行而公閉門待罪後司徒公俾同列諭意始復入署

公每視職清望近思欲以言議質直理道確近條縷報上故所言嘗若剴切無隱而世祖皇帝沈幾先物神量莫測或爲公懼至平章政事不灰木公爲公奏私負歲積皇帝曰得非指故臣爲虎者宜官酬其逋別給廩粟布帛以養由是始知君臣相與脗合明著如是曾祖伯洙宋朝議大夫知南外宗正事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高祖宗正某南遷時丞台州黃巖因家焉伯祖師淵與朱文公纂次通鑑綱目凡例微言奧語耳受身履故公所行尤近嘗與許公仲平論伊洛閩域首言力行致知清簡惟高沈默自祕皆東南極弊文以顯道捨是無以議許公深然之至觀公待人愛士恩禮周洽不爲疏數翕訾其持家簡泊無復商榷計慮非深知道者不能也天性孝友自宗正而下四世力請于朝而復其役贖姻黨男女爲奴而不能歸者凡十有一人始登宋辛未進士第爲鄂州教授由鄂來京師迄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積官至嘉議大夫年六十有二其所成就不爲甚過而公以榮祿豐遇爲可愧不獲老田里爲可恨噫公之心如是而已矣初娶夫人舒氏不一歲卒

歸橐中裝于婦翁不取今夫人史氏三男子孟實以公爲侍講時特官爲承事  
郎同知瑞安州事孟賚温州路蒙古學教授孟貫將以廢入官以某年某月某  
日歸葬于黃巖塔山之原復嘗讀大雅文王之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  
旣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以知文王之德之盛  
商士之恪謹溫遜篤承天心維我世祖明德造邦式混區夏內外小大共爲帝  
臣而公陟降左右承賚接錫終始若一至於不幸而死今天子復申命而寵綏  
之則公死猶無死也是宜銘銘曰  
祿不斂贏謀不課利我以其拙彼以其智衣敝策駑內澡玉雪誦聲清泠鏗出  
金鐵謦謦九關壬人殞魂維帝有訓四方于聞之身云亡之德不爽丘環麓茂  
一息以往繫畀之豐維時之通尚詔後人以封以崇

奉訓大夫昌平等處屯田總管贈亞中大夫永平路總管輕車都尉宣

寧郡侯劉公墓誌銘

太祖皇帝沈幾整武蹙金踰南乃肇定中原物土萌蘖橫出迭變莫能稱上意

將草芟而獸蒐之久而曰噫吾赤子也始料其民俾執藝不作故家大姓爭占籍自詣遂得脫鋒鏑野處以居飭材辨器咸精其能而人益效用國以富強猗歟盛哉故昌平屯田總管劉侯之祖仁時爲金軍器局副使治于汴至是率其屬徙北以行副使之考秉文家河南世儒族讀書通大義審金將亡兩河大饑家故饒傾所積以食餓者或曰歲荐饑宜善蓄以俟府君曰國迫民流旦夕當走守穀可乎守子孫可乎後副使由燕居宣德奉府君以養終葬于宣德爲祖域首焉副使隨軍而北也諸匠官所領道亡過半獨副使整部伍工作皆完繕帥大人奇勉之曰吾當入白上擢以美官卒俾見太宗皇帝授諸路人匠提舉後陞總管以終其配馬氏故涿郡馬令公之女孫男三人長伯英雲州判官季伯豪安平縣尹仲卽昌平君諱伯傑字巨卿習土俗騎射尤善諸部語言初從其父至大興見尹郭汝梅郭以能理劇知名善鑒識一見卽命佐麾下使候賓館使者鞭帽駢集指畫不可辨能悉其語意周折省約使各慰謝以去尹益取自近壬子春憲宗獵瀋州柳林尹日扈從治供頓一日上問尹近郊歲入州戶



籍多寡尹愕謝莫對輒從旁具對甚習上喜顧侍臣曰是人宜爲官官寧有不  
能會供應官忤旨受誅乃授警巡院判官卽不避署事先白所司言京師號賈  
區奇貨善物可立致官減其直歲盡且不與雖百置市令無益卒如所白而官  
取需始輯秩滿府咸曰捨劉君孰使遷本院副使再遷院使歷院四曰大興宛  
平易縣樂陵循撫慰煦倉卒泛索不假氣色卒不使煩擾事益以理古言京師  
號難治若內縣得一善滿輒蹈足以去君所爲官凡七遷皆畿赤繁職使忤貴  
近一斤不復上驅民迎合將促數苛擾曷得更取迭用以自顯若是則其治狀  
可無愧矣其治樂陵也鷹房數百人從旁縣來糗肉滿馬尾意樂陵可稱意讀  
令諭之召其首曰使果犯誠不貰汝卒避去推樂陵所爲政其治宅縣與府院  
蓋可知也後爲昌平路屯田總管積官至奉訓大夫卒以至元二十三年四月  
某日年六十有五其葬在大興縣招賢鄉烽臺村之原男六安易縣尉蚤世弼  
監太倉支納致事裕宗皇帝年勞補官積遷中大夫建康路總管府事佐承務  
郎同知深州事敏從仕郎深州判官敬承事郎藏珍庫使女三長適幽州賀進

次適承務郎尚舍監丞蕭某次適嵩州判官田從義孫男九可大將仕郎同知馬籠州事可久蚤世可浩崇祥院尚印可任幼侍東宮進義校尉行篋司藥局副使可復可真國子生餘尚幼孫女五長適安平王某次適幽州郭炫保定于傑幽州朱棟蔚州宋某延祐中贈典行致官三品得贈二代始追封亞中大夫永平路總管輕車都尉宣寧郡侯夫人宋氏宣寧郡夫人而祖父亦贈中順大夫宣德府知府驍騎尉宣寧郡伯配某氏宣寧郡君桷往與太常博士楊君宗瑞游過其塾見劉氏諸孫齊襟受經雍穆有度而建康公禮法自持未老倦游肅然以門戶訓勉今觀博士行述儒素之積實由河南來禮不忘其本遭時熙明將於是乎振遂不讓而爲銘銘曰

巍巍元后成玄功誕戈誕指中州從麀驚鼠竄耄與童土金石木獸草工各飭攸職程作供徙彼儒族漸勁雄敕甲奉貢朝紫宮語言清琅續耳聰指掌代對剖臆胸天府赤縣更選庸貴瘖獷伏坻容容游刃不缺至理通大椿靈根壤墳豐美蔭蔽芾宏閱崇鑱銘堅珉德彌隆

將仕佐郎信州路儒學教授陳君墓誌銘

大德丁未余供奉翰林與廣信陳志仲游粹然以容慎密不妄言間語昔時祖子孫家慶故事志仲莞爾言曰吾大父迪功君大母程夫人懼兵難時年七十餘我嚴君衛鄉保入侍二老人嬉戲盥饋奉禮如昔迪功君年愈高別築華山梅堂以奉益不復知有世事于時諸孫實五世矣迪功君號南隱翁翁終時年九十有四方南隱翁無恙時諸父皆逝唯吾老人力整門戶訓兄弟子後以儒術興者凡若干人幸爲我記華山焉己酉歲秩滿南歸余師剡源戴先生教授信州亦還言廣信多郡博士獨陳博士溫讓材智篤素慎行爲第一方有司急庸調徵儒生幾二千人能力言而盡復其役汝官京師有名敏學字志仲者其子也與之游乎未幾志仲以信州教授致仕命歸榮其親後爲宮師府司經典籍稍遷太常留錢塘遇之則又曰吾親年七十時嘗爲書授敏學曰年至而仕非古也壯者必仕仕不求祿養吾視大父年不敢跂幸氣血康完若二兄恂恂善持家勉若以仕勿懼也皇慶癸丑余復入史館志仲則以太常舉將爲博士

冬十有一月訃至凡所與游者皆入弔越三日凶服踵門泣不能言以國子博士虞集之狀授桷俾爲銘君諱萬里字德甫弋陽縣人幼善屬文長從工部侍郎諱公禾學詞章起居郎徐公直方受理學謝公枋得張公卿弼植志節咸淳癸酉薦于鄉後起家廣信書院大修燕居堂面帶湖立諸生論古今成敗道理遺言微旨文質益損皆口授手畫諸生不忍去請于官留帶湖凡十年南隱翁卒學者咸會葬焉雅性寬厚善清言與人交久而彌篤歎歲疾札發粟施藥以全活家多書讎證成善本謂諸子孫天佚吾老吾遺爾書守儒爲準守身爲本餘何言哉壯歲慨然慕詞學故於章啓語尤精噫方宋文治時立博學宏詞科番陽三洪公周文忠公迄致清顯至呂成公真文忠公闡正學彌貴重真傳諸徐鳳徐鳳傳諸尚書王公應麟公曰中是科者實有命晚歲問難無以承諸生徒自辱爾桷聞是語愧汗累日今幸與志仲交意謂從廣信山中論竟斯道今不可得矣屬續之曰戒勿用浮屠事實以九月某日卒得年七十有六以某月某日將葬于永年鄉之吉田曾祖謙道祖應隆考文光卽迪功君也長子誼次

天驥皆爲郡學官先娶程氏出次敏學將仕郎太常太祝今方氏出女三長適方晟次徐某次方天祐孫男七人長師中第五孫弘爲大都路儒學錄孫女五人曾孫女二人楠嘗謂士患不得名巖居谷隱一時推可多任俠尙輕重若先生者休然養名平進安時鄉閭化之郡縣企之孫曾承之歿有餘德古所謂鄉先生者陳氏之門見之矣是宜爲銘銘曰

日劬其躬以濬其逢不逢樂天脩齡以終帶湖之徒來會幽宮彼列者泉樹之青松而子而孫慎其延弘式昭墓門百祀弗窮

### 陳士直墓誌銘

咸淳三年浙西提點刑獄戶部陳公卒大臣以公清直挺著特官其子鬻伯是曰貴白甫有子命名長曰紹廉季曰紹庭廉言清庭言直也壬午歲余過奉化入其里居拜戶部夫人于堂下退揖貴白甫于賓次識二子焉其季紺頂斑襦眉目刻成煜然碧光流几席稍長羣諸生誦聲琅圓端默絕外嗜又十年貴白甫居徙江澚復入城僑館則季已加冠字曰士直神益完貌益整肅客侍立無

倚怠退具醪茗動中周折不復俟指顧間從士直坐書室鉛黃森錯卷帙整束受業退暇琴清筆潤花竹手植如幢列人咸曰誠有子桷則曰是宜壽且傳噫世胄彫繭夸者馳侈靡卑者淪頽仆幼儀雅言耳目不相接垂三十年脫有能自樹植皆野人窶子椎魯不入繩墨獨士直以故家兒接受薰熟而貴白甫身教簡易故人皆愛士直靜且和足以蔚其宗余亦愛士直將挈而充之使益有令聞大德丁未余官禁林有言士直遵海東游京師遲之不復至己酉歸里貴白甫泣且言曰吾紹庭甫壯以九月某日亡矣其死也遺筆敘訣無怛語獨屬兄置後以慰父母明年春兄果得男曰鑄配汪氏遂育以成其言葬地在宅西嶼山以辛亥十有二月某日窆俾桷銘謹按官譜曾祖諱某宣義郎致仕贈朝散郎祖諱肖孫朝奉大夫戶部郎中浙西提點刑獄嗟夫世患不能持身既壯且脩振衣康莊御轡遠騁其進莫可止輪揉輓敗卒歸于命貴白甫秉德師古迄逢不淑莫紓其悲以貌期稱余復失之天乎是果不可知也庸銘以慰而翁

銘曰



有煜者珠復沈于淵云誰尸之蒼蒼維天雲乘嶼山兆食歸復詔而兄子以衍  
以續

戴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世爲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年  
十三卽加冠入鄉校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學諸父強之乃游臨安于時新  
定方尙書逢辰廬陵劉博士辰翁以論策表厲進士得先生程文大奇之咸淳  
己巳入太學改歲以三舍法升內舍生又踰年辛未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  
科授建康府教授越乙亥歲由建康歸遷臨安府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積  
階至文林郎大德甲辰先生年六十一矣會執政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秩  
滿授婺州以疾辭至大庚戌三月卒享年六十有七先生在建康時先處州通  
守是邦朝夕互還往先生眉目爛聳慷慨自奮欲以言語筆札爲己任嘗曰科  
舉取士弊不復可改幸得仕矣宜濯然自異斯可也後二年失仕歸剡遂俾楠  
事先生始盡棄聲律文字力言後宋百五十餘年理學興而文藝絕永嘉之學

志非不勤也挈之而不至其失也萎江西諸賢力肆于辭斷章近語雜然陳列體益新而變日多故言浩漫者蕩而倨極援證者廣而類俳諧之詞獲絕于近世而一切直致棄壞繩墨焚爛不可舉文不在茲其何以垂後先生深憫焉方是時禮部尙書王公應麟天台舒公岳祥師表一代先生獨執子弟禮寸聞隻語悉囿以爲文其文清深整雅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祕重不妄許與晚歲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薦論而先生不可復出矣維先子與先生總角相厚善暨先生登進士年盛氣邁故舊貶抑者不敢自進先子正色相輔復以不肖孤托于先生誘之迪之獲不失其身往歲解官南歸於是先子捐館踰一紀矣先生始愴然曰先公之德幸勿墜嗚呼朋友道喪久矣過時而哀桷實何敢忘自昔孔門首分四科歷代之士率不能兼有尊德行者後文學世嘗病焉先生爲文尤多於忠厚孝悌之語後之纂言者其必有所考夫文以蘄遠果能遠矣而近者五六十一年或止百餘年其不幸者又皆爲水火燬沒亡紀使誠盡傳也則世有能名者不一二數然視今世焯焯所傳又

皆無是事噫傳與朽始固不論也曾祖辛妣劉氏祖汝明妣鄭氏考灝妣王氏世多儒科伯祖杰端平初爲宗學諭篤厚爲時輩所尊先生詩文若干卷疾革猶手加繕定以所居鄉名曰剡源集治窆張村葬以至大元年三月某日娶陸氏子男四初陽次紀後庚幼儒女四壻曰陸孟孫孫肖翁徐公說袁庚孫孫男女八始先生兩授徒于鄞于宣于杭其徒散處莫會初陽等謂從學最久而知吾父者宜莫如楠遂俾誌其墓乃泣對不敢辭銘曰

桓桓戴系立氏以諡信都九江集禮秉衛在漢國鈞守正忠毅別籍于剡貞德彌勵琅然孤桐不詔其逢浩歸衡門邈焉冥鴻二季重輝續其高風箋經暢隱雅言春容厥壤犬牙旁邑是著方門之支本茂葉附展世斯赫宗鬻攸輔誥誥餘慶聿踵先武振聲鋪華先生是承有煜者光不竦不凌在泮峨冠掩耳以行曲裾長襜祗繫其亨千塗競譌一轍交走正岐前驅白首莫疚發其粹精如瘖脫口如嚮在手如藥在肘屢躓于艱秉禮益閒有泉潺潺有佩珊珊駕言東游曰知者天卒昌其文以終丘樊張原之柏先生手植彼高爲南彼鬱者北告而

嗣子以順以則昭銘墓門過者必式

周隱君墓誌銘

先王盛時以三物教民六行之不脩則設刑以糾之是六者切於人道之日用故嚴以爲之防其理然也降於戰國彝倫益斁孝友著於列傳擁強賞持短長縱恣郡國作史者復傳其事豈誠有激於世乎納粟之令行虛文益張實不見於鄉黨執筆以揚人之美不僞則佞吁可懼也矣廬陵曾君巽申與桷同在翰林狀其姻家周隱君之行曰君諱天錫字極翁吉安路安福州人曾大父大成大父宗元平實自持以累舉恩授迪功郎臨江軍新喻縣丞兄九鼎篤信行歲饑能損粟直以售遇朋友急厄傾貲解援裕如也牟內翰林領史事將薦以自近後不果文丞相信公靳許可扁其齋居曰信太學博士劉君辰翁實銘之是生隱君嘗以詞賦上轉運所江丞相讀其文奇之事親盡孝侍疾治喪悉如禮以遵父志其待於族姻洽於鄉鄰者彌有廣焉性不事表襮勸之仕謝曰吾求全吾初遂因以自號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年五十有二以卒娶蕭氏男長孺

將仕郎征東等處儒學提舉孫男三福祺禎孫女四延祐五年四月甲辰葬柏溪之橫原讀其狀則知夫厚德之延非一世繼志紹聞久而彌光泉蹇於山木生於地磅礴鬱積有自來矣君之遠祖廣爲南唐節度押衙積憲銜爲御史階金紫唐廣明以來有是官曾君平居語不妄孫禎曾壻也曾之先君監察御史縣桂陽時爲湖南主文實拔君爲首選事可證若是銘曰  
有錦綯之有玉匱之蓄兮續之是用穀之廬陵之原豐碑秩秩昭其幽光詞不以溢

楊府君墓誌銘

江南官簿大家運統合一緒墜牒散流降不復可考或者謂聲聞詭激德不稱名馴致是理味其語淵乎有旨哉箕疇敘五福首次以富終之以考終命而祿位弗敘若是則尸祿位者私善惡喜怒鉤名挈譽幸終其身其禍可勝道哉至治元年余校文南宮得一士曰張純仁廣信人也調鄞縣丞鄞爲余里會謁告歸純仁踵門以其舅氏之狀請銘其受氏爲武夷楊氏楊由侍讀學士徽之翰

林學士億顯後有徙信之弋陽今爲弋陽人其曾祖諱崧祖元龍考汝翼妣三世曰李氏程氏江氏考能詩有集曰醉吟李君明通敘之君名謙之字謙叔嘗監麻沙鎮後不復仕其所從師曰謝公君直純仁之祖教授君某其事親有誣其考以重罪君總角詣庭直其寃其居室銖黍充剋使善裕其施于鄉損粟直以濟饑買田以助縣庠其宅南有重巖水石君能專美獨樂之其娶熊氏閩助迄成其家子三長昭德次拱辰先卒季進德孫男九孫女六曾孫一其生在寶祐丙辰卒以泰定元年正月某日年六十有九其葬在武石山噫所謂五福斯備者歟其自號曰謙山名字與號若不相捨茲其爲延永也大矣是宜銘銘曰世以祿夸我弗企之積小以高莫或躡之峨峨長松美蔭日疏迄樂其全弗僭弗踰武石之山固爾體魄爰廣墓門過者是式

劉隱君墓誌銘

五經之學由宋諸儒先緝續統緒詩首蘇轍成鄭樵易首王洙東萊呂祖謙氏後始定十二篇胡宏氏辨周官余廷椿乃漸次第書有古文今文陳振孫掇拾



援據確然明白言傳心者猶依違不敢置論至天台劉君正仲諱莊孫始憤然曰吾不能接響相附和尊聞紹言各爲論著不沒其實而先儒之傳益顯所爲書曰易志一十卷詩傳音指補二十卷書傳上下篇二十卷周官集傳二十卷春秋本義二十卷其論春秋爲魯史之舊是則發揚先儒之遺旨喜著書能以詞藻達幽隱復爲論語章指老子發微楚辭補註音釋深衣考而其所爲詩文曰芳潤藁凡五十卷和陶詩一卷噫多矣哉學患不博博矣其必不能有以精也士生于今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于海蓋其書具在獵英聚珍朝成夕上敏而求之者良不以爲艱是則於劉君見之君少學古文湛深隱伏不見其涯涘落筆數百語詩工次和愈作愈平順而幽愁感歎思其平昔狀其羈窘鑿燭清澈物莫有逃遁者性嗜酒不解治生業幼侍其父府君昇自爲師弟子從閩風舒先生岳祥游唱和不輟空林絕嶂目接耳受一寓於諷詠晚歲先會稽郡公延入塾教諸甥桷相與論經旨往復不避輩行蓋君篤信周官而不鄙每置議君亦不以爲忤在太學五年不善爲同輩文字不獲釋褐今其所爲

書先師尚書王公總而敘之大德六年十二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九娶王氏後七年卒子三長主一早天次存翁學翁女一適董可傳葬于士奧之龜峯劉爲寧海儒族八世祖世充爲吳越王錢氏板授官閩風里有二劉曰和叔曰允叔於君爲曾叔祖有文名不大光顯至君父子亦若是今遺書具在詎果無傳也邪曾祖某祖某妣某氏其子存翁嘗請銘以久官翰林不克爲至是二十有四年矣今復有請愀然謝曰隱君振華續光將大有傳耆舊澌盡桷敢不自勵銘曰

探微證墜前哲功後學剽襲誣顛蒙偉哉卓識合異同輪困卷帙浩不窮冥搜玄象歌颯颯弄筆爲戲箋魚蟲辟雍三黜命莫逢紀述有在蓄極通墓門永揭昭儒宗

曹士弘墓誌銘

褒貶論春秋解經者失之作史者祖之則益失其旨矣宋祚歷三百餘年經國之綱領治迹之盛衰實書以示後其義自見深文巧避多出其子孫而爲國諱

者掩而益彰沿襲不決何以傳信吾友曹士弘甫深憂之蒐撫遺逸不瞽於昔時之議論自成一家其貫穿出入年經月緯誅其私心附以旁證莫能逃遁極往歲亦嘗以是自任故書燬廢不復敢因微言曰帝在房陵豈乾侯之例邪外大夫不書卒書卒者其是邪士弘甫撫掌大以愚言爲然嘗約吾二人當必任是事嗚呼士弘甫今往矣以余之識闇志荒不復能有成矣士弘甫讀書目過卽成誦理財養兵禮樂刑政之損益折衷於古經而以通今所宜行者爲之準其見於用也不卑於簿領而志足以展用取於友也盡其所長覆護以捨短故舉世一皆以爲賢奉親孝事兄以恭訓諸生專席廣說耳領心會爭踵門受業後卒致顯仕初爲郡史燕公公楠爲大司農辟以自近歷婺州純孝慶元文亭廣德陳揚村杭村巡檢後入銓曹復授陳揚村揚村父老咸曰是嘗攝吾里者矣曹君善撫字今年饑必賑我我何之君諱毅武惠王裔孫五世祖某從隆祐太后避兵過廬陵因家焉曾祖某祖某父某有詩集六卷祖妣鄒氏妣羅氏鄒氏以叔父某太學釋褐恩封孺人所爲文若干卷纂言行編曰鈎玄凡五十六

卷疾革命諸子曰必返汝祖母故塋吾魂氣無不之得地卽埋我卒以至大三年四月某日年五十有二子男五人汝霖今爲兩浙轉運司書吏汝舟饒州器資宣州皆以秀才舉馳以醫業入仕幼桐孫女一適劉某先卒孫男女七嗚呼人嘗恨位卑齷齪媚上甚則策功利以求進名在罪籍不自悔王公貴人持與奪生殺身死無足稱道較士弘所負所傳得失爲何如也先師禮部尙書王公應麟爲文錢之曰闕里高第冉有用予樊遲爲右士弘爲此官文武同方之道也侍講學士張公伯淳則曰伯淳官慶元士弘在慈溪與之友不敢吏朱雲也汝霖汝舟皆能世其學泰定二年汝舟以書抵余求銘實不敢辭銘曰  
匏也不食我心孔悲聿求王明以策以馳輪困知聞如山族雲纂史闡名不屑於文緝墜紹緒執筆是紀年不稱德傳世則偉作銘允哀以詔我同志

陳縣尉墓誌銘

咸淳閱十禩諸縣獨奉化號多士流出入太學上南宮亡慮十餘人于時蜚聲秀穎旁縣皆斂手避讓一時傳誦習讀謂清選不歲月可馴致未幾皇元合一

皆失仕歸里挾策授徒疎糲自給俱不能享中壽子弟不自振飭復歸爲農陳君亦咸淳甲戌進士不自矜襍接幼待賤謙挹愈加混跡蒿翳不知其爲故官而得年且八十有一有子漢復能以儒自守其視前數公良夔過矣君諱觀字國秀嘗調臨安府新城縣尉十世祖棠尉奉化因占籍焉子孫日蕃其最顯者曰太學博士著於君爲兄博士倅貳臨安君館于其家君之考承務亦在館旣策名客館其兄復賀其父人咸榮之晚歲足不入城府州爭迎致率諸生以請業君一至卽謝去徜徉巖壑侍博士窮幽抉奇連唱屬和有帙曰棣萼集其自爲詩文曰竅蚓集嵩里集延祐五年三月疾忽作猶力書中庸一章以授漢是月某日卒祖諱某妣戴氏以守節著事見州志考某承務郎妣臧氏董氏孫男二時說時敏孫女一已嫁次未行今葬剡源鄉畢駐里祔于曾祖迪功某之兆

銘曰

日垂崦嵫亦旣見斗實命不逢怨則屢疚布衣便便迄享大年執其韋編戒子于傳維陳令族詩書是續作銘昭昭以告必復

靜清處士史君墓誌銘

珍傲宋版印

大德七年擢官翰林史先生以書見貽不獲領後二十年子壁孫橐其書藁以示反復痛悼策勵于橐爲甚重今撮要而表之曰斯文剝喪餘數十年師表郡縣學者應格則得未嘗于其人後生不說學亦未嘗知學剔僞務實而挽之古子宜勉焉非可以虛談冀也又曰吾將死得子文表于墓橐拜手讀之泫然以泣先生於外家爲舅氏猶記拜先生於獨善坊論宦族纒屬文詞顯著獨缺自吳丞相開新河有相者曰邇後當踵有之甥宜自重先生於諸經窮探微旨證墜緝缺不溺於謏聞剖釋正大而折衷一歸於前哲論古今得失必探情僞以暴其罪正色憤悱若造庭而受其責也爲文邃古不雜異說手抄口講更僕不能以盡孝悌遜讓知其出自然也先生諱蒙卿字景正生而奇頷秀目七歲善屬文年十二入國子學通春秋周官經復兼詞賦江文忠公萬里常參政挺時爲大小司成器待之咸淳元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復州景陵縣主簿呂少保文德帥鄂檄入幕呂命先生勉蜀帥温和解正陽圍温和疑呂猜阻不肯發微語



撼之卽就道凡所需器物一夕以辦溫實先公帳下校卻立曰史監軍誠有子  
調穿山鹽場諭義勸輸戶不知有箠榷十年改江陰教授復改平江至是不復  
仕故其詩文多感憤自喻禮部尙書王公應麟嘗勉曰思深辭悲學陶靖節其  
得之維鄞史族號相門曾祖諱滋蚤天贈中散大夫祖諱彌鞏司封郎中贈少  
師司封以儒學致顯當貴盛時獨卑退自持鄉人稱爲獨善先生妣臧氏華國  
夫人考諱肯之中大夫湖北提刑兼知常德府贈太中大夫妣趙氏周氏碩人  
太中熟邊事折衝料變有大帥才時宰尼之太中在湖北時謁告歸省從巴川  
陽公岳學易春秋一年復歸國學乃中上第士常患固陋株守皓首不寤先生  
識足以窺淵懿經緯一原合師友之旨老而彌實確而不懈故其成就若是自  
號靜清晚歲懼厄窮講道不輟從者益衆天台多名山心樂之僑居者八年大  
德十年七月某日卒享年六十疾漸革語諸子曰我死必歸葬不能得資良累  
汝汝有志其果能成也是歲十有一月柩歸祖墓明年葬于陽堂鄉穆奧之原  
娶陸氏朝請大夫將作監合之女子璧孫墓孫坐孫臺孫女伯侄適葉信公夢

珍做宋版印

鼎之孫揆翁仲忱適紹興中書舍人潘公良貴之曾孫世演二女未行有文集二十卷易究一十卷託永遠於少賤誠不敢承命歲月逾邁而璧孫能遵守不貳奉遺言以請曷敢以不腆爲辭銘曰

貞絜陸沈志裂金石秉言無郵厄則孰職驥伏于襄不稱其德塊獨結約忿決胸臆持丸障瀾盡瘁不休卒昌者名屢空靡憂生爲完人歸藏于丘有子紹學曷怨以尤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元 袁 桷 撰

墓誌銘

浦經歷墓誌銘

大德丙午桷與吳郡浦源如淵同佐史局史局總翰林職清簡屬筆將旣輒羣坐臧否今古如淵呐不出口一日正襟瞪目援酌是否纒纒數百語經史綜錯深切治道且曰吾家君重然諾慷慨子歸且往見是歲還吳始納謁焉見其設席尋丈車屨沓戶限茗絕觴舉輒口數州郡靡敝事傾耳點首皆僑寓達官奇其言將引以爲他日助未幾授漕運府知事朝貴人俾乘驛來京師昌言漕計十數事不便朝從其言卽陞爲經歷壬子歲桷留吳最久遂益得奉議論痛言田稅民役上下交困乏將繕治其說於素所傾密者于時以婉語止之曰害不什一除旁出苛擾殆將重病之君立悟乃止後授黃州錄事判官延祐乙卯君年六十一矣嘗謂知己多行事少平時措念挺挺可表著迄莫能自見一有委

使排根抉蠹將欣然盡瘁方受檄推考而卒以疾至大故實四月庚午也嗚呼成周以三物教萬民降于司馬遷憤世嫉邪獨致意任俠君周於事物激不近刻任重致遠出戶而日昃噫幸歟其不幸歟浦爲吳郡著姓君諱椿字

世家崑山州曾大父某大父某植德潛閔父某貧而好施君少試吏以曲直視事不肯有高下簡易絕城府解排糾微磊落輒自許壯歲恥同凡輩始辟漕運府史熟其利害府薦于朝爲照磨三遷爲府經歷晚授黃州而志意莫遂詎命也夫娶陳氏男五長源以編脩官授承事郎常熟州判官次厚與陳夫人先七歲卒次湜浩津女嫁同里嚴震孫男五孫女二六月乙酉葬長洲縣陳墩之原銘

曰

璞隱于荆彼士泣之驥伏于車曷予繫之成者匪天爲者匪人不成不爲其風肫肫聿昌其始有子文偉高丘永安是謂受祉

司天管句焦君墓誌銘

長安焦氏世遠軼莫究宗譜有諱紹先者金汰武時始著進士籍生子繼祖爲

河南招討使招討生餘慶第詞賦科仕至中順大夫雲陽縣令金將亡國勢蹙  
債日擊都南徙達官重族棄播不自保雲陽號儒家乃讀建除候占等書察便  
利生死法爲隱避計死未幾有子曰永字某益究術自祕天兵下陝率里閭孥  
屬二百九人道金洋入蜀門蜀附定悉完聚歸後家岐陽遂以術顯靈臺因官  
焉至元庚辰靈臺卒年六十有八男二榮陝西四川陰陽提舉顯廣元路歸興  
倉使女一適輔某孫男四澤臨洮府稅務大使漑將仕郎同知益良州事渥岳  
州路陰陽教授沈延安路陰陽教授其葬在咸寧縣龍首鄉南岡合配胡氏祔  
大德丁未孫沈奉集賢宋公所爲先塋碑與靈臺君之事狀謁某京師且曰吾  
祖不顯于儒躬遭險艱食藝保緒晚歲聚經史探玩意若有俟性溫重無忤色  
紛難急乏力盡不瘁諸父兄蘄然自持承芬振華挈挈自厲匪我祖先德疇克  
有賴敢以是乞銘銘曰

起儒維曾逃艱以承魄藏止止昭爾孫子俾復其始

滕縣尉徐君墓誌銘

君諱之綱字漢臣金以詞賦舉進士君爲詞賦大有能名會金將亡不得試作賦說以示學者窮幽闡微合金宋體指摘昔人鉅作巖然不少讓上論隋唐曲盡幽眇久而曰是果爲學邪益探道理以河南二程江南朱張胡蔡爲根柢窮春秋易二經其言春秋失始三傳左氏誣爲甚常事不書聖人之旨也易更三聖麻衣誠僞書夫子十翼功並日月其言與朱文公合當是時南北蓋未混也意識卓絕尙友於千載其言論金士疑之宋號以儒立國論亦如君言其所爲書東齋默志三卷皆經說也通融賦說三卷舉子學也麟臺雜著七卷其所爲詩文也皇元略中原定地戊戌歲始招輯儒士君以明經選益都于時李壇以諸侯兵分省君以府學教授佐省事壇喜儒間問攻戰成敗陰蓄甲士習勞苦君講經曰使民以時相君不知也壇默然又曰平王威烈周之衰也戰國之士知諸侯而不尊周唐世河北將士尊藩鎮而不知有唐其言簡直遂黜爲滕州滕縣尉讒者復以默誌羅君禍後壇果就誅而君亦已下世中統四年八月某日也年七十有五配李氏郭氏嗚呼崎嶇兵塵士悉以童習自守磅礴河漢橫



流塞而天源深非君其誰邪淄川楊公序其文矣君世家單州後徙濟州祖鐸  
父革俱金進士配翟氏子敬至元十三年中明經無祿卽世孫天麟十七年亦  
中明經次鳳以積勞爲益都路臨朐縣尹今承務郎慶元路總管府經歷次士  
龍代州儒學正曾孫若干人鳳靖共宜官愀然言曰祖父節行經學先哲推重  
子嘗爲文字官願誌墓道遂讀其所爲書以敘乃爲銘銘曰

魯聖絕學蕪榛管曲說恣臆紛紛翻浮聲急響曼以繁青紫決拾靡覲顏夫子  
勇志開冥頑手持寸膠清渾瀾雲陰駁霽白日還佐鎮陳誼數斤姦拂衣避席  
彼構讒寥寥道統孰異分正轍前趨南北貫厥功茂著儒碩先遺文傳信銘永  
刊

龍興路司獄潘君墓誌銘

元貞元年桷掌呂成公麗澤祠于時壽俊有數公能言乾道淳熙遺事嘗曰麗  
澤選不輕二潘君真名士子繼二潘亦僅僅焉大潘君吾里人以介直忿世死  
小潘君弼良輔處之麗水人介亦相近氣邁年盛用世必得善譽子善識之未

幾良輔來金華望之魁偉壁立瞪目拱手廣席參錯未始出半語稍論古事輒躍然纏屬穿貫握手曰大潘君死吾與子真交承矣後游京師授贛州教授見中丞崔公議論剴發相感動關絡解剔不爲翕翕附中丞喜聞四方利病卽奏授廣東廉訪司管勾架閣兼照磨是後余亦入爲太史屬臺使者旁午入奏事咸言良輔有御史才廣東副元帥囊橐峒寇稍廉察卽縱寇搖動斂手弗敢問遂悉發其姦蠲德慶路官逋糧三萬石劾具幕長不法數事聞于臺立罷之監司欽察公悉付以事副帥益鬱怒誘引亡賴誣讎會省臺停其職而以君劾罷者復所居官未幾御史言論劾者罪著不宜復然君卒以是去江南行臺御史列署薦君宜久任憲職于時崔公已卽世不復任君矣大德十年復爲贛州教授以昔之治廣者爲準闢田築宮訓士嚴整力請于官而復其役皇慶二年授龍興路司獄不卑其職悉疏宜行者以盡心焉部使者修公憲府舊屬命治佐劄專利者凡得八百人悉除去之會修公去官不逞復以他事相誣誤強訴者引君然君自是抑氣不能食以死嗟夫士患不得名名與謗常角立昧昧後福

善不近名誠有爲而言也若是者君幾近之矣君族祖父曰叔豹曰杞世儒科皆至二千石曾祖恕樂道不仕大父垕太學進士脩職郎平江府吳江縣丞父應發薦于鄉文行瑰偉士尊稱之君幼孤母項氏招師教授俾植立其爲文辭浩漾勢盛衝激巖嶽風止瀾靜卒不露飄泊其善養氣者與所爲文號宜山集若干卷讀易管見四卷詩一卷藏于家元配何氏子二人曰龍吉鳳翔女三人長適當鑰次林定老徐天祐再娶陸氏子二人鼎臣衡孫女一人適林街三娶陳氏女二人尙幼曰昇曰鑑皆庶生孫男女各四人君卒於延祐 年七月某日卒年五十有八桷在翰苑時嘗以君薦于承旨程公程公曰吾固知之得無以南士累乎相笑而止至治元年二月承徵至京師預考禮部進士策名得林定老後登上第授奉化州同知定老踵門拜且言曰潘君實婦翁先生嘗知之矣將以今年八月庚申葬朱溪祖墓敢以銘請又言婦翁嘗從先人先人卒定老生未周屹屹撫字終以女妻之由是悲且歎曰師友道喪久矣是尤宜書銘

曰

長紳峨冠日出脂韋莫窒其逢委蛇以嬉白駒在谷不屑不辱決臆過都孰繫其足生人匪艱成之實難丸泥障流彼駛者繁氣直以堅維德之完謂隘不由其名奚傳

江陵儒學教授岑君墓誌銘

慈溪黃宗卿震之季子叔英彥實甫壻餘姚岑氏咸言岑氏善擇壻彥實館其家以詩書授子弟彬彬于于鉤深纂玄融液品節各就條貫掉鞅於詞場者尤宜焉延祐五年岑君良卿以詩義上禮部第二桷時爲殿試讀卷官定甲乙七年其第士貴貢于鄉桷以至治元年再入集賢預校文選詞賦工者擢前列暨拆名則士貴也國朝治定踰百年始立科舉江南行省有三而襄郢東西淮之士亦隸南選三歲止七十五人登名上于庭者三黜其二岑氏連取之盛矣哉論德考實必推其前人士貴懷牒南歸以其先府君之狀來請銘君諱翔龍字雲起踰弱冠卽起家爲高節書院長調和州教授又調江陵教授幼警敏能文辭性慕高潔以禮自持植廢舉缺罔有怠事鄉里稱孝謹事大府能使貴盛者

咸愛重之大德九年卒年四十有五吏部教官格年踰五十始得入州教授州不滿三十而接踵嘗數百人十五年始得授且守缺近三四年遠至七八年故多不能食祿而陞于路者非耆年則下世矣君以盛年徧歷宜涖于民不得年以沒前佚後窒若有憾者未一紀兄子登進士又三年子亦進士較其得失是則亦奚有憾焉也矣娶王氏先九年卒子男五文仲朝瑞爲伯父後士貴今授某官季德感楚材女一適鄴范某至大元年葬於上林鄉召奧之原古者銘藏于幽後揭於墓道懼人之弗先見也禮生於人情弗忍焉耳矣乃表以銘曰

蒼姬展親岑亭啓封棘陽專居傳漢益隆矯矯舞陽佐運闡功後興儒碩錮禁以終定籍會稽支居鹽官三相佐唐偉績彌刊或鳴以詩載車和鑾降宋中微其譜實完蹇兮在山不駛不僨卒達于川百折混混孰導其先孰開其蘊肇者不居來者益振執券獲酬雙璧是陳載考令德其馨網緼我銘以昭益勵後人

河間清鹽使郝君墓誌銘

君諱從字從之霸州信安縣人壯歲秀整植聲節與人交不爲儉薄意拯其急

難里人推德之至元十三年爲河間清鹽使副後陞正使治弗煩擾而政日以理始君從弟彬弱冠事裕宗後爲工部尙書官寢顯從之曰吾郝氏由大父宛平君多惠政後宜有顯者徵在尙書吾仕宜已矣會得末疾息心斷家事調佐寒暑力補治策杖閭里如平時踰二十年嘗謂其子志善曰才能不如古人擇今世賢公卿如古人者事之斯近之翕赫取貴豔非進身本也志善從太傅丞相之子大夫游始爲北郊署丞爲監察御史而君與世嗒然益若相遺者焉延祐五年十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一噫士患不知命逐日希影挈挈然不返若君能知止矣而其弟參大政罷歸閉門幾十年亦不出今拜大司農郝氏之昌殆未易量也考諱德仁妣李氏宛平縣君諱政以參政贈資德大夫尙書右丞追封薊國公諡康靖賈氏薊國夫人配劉氏二女長適楊居義次適集賢照磨李忠將以十有二月某日葬宛平君墓左御史來乞銘銘曰

始奇終闕覲德日溫訓言衡門不華以尊曄曄大椿灌膏培根弗利其身利其後昆



翰林學士承旨贈大司徒魯國王文肅公墓誌銘

翰林承旨贈大司徒魯國王文肅公至大三年六十有六薨京師假葬于城東隅至治元年其孤翰林待制士熙始克奉柩以某月某日葬東平祖塋瓠山之原士熙拜且泣曰墓上碑則父友翰林學士陳公儼屬比銘之矣今葬日薄知吾先公莫若子幸誌其歷官行事納諸幽堂楯不敢辭爲之辭曰公諱構字肯堂年弱冠以詞賦入鄉校賈文正公一見器偉之禮載以歸俾教授其子遂來京師至元十一年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由院中敘遷應奉脩撰陞侍講進翰林學士訖承旨佐丞相府爲司直歷吏部禮部二郎中太常爲少卿於臺外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使副內治書侍御史入省參議中書省事復出守濟南公之在翰林也辭命詔令多所譏述其最傳于朝者曰世祖皇帝諡冊追諡太祖冊武宗皇后冊於實錄預脩世祖成宗兩皇帝定武宗上尊號親享太廟儀在太常考輯因革有敘其佐丞相府剗刮蠹弊更始選士丞相齊魯公信從之爲治書時值桑葛擅中書政柄嫉方直士檄公偕翰林承旨魯國文貞卜忽木公

覈究燕南錢穀約一月治辦公先事計畫不以累魯公會桑葛誅乃得免其按  
淮西不切切近名而吏亦不敢慢事治吏禮二部無缺緩同列見公署事不復  
視成牘以行參議府六年一時執政聽南士陳利便搜括田賦時平章政事何  
公榮祖與公正色不少讓摧萌折貪卒俾其謀以寢始天兵平宋詔徵賢能李  
學士槃同受旨公至杭首言宋三館圖籍太常天章禮器輿仗儀注當悉輦歸  
于朝董趙公文炳從其言今宋實錄正史藏史院由公以完守濟南寬貧民官  
逋脩閔子祠復學田觴詠自娛而訟益以簡承旨李公謙幼師之遷應奉卒推  
以先始受命勤敏通博一時鉅公皆屈己期獎後卒與相並史館辟署亡慮數  
十人今相躡清要皆門下士其爲文閉閣詠諷落筆纒屬不止於王言爲尤長  
臺閣故事資公始能奉行事兄戶部侍郎桓如嚴父惇姻睦宗在中書迄不肯  
私其親人益伏之同里陳公儼爲孔顏孟教授年幾五十矣入徵拜監察御史  
未幾爲翰林直學士蓋公昔嘗薦之王愷年七十爲編脩官公請于朝以待制  
致其事資歷循敘銓衡所宜守文字官陞擢詔旨具在後爲繼者緘口不薦一

士視公誠可愧也公之系由瑯琊居東平自八世祖爲宋司農卿守鄆因家焉魯祖瑀登金進士第官奉訓大夫滄州無棣令妣范氏祖鐸以公官承旨贈正奉大夫太常大卿妣杜氏臨沂郡夫人父公淵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妣薛氏瑯琊郡夫人昭文當金亡時有兄三人攜妻孥南徙昭文私自念王氏大墓盡族以行孰與守下車伏草莽兄呼其名第不復得後騎迫大慟以去昭文傭保自活迄全其墓厚德勃興於公見之矣娶薛氏魯國夫人是生士熙再娶許氏皆先卒晚歲得二子士點士然女一嫁薛晉士熙能文辭有聲將大用於世推薦賢之功王氏殆未艾也銘曰

德充智周世莫與儔士林之標獎士無方譽髦珪璋孰阨其遭文鳴盛世金石雜比厥聲四昭子也允文戰兢紹聞嗚呼乎公之名益以高

磁州知州程君墓誌銘

程君諱翔字鵬舉以孝友聞于州里後其子若弟官江南恂恂愉愉夔然異衣冠常流於是江南之士族咸取以爲則嗟夫世降俗媮能竭力以養者有矣友

子之乖君師之嚴不能以尸化若程君者發於良心成於身教是宜揭豐碑以昭示薄俗按其狀曰世家廣平大墓在城西南兵難譜軼獨記其父名約是生三子長卽鵬舉仲曰翱仕至僉浙東廉訪司事叔曰翼吉州治中二季以宦業表著皆君之教君綜家治生服其勤勞俾弟悉意問學聚書延師靡密叢雜一不使亂意弟則曰匪我之能維吾兄之成其事父承接意指日侍食候可否或卻食卽不敢食懷甘割鮮斥幼者避席以立佐治湯液時其寒燠卒能以上壽終旣除喪謹上冢禮脩誠厲行分寸不使越繩墨鄉閭尊之昭文學士張公孔孫集賢學士劉公孫曰吾徒不能以卓行薦諸朝是誠有愧年七十有一卒於元貞二年正月七日葬某鄉娶張氏子四良弼良輔良佑良佐君疾革呼諸子曰父死異財違古禮慎遵我訓若君者懿德斯備而復以囑其子程氏之澤良未艾也良佑始仕在中書右司歷參議府戶部宣徽院改授太常太祝出爲鎮江常州推官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都事甫解職以選守令授奉政大夫上都路興州知州孫十人孫女九人良佑來請銘君弟之子良能松江府橫浦場

司丞良士温州路永嘉場監運亦曰伯父事實將湮佚宜速銘以詔後君以推  
恩贈奉政大夫磁州知州驍騎尉追封廣平縣子張氏追封廣平縣君銘曰  
惟民初生其仁肫肫摩盪恣情有戾彝倫展也磁州執德養淳奉盈臨淵踧踖  
以遵陳饌在堂手函肫新候顏以趨厥容孔温爰用則之施于家人濟濟雁行  
厥聲四聞永裕是嗣振于朝紳城南之塋有大維椿爰勵薄俗表茲堅珉

榮祿大夫大司徒特進饒國吳公饒國夫人舒氏墓誌銘

至大三年武宗皇帝廣孝錫類以翰林學士中順大夫致仕吳公克己特授榮  
祿大夫大司徒封饒國公妻舒氏饒國夫人夫婦同日受封其子玄德真人玄  
教嗣師全節歸饒州安仁縣下馬入里門奉制書跪堂上二老人卻立望闕拜  
命誠夙軼前古延祐元年壽八十一仁宗皇帝遵先帝故事錫上尊文錦以尊顯  
之表署宅里榮耀極致人子之崇侈其親者茲亦備矣玄教嗣師實開府大宗  
師張公留孫之大弟子延祐六年公與夫人壽八十有五五月丙辰公薨全節  
號泣不食得請于上倍道星馳以歸十有一月某日饒國夫人相繼卽世嗚呼

生榮死戚訖同以歸盛矣哉人子之事其親情至矣而養弗能以盡養足以盡而祿弗及者千萬焉貴極於王侯襲追之禮見於墓下則凡通顯之事親者十無二三焉合唐宋譜冑幾七百年具慶僅一二見吳氏之德胚胎磅礴是誠有攸來矣喪禮莫嚴於儒者飾情表行哀不足而溢於禮者多矣玄德力行而兼有之茲難能也至治二年春全節泣且告曰將以九月某日合葬于崇德鄉山田原願述我先公先夫人之世系而銘之隧道有碑翰林學士元公則爲之矣古者墓而不墳藏銘于幽懼世之久而弗知也視其姓名有不忍人之心焉後之慮其親者則曰立於墓人之見之者不忍矣何藏焉碑於隧斯敬矣銘於墓斯仁矣謹按番陽吳氏皆祖番君芮饒公會祖岳祖夢旂父鑑追封某官諡文靖妣陳氏追封饒國夫人公字祥甫卑讓自持不善者避之善者從之身貴矣禮鄉黨以和視後進煦然以獎誘觴至益持重戒其子侍帝左右毋以我耄爲往返夫人舒氏諱妙真世儒族祖某父某公蚤事舅姑盡孝敬晚歲主祭享親滌濯遇諱曰淚涕滿頤睫內閫姻黨咸儀則之高堂齊眉人以爲福德具備何



憾焉子四詢承事郎誠蚤卒叔卽玄德君季全義女二嫁某官孫男五人善集  
賢脩謨能文詞孫女若干曾孫男女九人銘曰

抑抑吳伯植節秉仁毀形以逃克昌胤孫傳國中圯是生番君得其民心徙王  
策勳代有顯賢支庶日繁廟食演裔饒惟邇親執經武夷源同派分是生饒公  
守謙以文大盈彌虛黜驕鏡昏厥配氏舒廬江之蕃相唐始興矢辭派騫楚吳  
犬牙譜諜是遵德儀媿賢象服紛紛訓子以忠不私其門顯晦偕老死生同根  
道以易傳德以簡尊悼哉令宗允顯皇元

海陰陳處士墓誌銘

咸淳元二間吾里陳公肖孫以善政事驟用由大理寺丞知嘉興輔郡未幾兼  
浙西提點刑獄踰年兼度支郎官人謂且大用矣會旁郡山寇起罷歸不數月  
疾卒喪除其子暘伯侯平章賈某于馬前平章入政事堂謂宰屬曰陳肖孫一  
廉可取宜與致仕恩官其子當上奏餘人勿得爲例旣授將仕郎宋社亡不復  
可仕矣鄉人尊之爲海陰先生先生少歲力古學不屑事科舉聚羣經師說商

略讐證下逮旁聞曲記遺言懿行譜牒星曆之說皆手抄與梓本書相並篤於  
信行傾急解難道里寒暑不廢其學深湛詳博尊聞傳信懼悟解者汨其真嘗  
禁止之非其友不友既友矣必反覆護衛不使有議之者友或叛去先生泊然  
不爲言人益服之桷先處州府君於朋友義尤敦敘而先生行事亦相近故交  
好尤善厚先府君卽世時來城中愛撫彌厚嘗曰汝父宜有後昔百受欺今詎  
使一無報邪大德五年桷備翰苑屬後屢遷先生喜溢眉睫曰吾所期誠不妄  
延祐六年二月得微疾作書與常往來戒勿用浮屠事且命桷誌其墓幸以故  
人子何敢辭先生字貴白甫世居奉化之鵲鵲山卒時年七十有七葬某鄉某  
原妣方氏封安人曾祖聰謀妣孫氏祖師稷以度文明堂恩贈朝散郎妣陸氏  
鄔氏追封安人娶樓氏子二人紹廉紹庭孫二人先生仕不逢時學不展用熙  
熙然以壽終於後人有徵可無銘以俟銘曰

駕車康衢佐夔龍日昃之離命不逢寤言弗告隱志充畬田瘁耕黍稷豐考覈  
琬剡手澤功大椿養齡蔭龍從靈璞久閱合鴻濛是式是似後當隆

處士黃仲正甫墓誌銘

嗚呼自聘舉之法疏人得以易售抱德藝者羞之後法始密益不肯自進有薦  
之人不盡識或曰彼士奚足取又或曰士若是者衆使一取之將曳踵以至槐  
官翰林最久故有若吾黃仲正甫之賢明經博聞卒不能啓口以告于當路嗚  
呼今亡矣果使無傳則誠有罪矣仲正事母孝居家無語笑聲待弟姪不使有  
忤意持敬讓以禮宗姻鄉黨長者洽之幼者慕之其學汪洋暢整經以載道必  
考其精微幽顯之委折於史辨疆理氏族制度官名之興廢旁搜博徵曲而通  
確而明故爲文辭纒屬不能以窮將臻乎極而始底于用欲以名世者不在仕  
進也有司三奉科舉令卒不應試而嘗以其說授于其徒昔者聖賢憂道不行  
於時由列國言之誠遇焉斯得矣今天下一轍達而上者其說具在布衣焉以  
遺逸舉進以秩祿恩縮在下不能有爲仲正之不屑者在是儒病通乎古而不  
知今昔之在上位顯重名其行事執復誤後世甚者竊高爵講說他方以鉤徵  
召仲正嘗勃然不喜然竟不假以年則誠可哀也已仲正諱叔雅父震宗正少

卿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咸淳間號名二千石晚歲高遜以卒仲正不仕繼志焉耳矣世居慶元慈溪縣鳴鶴鄉曾祖世堯祖一鶚贈朝奉郎妣趙氏配鄭氏司農寺主簿大澤之女子二人正倫正倩今葬韋家奧之原延祐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卒年五十有四銘曰

闕觀稱貞舉世顯榮肥遯靡求孰爲之升君允矣恬攀奇激英求知者天卒豁智名有年不脩莫究其成我銘孔哀以永厥聲

將作監主簿蔣公墓誌銘

朝奉大夫將作監主簿蔣公諱曉字堯臣淳祐七年進士以至元二十四年卒年七十有一葬奉化州長壽鄉邵奧之麓曾祖榘朝奉郎通判台州贈中奉大夫祖如愚朝請郎通判隆興府贈太中大夫曾祖妣張氏楊氏伍氏贈令人祖妣諸葛氏封安人贈淑人考嶠文林郎池州貴溪縣丞贈朝奉大夫妣湯氏贈宜人既葬三十有六年長子景先卒無子次子昭先次其先德家譜來請曰蔣實望族七世昭穆皆鉅公著銘罔缺軼我先人在時子以子孫禮見且承學今

子在太史非子銘其誰宜楨不敢讓銘曰

蔣姓宗姬函亭漢侯居鄞發祥唐季是稠厥孫評事清淨急施有嗣金紫益振以義忠肅陳公謫明絕朋俾子允師連桂以登曰高祖考宰邑孤高相京傳私卒忤以逃是生台州繼以隆興倅貳有聲再世是繩詵詵貴池丞邑退卑厥兄諫議職穹聞馳愍弟有孤將授門功公謝弗受迄升南宮試簿仙居復攝寧海卻妖節浮民靡匱貸入理京獄直囚不刑探其隱姦大尹以驚出邑武進遄易分水嚴盜獬張召公顓治摩礫羸頑請粟食賑楮帛賦繁直疏罷進神存正祀學飾新象彼厖者叟祠祝泣想爰倅于越撫民彌加計臣增輸牘諫戢譁佐餉旣終監舶泣温香珠翠毳罔游于門輯爲成書以儆墨昏彼相嫉廉改司甌函白壁襲緹卒罹其讒晚佐繕營國步日窘擊竇食貧絕見喜愠少窺刑書復入詞學記言博精灑墨清瑩譜書庚申文紀甲子視階郎中澤奏冢嗣歲行丁亥九月庚戌飾巾辭終壽七十一厥嬪氏曹箋詩之曾子曰景先無祿絕承有季昭先守儒俟徵墓在州南先域接挹集藏于家厥帙爲十維公儀觀偉古勳人

前聞後訛指掌剖陳巍坐若尸不傾不跛彼詔有徒正色以止耆舊川淪來者  
荒塞昭銘墓門以作後則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清容居士集卷第三十

元 袁 桷 撰

墓誌銘

墓表

葬記

附

宣武將軍壽春副萬戶吳侯墓誌銘

往者壽春爲宿亳要衝犬牙相承城郭樓櫓移易無常所草舍殘缺狐兔出沒  
道途間築覆土窖以避妻子短兵迎接利不利不復計猶持農器治田壤惴惴  
求活歲率如是世祖皇帝以天兵取江南捨兩淮爲最後至元十一年冬渡江  
十二年平江東抵錢塘宋社告亡十三年兩淮爭奉地圖以降無鋌刃之費天  
下大定而淮始得爲樂土矣當是時吳侯祐以壽春歸職方其子安民字惠卿  
侍父居顏行率部伍招輯潰卒控曹橋下獨松渡越江略定會稽台溫三城南  
踰閩嶺拔莆田擒將李雄生俘其守臣而以功歸其父二大帥曰吳氏子宜第  
其戰多別有以賞勵乃署千夫長十四年父卒始襲爵佩金符爲管軍總管鎮  
揚州十八年大治兵伐日本拜疏請行授宣武將軍征東副萬戶領淮東西兵

以先舟師抵其國八月颶風大作器械軍士沈溺物故被破舟亂流以經海島高麗日本二國常不相能遇高麗邏人問所以載與還而先帝亦厭兵罷征矣二十年建黃華反奉命往討之至政和縣獲賊將度九峯嶺接戰益急得其僞署圖籍虜驍將以歸十有二月昧爽進軍平溪華盡死力拒砦赤巖山盡俘其器甲族屬黃華始平迴鎮揚州二十一年省治杭州從與俱其年鎮湖州路南潯明年調嘉興路海鹽未幾復還南潯又還鎮壽春二十四年詔領軍討交趾至黃州罷兵二十六年鍾世明叛江西吳太仲叛興國縣搏奇蹂虛率以底寧上功司勳輒卑退不欲言三十年移鎮和州大德四年七月某日卽世年五十有七娶楊氏先卒子男若干人長繼武襲其爵葬于宣武侯之墓左曾祖某祖某妣某氏予嘗聞古名將垂老呐呐若不能言祕畫勇略壯歲所施無留蘊閱成敗得失已盡醇酒鍾鼓夫豈託焉以自完者與烏江馬君某言吳侯知儒書後悟浮屠氏禪學充然若有得其女弟亦能爲禪人偈語是皆世所鮮有者銘

維昔淮甸勁雄莫侔一夫當百鋌戈怒投裹彼乾餱聿嚴威秋養安懷愒苞桑  
靡謀天錫大帝神武與邦捨其喉襟投鞭浮江俘鴛擒驍百城春撞視彼彈丸  
後夫卒降桓桓吳侯效命奉職以其素能昭代著績褰裳先登颺掠電激或乘  
其熾或躡其跡瞻彼霍山雲流無蹤昔困于兵今黍芄芄繫帝之功維民之逢  
侯之幽宮松柏茂直告而孫子靡懈靡忒法其退謙恬靜以默我思于淮作銘  
示刻

同知樂平州事許世茂墓誌銘

端平三年蜀破衣冠大姓順流下東南至江陵十不存一二皆舟觸巖嶸瞬息  
以死淳祐三年蜀益蹙避兵來南其物故與端平無異宋主憫其流離悉擢列  
在位大者輔政機備獻納外爲閩臣郡將經術史學四方取以爲宗則宋旣亡  
故國世臣益困辱不自振淪胥泥塗非獨蜀土然也大德七年桷備史屬選與  
虞忠肅公孫集交許君松以湖廣掾上計京師詢其官簿則顯謨閣學士給事  
中少保諱奕之曾孫中奉大夫知紹熙府諡介節諱彪祖之孫奉議郎通判涪

州諱長源之子君字世茂懿範世則珠貫而櫛比語四蜀事歷歷在指掌清言雅儀筆札擅簡古卑讓恥與後進較酒至醉愈恭不復作世俗語遂締與之交至大元年授潭州權茶副使再見之貌益溫論事盡繩墨智圓氣完欲以政理自表見故其爲茶官也不務苛刻而課有贏羨仁宗皇帝立科舉以君考鄉試自喜曰吾嘗貢于鄉黜浮培實宜以稱明詔是歲君所貢士入南省號爲得人延祐五年授徽州路婺源州判官復與語輒愀然曰吾家由開慶初辭簡池寓南康墳墓井邑生別踰五十年貧不能忘祿齷齪州縣弗得以文墨顯吾何爲哉其治婺源益自振剔絕蔓探疑明以近民而盜跡不敢入境至治二年見其神益清貌益癯舉酒屢酌卻雋永猶喜議當世事楠與翰林直學士曹君元用子貞共署薦爲湖廣提舉儒學思以佚其老集賢直學士鄧君文原善之亦曰是舉誠不忝吾爲江東分部使者嘗舉其政事文學矣十一月授承直郎饒州路同知樂平州事歲終得上氣疾正月甲午終于邸舍年七十有二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某氏娶趙氏再娶陳氏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孫男若干人始

君居南康閉門授徒以奉母右丞燕公公楠開營田司知其賢取以爲佐後遷  
行大司農益任之掾湖廣省六七年能以儒術輔法令事明理融無底滯固陋  
一時吏師尊禮之君始生踰百日晝夜啼不止有僧祝其頂曰汝爲許氏子啼  
何爲耶啼乃止未幾涪州下世年八歲隨舅氏茶馬趙君寓江陵里有災能取  
涪州神主奉以逃稍長益自奮勵諸老咸器偉故晚歲宦業雖不大顯而行事  
有足稱者其喪歸以某月某日葬于某原子牀踵門以廣信劉君光事狀泣曰  
願請銘桷泣相向不復辭嘉定更元韓侂胄誅解僞學禁先少師正獻公會大  
父樞密越公相繼入著作庭給事中少保許公魏科首班著善類肅穆天下傾  
動未幾少保論外戚不合去今幾百二十年閱昔時題名求其嗣續率皆澌盡  
銷鑠而桷與世茂俱爲曾孫相顧自保灰編墜簡證世德之舊於世茂實有望  
今死矣雖欲勿哀其可乎銘曰

蜀由秦開千載底寧英光蜚聲山川耀靈漢魏啓伐不假以兵唐宋踵規開門  
晝迎錦楹繡牆夸浮日矜帝鑿地圖百神震驚旣車轟轟金戈晶熒自西徂東

舳艫貫繩或沈于淵或疫以乘蹇蹇許公疑丞弗登是生介節嬰彼孤城恂恂  
涪州弱息慎承流離拮据守其書籛儒以飭身政以裕名匪急於祿抗宗希成  
凡我士族欒范是懲東南之區凜其春冰我思許君是用述銘

任隱君墓誌銘

鄞甬東橫溪多郡宗故家桷之七世祖祥符丞而下娶婦皆楊氏少保夫人曰  
申國太保曰越國魯國太師曰齊國幾三百年矣楊袁爲中外表歲時往還無  
虛日而甬東任氏與楊姻婭亦十餘傳一日任氏子元善介予表兄楊仁之以  
其先君子之狀求銘復錄其十九世祖唐建州司馬遠之葬記以示其記曰建  
州生佶檢校尙書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是生崇試循州司馬循州生貞幹元  
和十三年補集賢殿供奉承旨後爲越州都督府功曹參軍以終集賢生行規  
大中時以明經薦于鄉舉上第爲蘇州司兵參軍吾里士族莫先於樓袁楊蔣  
作郡志者於任有缺仕莫榮於集賢承旨承旨布衣爲者也職譟述校理在元  
和時任不輕畀司兵以明經登唐上第尤偉著志亦不紀考孫吳有任光任奕



皆鄭句章人今其地爲鄞縣則建州蓋二賢之裔而先賢皆遺軼比予補郡乘亦缺然有愧矣嘗考大中以後鄞數爲盜侵掠城燬蕩遷徙錢氏以宗親專節鎮租稅刮剝民不堪奉昔時故族躡藉銷鑠於任氏概可見至宋受版圖興文儒鄞士在汴始盛渡江以南雲滄川湧幾二百年而不幸數十年詩書廢墜望塵執隸欲爲任氏十九世之傳不可得噫可勝歎哉可勝道哉任君名天祺字君瑞曾祖汝諒祖用康父逢龍其居鄉善保衛徵調數起先事以備縣胥不能高下友其弟天麟弟病酒死曰吾不可使弟無後殯其喪俟我死必俱葬也大德七年六月某日卒年五十有八未幾弟婦顧氏亦卒以其遺言大德十一年十二月丁酉奉柩與弟及婦俱葬于吳公山之祖塋妻屠氏四子元善可善承弟後達善兼善孫男四立道弘道鳴道原道孫女三立道楊氏壻也銘曰

世胄日顛任譜完堂堂文藝志錄傳昔通今晦理則然鄉井急誼手可捐金峨東聳下泓泉蹇極遇順盈百川我銘考官以昭先歷十九世緒益延焯哉任恤德靡愆率而雲仍亘千年

史景賢墓誌銘

珍做宋版印

君諱韋卿字景賢鄞史氏故國世臣太師丞相保寧軍節度使越忠定王諱浩  
爲曾祖妣貝氏魏越國夫人大師中書令保寧昭信軍節度使衛忠獻王諱彌  
遠爲祖妣潘氏齊魯國夫人觀文殿學士正奉大夫奉化郡公諱宇之爲考妣  
趙氏高平郡主君幼成合矩度進退持奉侍立占對識者知真王孫筆墨書史  
楚楚自將皆有法郡公目送深念之稍長鉛采自陶寫蒼松斷崖昂然有遺世  
意宮商數宣綵鸞詠而鳳幽鳴也退靜韜匿冥會于千載之上察其念良是矣  
郡公職二品君當以京官入仕生晚祿弗及至治三年秋八月得上氣疾卻藥  
賦詩出別語於宗親桷時官京師呼桷子瓘立牀下曰爲吾語而翁求銘以昭  
吾志焉越翌日辛酉果卒嗚呼年甫四十有八章綬積襲隱顯有定數至於年  
亦不得永是可哀也已維忠定王桷外高祖幼習外家獻文世德相業焯在宋  
史不敢論獨敘三世壽考以增君之悲維忠定以三公居東湖三十年陪祠慶  
壽秀骨山立多士秉笏交語曰史太師真壽相年八十有九卽世忠獻獨相二

宗二十有七年總核庶政燭照數納罔有缺年七十以終郡公恂退若癯儒龐眉素毫冰玉照焜鄉黨年七十有九乃終壽種彰灼若是君才不得一見施設年又不能以紹傳是大可哀也已子一性孫女二將以某年某月葬鄞縣陽堂鄉金輿之原銘曰

寥寥東陵瓜圃熟沈冥里閭企高躅達人知命化不恧手持參差入雲谷周公魯公儼初服奉著以占剝斯復學詩習禮在嗣續我銘孔悲辭匪瀆佳城鬱蒼覘宰木

袁州知事孔君墓誌銘

大德初元孔君昭孫明遠甫爲慶元儒學正于時禮部尙書王先生應麟師表後進門無雜賓明遠以通家子執疑證訛桷每連席請益時則有教授某恣睢自負語侵先生乃憤然曰吾不能與之共處疏其謬誕十數事鳴于憲府人益奇其伉直有先中丞遺風是後爲蘄陽教授蘄陽舊爲邊障地君能化其俗使稍就學久之丕變爲儒士皇慶元年授慈溪縣主簿郡人咸曰是斥故教授者

飭躬以廉民莫敢病未幾江浙省取爲掾會歲侵計富人籍田出粟以賑吏不能舞文粟悉入市其直輒減宰輔奇之延祐年授從仕郎袁州知事秩滿泰

定元年以疾卒時年六十有二君實孔子五十二世孫中丞爲大宗傳四十有七世中奉公傳與其從子玠南徙三衢賜廟譜牒章灼而君之考諱某咸淳間爲名太守後僉書樞密院事職進資政殿大學士而大父某亦贈太子少師諡文介曾大父諱某贈某官妣某氏某氏俱贈郡夫人噫士常患爲世家紹宗趾嫩懼難以繼仕顯矣德不稱無取也言足以斥姦發揚剛毅是則於孔君見之仕雖不大振於孔君何憾焉予嘗與君由義烏同邸宿至婺學旬日危坐論古今各欲以名節相勉而懷奇抱介予輒讓不敢今歸老田里期爲全人思一見明遠不可得至是淇來請銘安得勿哭也已娶王氏前進士集之女男六淇剛繼兄後海蚤世涓繼弟後建德儒學正瀛慶元昌國州儒學正澣早夭女二適山陰王墉富春張順可某年某月葬葉水浮河原銘曰

金淮而冰清行之成也白兮不緇德之貞也憤世嫉阿全粹精也謝彼戚施實

蜻蛉也銘以揭之歸藏永寧也

僉事范君墓誌銘

大德六年范君子誠爲平江路經歷于時樞將之京師道吳其郡大夫疑忌事  
多不決范君抱牘堂上定可否大夫頷頷不復有異議人皆曰是真贊畫才嗣  
後爲掾中書仁宗皇帝在東宮興崇禮文廣廟祭几視執政者率增贊書樞時  
日具紙墨君排剔研討使各中繩式莫有訾議嗣爾厭繁劇告外補湖州推官  
又爲黃巖州州與鄞相犬牙治跡賢否嘗耳接巷議州民來鄞必曰吾州黃氏  
子號豪民范侯能挫抑之帖首受罪後予直集賢黃巖之儒生暨商于城垆者  
咸告曰黃生易黃冠訴范侯以不直遂議于大學士郭公訖不受其說精神籠  
絡貫穿于儒術法律將大展其用而其子景文踵門泣以告曰先君之不祿在  
泰定二年閏月某日得年七十道遠不克歸葬以是歲二月某日與大父奉議  
君俱葬于平江路長洲縣武丘鄉白蓮橋之北原知先君莫如子敢以銘請謹  
按君諱忠其先京兆藍田人後籍真定今三世矣其爲仕首受史丞相之孫耀

辟爲浙東宣慰府掾改受蘭溪主簿再辟江浙行省掾乃授平江路經歷又授揚州路經歷不赴改辟都省掾授湖州路推官以選能爲海道府千戶分治四明知台州黃巖州英宗皇帝詔風憲舉守令再知徽州婺源改同知福建轉運鹽司事泰定元年擢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其簿蘭溪嘗攝尉事捕造僞楮當受賞君謝不取在湖州有訟弟死非命且疑弟婦受賂焚其尸君錄囚考弟實以鬪死婦始得脫湖多淫祠毀三百六十以治官舍分漕四明首拓廳事巖竦治具新天妃宮以肅祠使其治黃巖黃氏事最著正彝倫絕攘奪尸祝口誦宜著于郡乘婺源俗尙競渡易其舟爲浮梁民不病涉在閩中鹽足於民而私貿者悉絕考其所居官興建鋤擊爲己任絕功利守名實爲君素志迄不展大用壽與祿不失其願亦可無憾矣嘗鑄禮殿祭器書二千卷歸于鄉學集賢王公仲常爲文以美篤于慈孝頒宗錄孤故贈禮部郎中白公某壯歲深奇之妻以女君感知己凡所爲樂府稗刻以傳曾祖昂霄金大安元年進士官正議大夫同知靜難軍節度使兼邠州觀察使祖元泰元授從仕郎同知解州事



父天祐汀州路經歷贈奉議大夫真定路趙州知州驍騎尉元氏縣子景文由  
臨安主簿辟江浙行省掾敏修善吏事其進將未艾孫二公琇公剡孫女五乃  
爲銘曰

吏諾于儒以儒爲拘儒以病吏其刻莫渝據會統宗孰承其傳溫溫范侯趾躩  
紹先化其奇觚不急以干削豪翦強欲援以手謂不大逢亦旣祿壽世方尙名  
我獨倚之彼喜以功縮武避之武丘之原松柏峙植魂無不之子孫承式

鄭照磨墓誌銘

鄭威敏公驤以靖康虜難死同州紹興錄孤褻忠賜廟愍節至于其孫建德登  
進士第延賞守祠世嗣不絕五世孫諱元貞實奉祠事生孫曰端是生汝賢爲  
江西安撫司準遣生檜爲都酒庫官君之父也君諱文瑞字子祥生而骨相殊  
特府君深奇之稍長從鄉先生課程文有能聲科舉旣廢居里閭以孝謹稱至  
元間下令舉儒吏實預首選試郡功曹移典玉山郡侯復取自近省授監平江  
路倉轉海道萬戶案牘官再爲海鹽州案牘轉行省鈔庫副使平江庾氏歲入

浩夥不得脫君獨以治辦稱海鹽多豪民殺人率遣奴償死君能直之行省積  
敝楮三年不毀君上言申其數而歲除之後取以爲法泰定元年勅授將仕郎  
浙東道宣慰司照磨兼承發架閣予見君於京師言議縝密剴割苛宥中繁節  
暨官帥司下帷沈思吏跡不入戶勾稽斲覈充然益有餘地古之善居官者必  
自持家始自衣冠丘墟不復給足荷戈負耒何可勝道念昔信實要衝君獨善  
理其身掇拾化治任能竭力相其天時權其贏奇卒昌於官以發其素蘊是殆  
於君見之抑又聞之流光演休首於死節宋社云亡忠義之錄一二僅見則威  
敏之澤雖十世未艾君續其承猗與盛哉其卒在泰定三年九月某日年六十  
有三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子男四謙亨復亨鼎亨泰亨女三嫁黃中正孫良  
玘葉原道皆仕族孫男七孫女七娶姚氏曾祖妣蘧氏祖妣劉氏妣謝氏謙亨  
奉柩將歸里踵門泣以告曰先生故大門知官譜唯詳而吾里獲銘者數家矧  
先子世系若是敢以請銘曰

志專豐崇足昌其躬家傳於忠蹇事于公美玉襲之良馬繫之不泄不辱云紹

以續作之怍怍承之競競而子而孫視我斯銘

文清薛處士墓誌銘

孔子敘逸民謂其求志達道超然於塵垢之外心若槁木形若蟬蛻動莫有跡行莫可名其混世也物莫與俱冥神內觀返真潛虛若是者其近之矣故昔之善晦匿者草衣菲食不導引以壽養其天年恣縱泉石歷探遠挹與至而若遺擇幽絜以養其雅操求於世吾不得而見之矣今得一人焉曰處士薛君勉薛君信州貴溪故儒家自其曾大父子徹以儒科縣南丹大父琢父士亨繼業進士君益以儒自勵居鄉黨教授名不蘄彰沖然有容守約自裕游湖湘極交廣返築室于宜陽納幽據勝爲堂曰寶善以示子孫泰定三年四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八族黨姻戚咸會哭曰先生儒以紹傳茲其爲文也宜矣固窮而無求貽書以遺後其得不謂之清乎遂私諡之曰文清子二玄義玄儀玄義與余爲方外交在崇真宮數評議吾徒所當爲事詞章清峭翰墨簡絜每視之嘗以爲不可及君旣死求銘於余實不敢辭在易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尙其志而初爻

則曰有子考無咎嗟夫離世絕俗念不存於家非子承意曷克臻濟是肥遯者猶相須以成也妣王氏配孔氏孫男二女一以某月某日葬銘曰

冥飛維鴻莫窮去還飄搖長裾游於海寰沈匿不羈謝彼世艱貞簡峻清玉雪者顏支離似困爰養其遜先賢高風承耳接論葆真藏名永裕嘉問振振有子益昌者名三光盪摩服其粹精有大之松清風泠泠非培曷成非繼孰承

海鹽州儒學教授袁府君墓表

維袁氏四明大族由處州太守諱穀試開封府第一登嘉祐四年進士第佐蘇文忠守杭文忠為同年生後贈光祿大夫生倉部郎中諱灼得罪政和以歸生贈朝奉諱垌朝奉生通議大夫諱文通議生龍圖閣學士贈少師諱燮嘗以禮部侍郎專史事諡正獻天下稱為絜齋先生穉七世祖諱穀試開封以中書守當官遷祥符縣丞生曾孫為少傅同知樞密院事諱韶贈太師越國公受學正獻公於宗譜為族子相踵登淳熙進士第同入祕書省為史官先後為侍從縉紳榮之正獻生子四人俱至名卿尚書東宮官而第二子最清顯嘉定七年進

士第一再世國子祭酒仕至兵部尙書給事中實錄史院修撰諱甫贈少傅諡  
正肅天下稱爲蒙齋先生正肅次子諱倬通判潭州是生君諱哀字德平以安  
定長授海鹽州儒學教授未拜延祐七年六月二十日卒年六十有一嗚呼甲  
族鼎貴莫盛吾里蕙棟接耀郡守丞監官議婚對未肯齒擬華腴爭高姿度悅  
澤可愛念遇大變故困辱不自完業無依歸質質以死者多矣方至元十五六  
年間故家猶亡恙海鹽時年二十桷年十四五私相議曰宦族久當圯宜蘄爲  
傳遠計未幾正獻宅火留城南遂各盡晝夜濬源鈎思探索幽隱以黜陳辭爲  
已任考閩蜀東浙永嘉湖南江西之儒先合其異同不在於貴耳雜書襲訛輯  
言行者尊之吾與子所當辨更二十年各宦游四方君以憂窘困躓酒酣語豪  
卒不少貶折詩筆益溫雅簡潔察其學猶以昔所言自任桷由集賢罷歸往拜  
焉病且瘠不能起忽手書曰夜夢游南嶽署己判官遂釋之曰南正火也火爲  
離爲文明宜司以瑞太平今天子興文祿弗及其在乎子孫未旬日下世夫子  
作春秋譏世卿史非世官不能兩家子孫凡五爲史官獨君不及用誠可憾曾

祖妣邊氏秦國夫人祖妣趙氏衛國夫人妣趙氏封孺人子四曰霽曰杲曰銳曰齋孫一人有文集若干卷葬在正肅塋十步邇乃表于墓曰桷備史屬號最久見秉筆者罔再傳獨東平王公其子文且賢纂修有能名嗚呼吾宗免矣夫君不得預爲可吁厥子若孫永紹圖至治二年歲次壬戌族姪具官桷表

真定安敬仲墓表

嗚呼金蹂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辯博長雄爲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而氣豪南北崇尚幾何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南劍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纖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僞學造謗咸諱其說以售仕于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覩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其書稊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粹而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興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承熄續絕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也劉旣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汪洋靜邃謂文以載道



辭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言修以立於詩章幽而不傷慕貞絜之實將以自任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證拾於墜簡傳者益遠而書幸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於句讀之末旨意斷絕踵謬而莫悟君設對問以辨後作者悔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世書由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爲祠堂以奉四世邑人化之教人也持敬爲本解經必毫縷以析果知之必驗其所行弟子相從者常百餘人出入閭巷佩矩帶規知其爲君之弟子其於劉先生也未嘗一見之蓋篤信其書默求以通焉者也劉亦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於學有似君無憾矣君之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於金曾祖昇不仕祖滔以經童登第金將亡徙真定因居焉戊戌歲詞賦入等占儒籍考松江東宣慰司照磨妣劉氏君少敏悟諸父咸器之素多疾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月某日卒年四十有二娶張氏焦氏子二壘垣女一嫁保定等路鷹坊總管王冲是歲葬藁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學士王公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不幸士林不幸矣有遺文若干

先生之德之行願表于墓原使有考楨作而言曰真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焉文公之學真實紹之侑食于廟于祠無異辭集賢劉公生愈後闡揚合一劉公功與真公並安君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盛矣哉春陵之學四方爲有準矣某年某月某日具官袁楨表

史猷父葬記

代其子作

大德丙午九月朔我先君子壽春推官卒于寢年七十有三越十月丙午葬其地邇高祖越忠定王墓次百步許先夫人郭氏卒葬十五年乃合窆焉嗚呼先君子諱徽孫字猷父少孤祖母嚴氏躬教督具諷先訓感悟于時史氏極貴盛壽春癯然整修奮棄子弟玩習搜紹淵懿族祖文靖公見之曰兒當以文名吾門稍長試吏爲諸暨主簿從政精覈邑長缺使者俾治幾一歲入辟淮東治田事調揚州司理參軍帥大器重悉以事付甫授壽春帥益取自佐循承直郎而先君子不復仕三十有三年矣有詩文若干卷晚讀陶靖節詩語近意遠視世

德昭合深自慕儼平居無愠忤色筆墨清藝觴至輒就放邵子觀物爲詩數十篇久更困約益以理自得清日危坐道舊事緩語不絕口鄉黨賴焉嗚呼公巨等五男子爲從伯父從叔父後者曰公玉公蕃次公晝公巨女三已嫁仕族浙西提點刑獄贈少師諱彌正爲曾祖紹興監酒贈朝奉大夫諱實之爲祖朝請大夫通判處州諱顯卿爲父將葬謹書納諸壙

張府君墓田記

平章留守亞安公介其掾韓叔亨致命於袁桷曰吾外大父張府君世燕大姓貞祐來兵革相尋獨府君逃難脫死每言避兵本末輒吁數涕泗且曰吾譜牒亡缺使果得仕吾安能爲祖父榮顯耶由是益治生自裕強之仕弗願也至元十五年三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七外大母劉氏次黃氏俱無子一女劉出也嫁我先公中奉大夫湖南宣慰使後以卹典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梁國公而吾母亦得封爲梁國太夫人府君之塋在大興路大興縣宜泉里歲時率外孫奠薦于塋下封植崇謹顧瞻咨嗟推其所自出其接于見聞者誠莫有怠也更

數十年則曰禮有隆殺焉推服盡之義至於異姓則必曰先王制禮不可過也夫禮由情生使張氏有後焉誠不敢越吾懼其塋域之蕪沒詔于曾元將有以謹諸爲我記之桷聞諸春秋會盟稱辭甥舅之國雖數十世猶徼福於先君敦敘之義蓋可考也掩骼埋胔先王之令典留守公之用心合於禮者之爲也凱風寒泉藹然見於悽愴情之至也然則凡爲子孫者寧不守其家訓也哉府君諱祥字瑞之壻梁公諱某外孫長卽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大都留守領少府監行工部事佩金虎符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大都屯田事次某承務郎太府監左藏庫使次某奉議大夫太僕寺丞外曾孫凡若干人延祐四年九月某日具官桷記

田氏先塋誌

太僕田茂實君秀與桷交京師相好也大德乙巳三月某日其先君子諱某年六十有五卒于河南君秀墨色蓬首哀不絕道兼晝夜行歸治其喪將窆于大塋卜以不吉告越二年始得吉于邛山之白李莊乃徙武略君與夫人齊氏合

葬以諱某君祔至大戊申君秀奉家譜言曰嗚呼先君子德豐而養薄孤之罪也田氏世居豐州有試金武舉科爲環州司候者諱青金徙汴拜武略將軍總戎千夫屯鄧州鄧歸有元改爲襄樊屯田官豐州墓夷徙始占籍于洛陽武略吾大父也先君子嘗言金將亡城郭蟻潰四出馬塵南驅躡藉爭死枯骼野燐千里一色豐州爲路衝荒墟敗礫白日無人行聲自吾少年聞祖父言每震掉不自已今汝生盛明時重和累休振纓清朝吾老於斯土藝于田漁于河涵煦濡濟食安閱華沒齒誠樂也仕何慕焉茂實泣受其言而書之敢以爲邛山之瑩誌請楠曰噫夫邛山古之幽宅也穹隆袤廣可以數度自秦漢而降錮其封崇極于夸貴俠侈之士不知其幾後今變更高者爲雲煙下者爲水泉而慎終送死日相尋於此山愈完而愈新者何也夫貴以日計德以世計德足而貴不至者命也恃貴而忘德貴將取之今君秀官于朝將貴矣念先君子之言警其寔安彌以自勵吾知田氏之墓滄然而豐茸必戒必護衍其子孫益守孝謹雖千百年無變而始田氏之譜者由武略愈遠而愈可考者由太僕其尙勉之哉

母夫人高氏慈儉有家則君秀今爲奉直大夫太僕院判第二德峻世英葬以某月某日袁桷誌

高夫人葬記 代作

嗚呼我先考至元甲申歲七月十有三日不祿昉時年二十有一平居嘗言吾宗世居遼陽始祖當金時以征遼功封太師有子十人皆拜節度使金亡太師子悉散軼獨曾祖尙嵐州節度紹其宗是生大父諱植爲洛州防禦使妣大氏夫人洛州生近侍局副使諱世榮副使卒吾時年八歲妣王氏夫人寓殯于陝因家焉夫人鞠撫之迄見其成人初娶郭氏前元帥左監軍巨濟之女後來大名經歷孫用之無子察吾氣宇非凡近遂以汝母歸于我因定居大名而自洛州而下藁殯于陝者皆葬于元城縣之令公鄉焉先考諱昂字冲霄由轉運幕職拜朝城武陟縣尉能以慈惠撫其民盜不敢犯後謝病退居樹德自祕重享年五十有九以終昉初掾集賢由院上中書自中書累遷爲左司郎中出爲潭州路總管太夫人視聽明徹總覈靡密昉盡服王事一不使亂其志意未幾入



爲中政院同知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尙書省立後除江浙省參知政事至大四年詔官二品得贈二代由是副使得追贈嘉議大夫大名路總管兼府尹上輕車都尉王夫人追封渤海郡夫人先考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護軍渤海郡公夫人封渤海郡太夫人皇慶癸丑昉陞資善大夫爲江浙行中書省左丞太夫人年益高屢疏終養延祐元年春復召爲中書省參知政事奉夫人將北歸使者屢趣就道又未幾改拜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乃不敢辭遂侍夫人來京師是歲十月十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九嗚呼昉不孝先公亡恙時不能以祿爲一日之養幸得奉先夫人以自慰垂三十年不自殞滅禍罹慈親攀號訴慕實無所容罪將以是年十有一月某日葬于先塋日薄未得謁銘于當代謹志其梗概納諸壙男一昉女五人長適梁從晦大名等處管民提舉次適李允中萬盈屯丞二人蚤卒次適李好義承務郎齊河縣尹孫男三人筠孫壽孫和尙孫女一人孤子昉泣血謹誌

趙令人葬記

代作

嗚呼宰孫大父爲郎時先子樂清尹始試吏部靜秀專恪鄞史氏號相家刑部  
再世國子生執禮秉度不以官簿矜許先夫人侍永陽王族屬崇近莫敢議昏  
對永陽尊刑部愛樂清遂以歸乃受封令人而始嬪焉夫人姓趙氏諱孟柔曾  
祖師意追爵於吳諡宣獻祖希遷掌宗正食于會稽夫人沖默謹視聽儀範不  
出屏閣相先子以和撫子若女無二意距先子葬始一紀夫人以歿歿時年五  
十有四嗚呼養不能盡哀未知稱乃大德丙午合封于樂清之北而先夫人之  
亡適終喪矣痛徹于天彙事徵德將不懈有俟永陽諱與茱夫人爲長女刑部  
諱能之夫人爲冢婦先子諱普卿宰孫爲孤子女一嫁趙孟貫是歲十月甲辰  
葬謹濡血爲之記